

# 水利與水害

(下篇，論南方江城)

錢穆

黃河在古代，未見爲中國之害，已詳上篇。而長江在古代，亦未見遠爲中國之利。遠者不論，春秋楚地不到湖南（詳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四），此證橫江截渡之事尙不甚易；吳楚相爭亦在淮漢之間（詳顧祖禹方輿紀要卷八十四，此後清儒迭有證發），此證順流洄溯之事亦覺艱難。直到戰國，此種情勢依然無大變。長江舟楫交通之利尙未興，灌溉農事之利更談不到。史記貨殖傳說：

總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此猶謂不用耒耜耕耘，聽禾苗之自生自長也），果隋贏蛤，不待買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酷蠶，偷生無積聚。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地廣人稀，故無饑饉，地小人衆，故有水旱之患，此乃社會文化高下之殊，非黃水之不如長江也。）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可見那時的黃河流域，早已在高度的農業文明裏，又兼

有着工商業的發展，而長江一帶大部的楚越人好像還未全脫原始生活之形態。

史漢言吳王濞鑄山煮海，國用富饒。太史公又云：『夫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江東一都會也』。又曰：『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黃金』。所陳吳之饒足，僅在銅鹽他物，不及桑麻稼穡。又言長安歲漕關東粟，不聞言江南。漢代的長江流域，除却上游巴蜀，在農業上，他們實不見有重要的地位。

三國鼎立，吳人於江南廢郡縣吏而置典農督農之官，農事稍稍振起。乃至東晉渡江，長江下游的地位益見重要。晉書食貨志說：『問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是東吳農事多由北方流人開發。正猶元明以來，河北畿輔求興農事必招吳人。卽此一例，便是長江黃河在中國史上利害先後倒轉之好證。

隋書食貨志則云：『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

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瘠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此見農事田租，在南朝的國計上，還不重要。(地理志又云：『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又曰：『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所舉均不在農事。)

那時長江流域的經濟狀態，受到大批北方人的努力開發，至多也不過和黃河流域走上漸次均等的地位。黃河流域固然無需仰給於長江，長江流域亦還無力供養黃河。所以漢與匈奴，唐與吐蕃回紇，北宋與遼，南宋與金，皆有歲幣，而南北朝獨否。此不僅爲雙方國力抗衡之表見，亦爲當時雙方經濟不相上下之一種極準確的尺度。而春秋時楚國，則對周天子只貢了些苞茅。

長江黃河經濟上先後倒轉一個極顯明的事態，便是隋代以下有名的運河之利用。然而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則仍是漕北粟以濟南，非運南粟以濟北。煬帝大濬渠道，明明爲游幸，不爲漕運；明明是浪費他北方積存的財力，並非有意地來剝削南方的脂膏。

大規模的轉運江淮米以給北方，這是唐代裴耀卿劉晏以下的事。而長江流域經濟情形的蒸蒸日上，亦在中國以後。中國史上經濟向上的第一標準，即在農業；農業開發的第一基礎，便是水利。這便是說長江流域的水利，要在中唐以後才充分表現。

長江水利最重要的代表區域，在其下流太湖流域一帶，俗稱『江南』。江南水利農事大規模的興修，則在五代時之吳越。(唐陸龜蒙耒耜經，始言江南田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江南歷代水利，五代前僅舉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堤松江爲路一事。今按蘇州有瓦屋，亦自仲舒始也。)據吳任臣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天寶八年，

時置都水營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軍，亦謂之撩清。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爲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又開東府南湖(即鑑湖)，立法甚備。(元知水人潘應武云：錢王時於太湖旁置撩淺軍四部。曾鞏開鑑湖說云：南湖歷錢王鏐父子，立法甚詳。今按成及傳，武勇都以治溝洫過勞叛變，事亦見徐縮傳。)

又寶正二年，

是時浚柘湖及新涇塘，由小官浦入海；又以錢塘湖葑草蔓合，置撩兵千人，芟草濬泉。（今按蘇軾

知杭州乞開西湖狀亦曰：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國初以來，稍廢不治。）

又忠懿王乾祐二年，

置營田卒數千人，以淞江關土而耕。（一云，吳越

時，開墾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過錢數十文。按宋高宗時，知揚州兆公武言，吳越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

此皆吳越注意農田水利之證。及宋仁宗慶曆間，范仲淹守平江上奏，略曰：

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大城。

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

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

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

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湮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

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

州之田，係出產者三萬四十頃。中稔之利，每畝

得米二石，或三石，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

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

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

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

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宋朝一統，江南不稔

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

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右河塘，大半墜

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

百，足至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

這一節文字，說明當時江南水利的情形，可謂深切而

著明。原來『水可爲利，亦可爲害』，江南的水利，是

時人不斷的用了精心果力得來的酬報。若稍一慢懈，則

向之所樂以爲利者即今之所苦以爲害。范仲淹說：『宋

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

故慢於農政，致失大利』。黃河流域的農田水利之日就

荒落，何嘗不是靠了長江的接濟而慢於修舉之故。目前

水害滔滔，延及長江，怕是五洲大通，洋米進口的太多

了吧？

神宗時，又有崑山人郊廩，奏論蘇州水利，他說：

昔禹時，震澤爲患，東有壩阜以截斷其流，禹乃

鑿塌阜，疏爲三江，東入海，而震澤始定。然環湖之地尙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旣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旣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畜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爲田。其環湖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綦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

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旣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塌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旣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二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橫浦，其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塌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塌阜之地，雖大旱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泄之耳；非專爲闊深塘浦以決低田之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塌門堰門斗門以滌畜之。是雖大旱，塌阜之地皆可耕以爲田。此古人治高田畜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地常獲豐熟也。

觀於賈文，可見三吳水利，全出人爲，並非天然。一旦人力稍疎，則水之爲利者即轉而爲害。賈又言之：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

（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鶴段，大泗段，漚段，和尙圍，盛塲圍之類。）至錢氏有國，尙有撩清指揮之名。……洎乎年祀綿遠，古法墮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中，浸以爲家。欲其行舟安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爲小涇小瀆，……遂至壞却田圩都爲白水也。今崑山拍家灘水底之下，尙有民家塔磴遺址，此古者在在圩中住居之舊迹也。今崑山富戶陳新顧晏陶其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濶而減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淹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亦依常數，

故租戶樂於間年淹沒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

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墮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墮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墮壞，水得滯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壩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此高田之廢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

言吳中水利比較最古而最詳備的，就要算邾氏之書了。他本是農家子出身，雖其所言不免驛有主觀及理想的成分，然大體可據。唐中葉以後，北宋以前，三吳一帶農田水利的情形，可以從他的書中推見。他又說：

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賈能言者，總二百六十餘所。

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

皆人力所爲。

他又說：

自來議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治田本也，本當在先。決水末也，末當在後。(此與徐貞明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之說，先後如出一口。)

蘇州水田，東南美利，而隄防不立，溝洫不通，二三十年間，風波蕩蝕，僅若平湖。議者見其如此，乃謂舊本澤國，不可使之爲田，上偷下安，恬不爲恠。(蘇軾亦云：『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足證當時人羣認吳中爲水害之區，不認有水利可興也。)

當時朝廷信其說，令提舉興修(事在神宗六年五月)，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蘇人大以爲擾，因呂惠卿言而止。然惠卿言不可修者只在無土，而王安石云：

臣嘗遍歷蘇州河，親掘試，皆可取土。土如塹，極可用。臣始議至和塘可作，蘇人皆以爲笑。……後來修成，約七八十里，高岸在深水之中，何嘗以無土爲患。

神宗又以爲圩大不可成，車水難。安石曰：

今江南大圩至七八十里，不患難車水。但宜所爲倉猝，又妄違條約爾。(上述郊廩事，參看李燾續資治

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五，范成大吳郡志卷十九，張溥刪本歷

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五。宋史

河渠志六記廩事最略，不足觀也。)

可見郊廩興修水利之失敗，並不在其水利見解之本身。

(歸有光亦謂『郊氏父子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所不逮，非虛言也』。)

至王安石所言至和塘，據沈氏夢溪筆談：

至和塘自崑山縣達於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隄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籬條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籬條中，候乾則以車畎去兩牆間舊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爲隄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爲利。

至和塘創始於至和二年，最後完成在嘉祐六年，距今只八百七十餘年。試問乘坐京滬路火車的旅客，經過蘇州

崑山一段，憑窗眺覽，田塍如繡，屋舍如櫛，那裏想得到八百年前只是一片白水，有無處取土之苦呢？幸而北宋不久失國，建炎南渡，江浙水利繼續興修。明清以來，蘇松田賦乃占天下十分之一（參看日知錄卷十）。鄭廩所謂七里一縱浦，十里一橫塘之說，吳人到今還可依稀尋證。然而現下的蘇松天府，已是常犯著高田關旱，低田關水的苦況。而一般達人貴客，因有洋米洋麵進口，饑年荒歲，慢不在意。正猶如唐宋以來，北方仰食江南，而北方的農田水利日益墮落。待到將來的江浙，墮落到現在北方的地位，而再和他提及往年之所謂水利，以及七里一縱浦，十里一橫塘之說，則必將攘臂而起，正如近人辨古史上之井田溝洫，終爲一令人難信之疑案也。

鄭廩既卒，其子橋又嗣其父言水利，其說曰：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爲腹內吠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惟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維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

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尙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職，又謂開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不過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見爲常久之策。

這一段話，雖已完全是歷史上的陳迹，實亦還有做我們參考的價值。三吳水利，明清兩朝五六百年，究還是比較的不斷有人注意到。而清末以迄今茲，走上中國史上民族墮落少有的一階段。社會百務倒退（外力促成的畸形發展不計），太湖流域的水利自也不能例外。經過好幾度的水災旱荒，據留心到當地水利的人說，一條京滬鐵路，東西橫越，對於各處水流宣洩吐納的作用，實有不少妨碍。然誰來顧到這些！近年來江浙兩省競事公路建設，想來跨水架橋，窄洞曲流的去處，定也不少。其對於農田水利的影響，不會沒有。且待事實之證明，而姑懸吾說於此。亦盼修談新建設者，稍稍注意及之耳。

廿四，九，一二，舊歷中秋之夜。

# 邊事研究

第二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 目錄

蒙古民族的檢討	華企雲
青島目前三大恐慌的檢討(續)	趙殿誥
開發川南大涼山之計劃	蜀子
龍達金廠視察記	且維屏
青海概況(續)	易海陽
近百年中國邊事史(續)	周馥昌

西康教育方案(完)	譯述
中國邊疆的特質	張覺人譯
伊斯蘭的重要教規	張建勳譯
寶興視察記(續)	周寶韓
附錄	
一月來邊事輯要	警中

南京總發行所：南京高樓門九號  
 北京總發行所：北京太平路中書局  
 定價：每冊大洋二角，全年二元四角

專門研究邊疆問題與東方民

族問題之唯一刊物

# 新亞細亞月刊

第十卷第二期出版了

## 本期要目

插圖二幅	戴季陶
世界之現在與將來	孔德成
孔子事蹟及生卒年月日之考信	孔德成
尊孔史敘	盛襄子
孔門弟子學說考略	郝之御
孔子哲學中之姚江學派	吳心恒
孔子年表	李源澄
尊孔論	吳心恒
祀孔考略	丁麟
雲南的經濟	陳壽彭
南洋及東南洋地理誌(續)	張佐華
日本在我東北之公路	
建築及汽車交通統制	

中央亞細亞之居民  
 孝園文稿  
 青海兩週遊記  
 西康噴鷹雪山調查記(續)  
 一月間邊疆東方大事記  
 會務概要  
 新亞細亞學會

總發行所 南京江蘇路十一號本月刊社  
 定價 每月一冊 零售二角半  
 全年十二冊 預定三元  
 △歡迎直接定閱郵票作實洋計▽

# 開發西北

第四卷 第二期

外蒙古之牧畜	蘇俄 Meiski 著 漢昭 譯
西藏蒙古喇嘛之階級	文 萱
新疆與土西鐵路	張 若 渠
青海之政治區域	竟 凡
西康實業紀要	高 長 柱

甘肅造林之可能	芬次爾 著 白蔭元 譯
甘肅手工業之概況	虬
西北考察記	馬 鶴 天
玉珍納母旅行筆記	玉珍納母 著 張靜波 整理

編輯 開發西北學會  
 地址 南京新街口興業里三號  
 定價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 蒙古前途

八月號

本刊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從意亞爭端說到復興蒙古民族  
 試評「內蒙風光」  
 榮總管一年來的政績  
 收復失地應有之我見  
 年來蒙漢糾紛之檢討  
 歡送蒙藏班第二期蒙古畢業同學

編輯 蒙古前途社  
 地址 南京和平門外曉莊



# 明代察哈爾部沿革考

楊寔

## 一 東徙前之察哈爾部

察哈爾，一作插漢兒，均音譯自蒙古語，『近接』之意。一說此爲地名，乃近接長城處。案明時，遼東塞外爲三衛地，榆林塞外爲套部，大同邊外爲土默特，故察哈爾似應爲宣塞外。如明史韃靼傳：

『…虎墩兔者，居插漢兒地，亦曰插漢兒王子，元裔也。其祖打來孫，始駐牧宣塞外；俺答方強，懼爲所併，乃徙帳於遼，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蘄西。四傳至虎墩兔，遂益盛。』(卷三二七)

此段頗曖昧，既未將插漢兒所在地說明，又未言打來孫是否亦爲插漢兒王子。察其文意，插漢兒作宣塞外地固可，然以爲是遼邊亦可。而清通考則以爲是東徙前之牧地，如：

『…嘉靖間，有小王子卜赤(大清一統志改正作布希)，駐牧察哈爾之地，因以名部，亦曰插漢兒。時諳達方強，懼爲所併，乃徙帳於遼東邊外，收福餘雜部。四傳至林丹汗，自稱胡土克圖汗，勢漸

強。…』(卷二九一)

明史之虎墩兔，即胡土克圖之轉音，乃汗號，非人名，史誤。東徙之原因，二書相同。時間，史雖未具，然俺答方強，正是嘉靖間。惟卜赤乃博迪之轉音，爲達延汗之嫡孫；而打來孫乃達賚遜之對音，博迪之子(詳沈曾植蒙古源流箋證卷六，屏守齋校補本，張爾田等校補)，此其不同者。

但卜赤始駐牧察哈爾，後徙至遼邊，其地似與明史之宣塞外相同。然張爾田則以爲察哈爾是東方福餘衛(遼東三衛之一，其地段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明福餘衛。黃泥窪在今遼寧省遼陽縣西，遼中縣小北河之東)，引錢牧齋送董漢儒總督宣大詩註：

『…嘉靖十二年，元順帝十七傳，卜赤立爲小王子。其別部賽那刺有七子：長吉囊，壁河套，名襖兒都司(即鄂爾多斯)；次俺答，壁大同外之豐州灘；二人雄黠善兵，卜赤從父行也。其弟老把都，一名昆都力哈，壁宣府外之張家口地，名哈喇慎。諸部落百十處，各有分地，名尊小王子，

寔不受其約束。卜赤遂徙壁東方，奪福餘地居之，號土蠻；其所居地名插漢」。當時右翼之強已漸非小王子所能控馭。博迪之卜幕察哈爾，殆以避套部也。」（鑑證卷六，頁十一）

其「卜幕察哈爾，殆以避套部」二語，與「奪福餘地居之，所居地名插漢」文相印證，則知其非宜塞外，明矣。但清通考以為察哈爾部之名，始於卜赤（一統志同）；明史以為打來孫始駐宜塞外，虎墩兔居插漢兒地，號插漢兒王子，則插部之名，始於何時雖不詳，然不能在打來孫之前；張氏引錢詩註，插漢之名見於東徙後。諸說雖不一，然都未能在嘉靖之前。惟夷案蒙古源流卷六，達延汗時，轄部有察哈爾，如：

「……伊斯滿太師專擅事權，郭爾羅斯之托郭齊寔古錫，聞此倡義遣兵往掠（成化二十三年事），遂殺伊斯滿太師；令錫吉爾福晉乘馬，乃哭悼伊斯滿太師，遂巡不前。托郭齊寔古錫怒甚，謂之曰：「得毋以結髮之賽音濟農（寔案即達延汗之父巴延蒙克博羅忽濟農也）為下賤乎！得毋以親生之子達延汗（寔案達延汗為巴延蒙克與湯吉爾所生之子）為庸惡乎！得毋

以所屬之察哈爾土默特為陋劣乎！」」（頁一）時為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在嘉靖之前。察哈爾為達延汗直轄部落之一，一統志以為「迪延可汗（案即是達延汗）仍服屬於察哈爾」（卷四百八之三），似誤。在達延汗之前，察哈爾之名亦已見於同書：

「……齊齊克拜濟即將察哈爾之呼拉巴特鄂托克之鄂推媽媽之女，置於搖車內（張氏引蒙古世系譜：必濟隨以其兒易察哈爾呼拉必所婦類退之女置寢所以待……），前往薩穆爾公主媽媽處訴其故，公主遂取其子，命名巴延蒙克。」」（卷五，頁二十）

時為景泰三年（一四五二），已有察哈爾部，則非始於嘉靖間，明矣。然察哈爾之名，元時未見；順帝北奔後，蒙古部落初本局處漠北；「宣德（一四二六——一四三五）以後，各衛皆棄為邊外地，時韃靼遺種繁衍，漸駐牧於漠南」（引清通考卷二九一語）。其或者，察部之名始於此時乎？

伊時察哈爾部之牧地，不詳。但達延汗時，其所屬部落，分左右翼。如鄂爾多斯，永謝布，及土默特等部，俱屬右翼；而察哈爾，喀爾喀，及烏梁海等部，俱屬左翼。烏梁海即兀良哈，當明遼東邊外三衛之地。明

史卷三二八，三衛之朵顏所在地，爲自大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泰寧則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福餘見前。喀爾喀有內外之分，外七鄂托克喀爾喀，當今外蒙古地；內五鄂托克喀爾喀，沈氏箋證僅知有三，曰巴林，曰札嚕特，曰巴岳特（巴林及札嚕特均在今熱河省北部，巴岳特不詳）。察哈爾部共八鄂托克，源流內見有浩齊特，敖罕，奈曼，克什克騰，及呼拉巴特等；其地則約當今熱察二省境內，惟呼拉巴特不詳所在。達延汗時，已滅烏梁海，但其地屬察哈爾否，則不可知。然伊時察哈爾似不僅限於宣府塞外，包容寔甚廣袤；特近接長城處，若三衛不屬之，其西又爲土默特及鄂爾多斯，則亦只餘宣塞外矣。

察哈爾部之名雖早見於十五世紀之中葉，然達延汗（一四六四，天順八年——一五四三，嘉靖二十二年）時，察哈爾乃其屬部之一。至若明史諸書之察哈爾，則爲『元之嫡裔大宗』（引聖武記卷三語），其源寔始於博迪（即清通考之卜赤或一統志之布希是也）。博迪於嘉靖二十三年，嗣其祖達延汗位（據蒙古源流）。雖負共主之名，然所統甚狹。蓋達延汗歿時，分其地與諸子：

『次子烏魯斯博羅特無子（寔案且早歿爲伊巴哩等所害），令巴爾斯博羅特賽音阿拉克（汗之三子，爲俺答等之父；方輿紀要等書以爲是歹顏哈之次子，似非是）統率右翼三萬人之衆；阿爾薩（蘇）博羅特墨爾根鴻台吉統率七萬人之衆；阿爾珠博勒特統率內五鄂托克喀爾喀；格時森扎率外七鄂托克喀爾喀；幹齊爾博羅特統率察哈爾之八鄂托克克什克騰；格時博羅特統率察哈爾之敖罕奈曼；阿爾博羅特統率察哈爾之浩齊特；烏巴繖察（即鄂卜錫囊青台吉）統率阿蘇特永謝布二處；其格時圖台吉無子。』（源流卷六頁十四—十五）

如此分析，博迪所餘者寔無幾，尙未領有察哈爾全部也。箋證引續文獻通考，則宣府大同塞亦且不屬之博迪。其文曰：

『卜赤，稱亦克罕，有衆七萬，分五大營，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克失且，曰把郎阿兒，曰卜爾報。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繞之。又東有罔留罕哈爾噴三部（沈氏以爲即是明之三衛），南部會曰巴答罕奈，哈連會曰失刺台吉，衆可二

萬，居宣府大同塞。沈氏以爲『卜赤即此博迪；亦可罕者，阿拉克汗之對音也。其所稱五大營，當是阿拉克汗初徙漠南時（頁八以爲南遷之漸，即在達延汗收服右翼之初，年不詳）部分據其中。克失旦即此克什克騰，與好陳察罕兒召阿兒並列。察罕召阿均爲察哈對音，而好陳又與浩齊特對音逼近。把郎阿兒兩營無可考，要必爲達賚遜之子未分浩齊特部以前制，無疑也。……巴答罕奈者，佔據七鄂托克喀喇沁之巴雅斯哈勒，即明人所稱老把都（巴爾斯博羅特之第三子）也。哈連當作哈速（即阿蘇特）。……』（卷六，頁十六—十七）

此與前略異，即克什克騰與浩齊特未屬幹爾齊博羅特及阿爾博羅特（此或爲較後事，俺答等強盛，老把都壁張家口，博迪遂北徙，故與達延汗初歿時不同。且卜赤之事跡，似包容博迪及達賚遜兩代，詳後文）；而喀喇沁阿蘇特居其南—宣府大同塞，三衛在其東，於是博迪之牧地，只在克什克騰（今熱河省東北部）及浩齊特（今察哈爾省錫林郭勒盟地方）一帶，領域寔甚狹隘也。

## 二 徙遼後之察哈爾部

察部徙遼之時間，清通考，一統志，方輿紀要及錢牧齋詩註等書，以爲是嘉靖十一二年間事。若依源流紀年，則達延汗尙未歿，博迪似不至爲受俺答逼而東徙。而錢詩注，紀要，一統志及明史均以俺答爲徙遼小王子之從父行。今案源流之世系，俺答（即阿勒坦汗）爲達延汗之孫，與博迪爲從兄弟，應爲達賚遜之從父。且明史韃靼傳嘉靖二十三年冬小王子自萬全右衛入至蔚州及完縣，京師戒嚴。而三十二年時，尙乘隙爲寇，犯宣府赤城。自其犯邊之地域考之，尙在宣府塞外。但自三十五年以後，始未見有小王子之名，而易以土蠻，則僅寇擾遼東，不及宣府。土蠻即圖們之轉音，圖們爲達賚遜之子嗣汗位者。諸書均謂東徙後改稱土蠻，蓋由圖們之訛。而圖們乃人名，諸書誤以爲部所改稱。明史及一統志且將土蠻與察哈爾分述，似不屬一系統，亦云惑矣。

自嘉靖三十二年，尙有入寇宣府赤城；及三十五年始見土蠻之名；與東徙後改稱土蠻等事合觀之，不禁懷疑以爲東徙者非博迪，時亦不在嘉靖十一二年間。

案源流卷六，博迪於嘉靖二十三年嗣位，二十六年歿。其子達賚遜於二十七年嗣位，三十六年歿。其子圖

們則於三十七年嗣位。三十二年入寇宣府赤城事，當爲達賚遜在位時。三十五年土蠻寇遼東，則已至達賚遜歿時之前一年。或伊時圖們已長（案源流當爲十八歲），率衆寇掠，故始見其名，似尙近情。由二十三及三十二兩年寇邊事，其地域似漸由西向東挪移。萬全右衛在德勝堡（萬全縣故城），而赤城則在獨石口內，德勝堡之東，近朵顏衛。且諸書以俺答爲此東徙小王子之從父行，是東徙者非博迪，乃達賚遜。卜赤雖是博迪之對音，但事却與達賚遜合。明史未言東徙小王子之名，然有打來孫徙遼事。打來孫即是達賚遜。且圖們至博迪上差二代，與改土蠻事似不甚相銜接。若達賚遜則較近。

惟察部東徙事，非突然產生，其來也漸，蓋與俺答勢力之消長有密切之關係。博迪時，俺答已強盛，故源流載博迪阿拉克汗有往征右翼之議，以太后之言而終止，此爲俺答勢力東逼之反證。大清一統志載：嘉靖二十一年時，俺答入掠太原。二十九年，始入古北口，薄京師（卷四百八之三）。是爲自西東漸之事實。然二十三年時，小王子入寇蔚州及完縣，是伊時俺答勢力尙未伸至宣府塞外，否則何能容小王子之縱橫？箋證引續通考三

衛門載唐順之奏疏：嘉靖二十九年，把都兒打來孫二虜，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其地。與俺答入古北口同年。故愚以爲當是該年俺答東逼，打來孫遂不得不徙遼而居。其後三十二年寇赤城，亦因該地近遼邊也。

聖武記及明史以爲小王子東徙之原因，係富強厭兵，理由頗不充足。方輿紀要（卷四十五）雖亦言如是，然同時以不能約束俺答諸部爲主因，與錢詩注同，可補明史及聖武記之遺漏。惟紀要以爲卜赤是巴禿猛可之從孫，則甚誤。蓋巴禿猛可即是巴圖蒙克，亦即達延汗。若卜赤爲博迪，應是其嫡孫。紀要又將巴禿猛可與歹顏哈當作二人，亦誤；蓋均是達延汗，並非二人。然歹顏哈與巴禿猛可之世系亦不合，不知紀要何所本？

明史將東徙之小王子與打來孫當作二人，致小王子改稱爲土蠻，至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後，即豹隱不見其尾；而插漢兒部始自打來孫，亦莫明其源始。特萬曆二十五年時，炒花糾土蠻寇遼東；至四十一年時，又有炒花糾插漢兒王子虎墩兔寇遼東事。土蠻隱而插漢兒現，其中蛛絲馬跡亦堪使人涉想及此二部之關係。寔則察哈爾部（達延汗之嫡系）始於博迪，明人於其東徙前尊稱

之爲小王子而隱小王子之名；東徙後，勢衰弱，已不稱蒙古共主（小王子爲自瑪爾科爾以來蒙古共主之通稱）之虛名，遂以圖們汗名而訛稱其部爲土蠻；比至林丹汗始有插漢兒之稱。將一部分作三段，且使土蠻與插漢兒幾若風馬牛之不相連屬，其史學殊難逃粗疏之譏也。

達賚遜雖東徙，其部尙遺留有在西北邊者。如其弟庫格珠特（藩部要略作庫克齊圖墨爾根台吉，見卷一）台吉爲蘇尼特部祖，翁袞都噶爾（要略「噶」作「刺」）爲烏珠穆沁部祖。

此尙可以爲博迪所遺留者。然其次子達賚巴噶達爾罕岱青台吉，則爲浩齊特部祖（要略僅云浩齊特爲庫登汗即達賚遜之裔。箋證卷六頁十二證爲次子），若博迪已東徙，安能使其子若孫仍領西方之部衆耶！

察部雖移遼，寔心懷故地，奈伊時俺答方強，攻之不克。箋證引名山藏（何喬遠著）：『黃台吉勸俺答無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乃嘉靖間事。方輿紀要亦云：

『是時（嘉靖），諸部獨俺答強，土蠻嘗攻之不能克（寔案此與名山藏所述相似）。與連合西海之亦不刺阿爾禿斯，始猶與角，後折而入於彼』（卷四十五）。既曰土蠻，又在嘉靖間，當是圖們可汗時。源流述圖們於萬曆丙子（四年，一

五七六）授禪教，令左右翼各部會同致理大政，而自珠爾齊特額里克特達奇鄂爾三部落取其供賦。斯段可與前文相印證，珠爾齊特等三部落，疑當是三衛（參箋證卷六，頁十三）；而將大政使左右翼（左翼爲察哈爾及喀爾喀，右翼爲鄂爾多斯阿蘇特及土默特）共執，是與俺答之勢強盛，東逼之情形相合；萬曆四年始如此者，或即是攻俺答不能克（嘉靖間事），至是時乃確定恢復故土不可能。共執大政乃虛辭，實則即爲俺答等所取而代也。

察部東遷後，宣塞故地爲喀喇沁部所佔（一說似在下赤時喀喇沁已在此地），直至林丹汗時，始行收復。一統志載：俺答開拓疆土，南至山西大同邊，東至喀喇沁。箋證引名山藏：老把都（喀喇沁之始祖）壁張家口（卷六，頁十六）。二文相互印證，察部徙出後，宣塞外即爲喀喇沁之牧地。直至天啓間，爲林丹汗所攻破，始復屬察哈爾。

明史韃靼傳及清通考均云，察部東徙，卜幕遼邊。遼邊何所指？並云『收福餘雜部』，而錢詩注則確言『奪福餘地居之』。明史李成梁傳：

『…當是時（隆慶間）俺答雖款塞，而插漢部長土蠻（案即是圖們，與源流時間合）：勢方強，泰寧部長速把

亥炒花，朶顏部長董狐狸長昂佐之。東則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楊吉督之屬亦時窺塞下。』(卷二三八)

泰寧朶顏俱爲三衛之一，獨不見有福餘。王杲等則爲建州之部酋，在其東。故福餘地似爲察部所據。同傳：

『……明年(隆慶六年)十月，土蠻六百騎營舊遼陽北河，去邊二百餘里。』

『萬曆元年，又擊走之前屯，已又破走之鐵嶺鎮西諸堡。』

北河及鐵嶺均爲舊日福餘地，故察部東徙，實奪福餘地而居之。而泰寧朶顏二部，亦聽其指揮，稱雄遼東塞外。一統志載：永樂初，以大寧地賜三衛酋長，朶顏最強。後爲察哈爾所滅，予其塔布囊，是爲喀喇沁(卷四百六之五)。然朶顏滅於何時，不詳。明史韃靼傳載天啓間炒花爲滿洲所襲破，部衆半亡歸於插漢。炒花即泰寧部是也。自錦義廣寧，至遼瀋海蓋一帶，時爲其所蹂躪。隆慶元年(一五六七)時，且深入寇薊鎮，昌黎撫寧樂亭盧龍等均被陷，京師爲之震動。(參紀要及明史。諸地均在今河北省東北部，山海關內。)歷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察部爲明遼邊鉅患，事詳明史李成梁及韃靼傳。

圖們歿於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子布延徹辰汗嗣位，即明史及昭代武功錄(箋證引)所謂之卜延台周是也。韃靼傳述土蠻事，終於萬曆二十六年，蓋誤以圖們人名作蠻土部名，而將其包容圖們及布延兩代。

布延歿於萬曆三十一年，其長子莽和克台吉前死，生陵丹巴圖爾台吉，嗣其祖布延汗位(參據源流卷六，頁十四)。自達賚遜至陵丹，恰爲四傳，與打來孫至虎墩兔同。張爾田以爲『史稱虎墩兔祖打來孫，……四傳至虎墩兔，蓋不數莽和克』(箋證卷六)，實誤。若不數莽和克則只爲三傳矣。一統志以爲卜赤四傳至林丹，卜赤即博迪，則其四傳未將莽和克計入，蓋莽和克前死，未曾嗣汗位也。然諸書所述之卜赤，似將博迪及達賚遜合爲一人。如紀要以爲卜赤是大元大可汗之孫，與博迪之於達延相合；而卜赤又爲俺答之從子，則又有爲達賚遜之可能矣。

察部因勢衰而東徙，歷圖們布延二代，生聚日繁。比林丹汗嗣位，遂西併喀喇沁土默特諸部，儼然復爲蒙古之共主。

### 三 林丹汗之統一蒙古

箋證引朱健古今治平略(崇禎朝撰)：

「先是，土蠻與俺答吉囊皆小王子後，爲元種，

居雲中迤北。俺答強，東置趕兔於薊鎮，西置吉

囊於河套，遂橫行沙漠間。土蠻東徙舊遼陽，雖

不能頡頏於黃台扯力，而生聚日繁衍，衆可八十

萬，有八大部，世爲虎墩兔愁，猶華言可汗也。

雜於二十四營中，時出沒爲遼患。而受傷於廣寧

(寔案此或是李成梁傳萬曆九年間之事)，頗就戎索，無他

異，兵甲粗具……

「萬曆末，酋薩漢兒新立（寔案此即是林丹汗，其即位

爲三十二年），年少，嗜酒及色，即能雄視朵顏諸

旗。會金人（即滿洲）勃起，時鴛食其邊界，驅殺牛

馬羊無數，不能支。……既爲金逼處，遂悍然有

故土之思焉。則席捲西行，戰勝哈慎（案即是喀喇沁）

兀擺諸部，無有抗扞者。徙帳直壓宣雲（時在天啓

時）。……今上（案即是崇禎帝）即位，……令卜（失兔）

永（鄂）輩合從與插戰，皆戰負。插鹵卜曾闕氏與

其印，……盡夷俺答諸種。遣精騎入套，吉囊子孫

皆順首屬之。東起遼東，西至洮河，皆受此虜約

東矣。……」（卷八，頁十二。洮河，源出今青海東部西傾

山，至甘肅皋蘭西南入黃河。）

林丹汗於天命四年（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致滿洲書，自

稱「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載東華錄天命四年十月），與古

今治平略之「八十萬」，雖皆非確數，但亦可見其人數

必甚衆多。

察部爲滿所逼西移事，似在崇禎元年（天聰二年）。東

華錄載：

「天聰二年九月庚申，以征察哈爾，諭外藩科爾

沁，喀喇沁，敖漢，奈曼，喀爾喀部諸貝勒會

師。癸亥，上率大軍征察哈爾。乙丑，次都爾

鼻。……丙寅，次遼陽。……己巳，駐營綽洛郭爾。……

丁丑旦，馳擊席爾哈席伯圖英湯圖諸處，克之。

戊寅，遣精騎追捕敗兵至興安嶺。十月辛卯，

還師。」

是年戰爭在興安嶺之東；戰畢，始將察部逐過嶺西。惟

在是年以前，察部已爲滿逼，漸向西移。如遼陽綽洛郭

爾諸地，前均屬察哈爾部，是年則在滿洲勢力圈內，可

爲滿察勢力消長之一證。惟經此番戰事，察部在嶺東地



方，遂不復能立足。而此番從征之科爾沁諸部，前亦均爲察屬而先後降滿者。由此諸部之嚮背，亦可見察哈爾爲滿逼處之概況。

察部移至嶺西之前，極盛時代，蒙古各部落幾皆屬其治下。藩部要略：

『初，蒙古有強部三，曰察哈爾，曰喀爾喀，曰衛拉特（後聲轉爲厄魯特）。明洪熙間（一四二五），科爾沁爲厄魯特所破，避居嫩江，以同族先有阿魯科爾沁，乃號嫩科爾沁以自別。與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皆服屬於察哈爾。』（卷一）

『外蒙古喀爾喀，亦元太祖裔，以在漠北，故謂外蒙古。大部四，分左右翼，舊服屬於察哈爾。』（卷三）

蒙古之三強部：厄魯特在青海；外喀爾喀則服屬於察哈爾，內喀爾喀則見挫於滿洲，又爲察所侵掠，勢亦衰弱；是今內外蒙地方，伊時當以察部爲最強者。此外如浩齊特，克什克騰，阿巴噶，阿巴哈納爾，鄂爾多斯，及歸化城土默特，据要略卷一載，俱皆服屬於察哈爾。

秦邊紀略：

『…插漢於天啓元年（一六二二），入河套，吞併套部。』（箋證卷六頁十四引）

與古今治平略合參，則喀喇沁部（在宣塞外）亦當爲其所征服。藩部要略：

『天聰二年秋七月，喀喇沁部塔布囊蘇布地，遣喇嘛偕五百三十人來朝。先是二月，蘇布地偕弟萬丹偉徵等，乞內附，表奏：察哈爾汗不道，喀喇沁被虐困。』（卷一。東華錄與此略同）

此喀喇沁則似在三衛地方，而非宣塞外者。內喀爾喀亦嘗與察部相連和，後乃爲其所征掠。如藩部要略：

『科爾沁部長奧巴以書請曰：…但察哈爾及喀爾喀知我歸附，必見掠…（天命九年事）。十年十一月乙卯，發兵援科爾沁。時察哈爾林丹汗，糾喀爾喀掠其地。』（卷一。此爲二部連和之證。）

『天聰元年正月，有喀爾喀部人逃至者，言察哈爾林丹汗與兵攻掠其部，從者收之，拒者被殺。札魯特巴林二部，奔依科爾沁。』（卷一）

敖漢奈曼二部，於天聰元年前，亦屬於察哈爾。東華錄載：天聰元年，二部貝勒來歸。七月，『上率之告天

曰：察哈爾汗敗棄典常，罔恤兄弟，致敖漢奈曼部落諸貝勒與之交惡，來歸於我』等語，可見其端倪。阿魯科爾沁亦嘗爲察哈爾所逐。滿部要略：『天聰五年十一月，聞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魯科爾沁部，乃遣貝勒薩哈璘豪格率兵往援，上親統師繼之，林丹汗遁。至是（六年四月）大軍復發，以諸部發兵少，嚴責之曰：爾附近喀爾喀諸部爲察哈爾侵略，甚或離其妻孥，取其部曲。……阿魯科爾沁爲察哈爾所逐，來歸我國（寔案此當是天聰五年以前之事）。朕屢令移牧近地，乃不遵朕旨，仍遠游牧，致被掠……』等語（卷一），可知之。其『附近喀爾喀諸部』一語，似翁牛特部亦在其內。若蘇尼特及烏珠穆沁，原爲察部同族，俱爲所屬。

上述各部，或原爲察部舊屬，或爲其所攻掠征服，要言之，『東起遼東，西至洮河』，今內外蒙古地方各部落，幾皆歸其約束。設無滿洲與其角逐，則林丹汗庸非中興蒙古之共主。奈瑜亮並生，察部終非滿洲之敵，遂及其身而遭破亡，走死祁連。於是統一蒙古之察哈爾國，遂亦冰消瓦解矣。

#### 四 察哈爾部之滅亡

察滿之正面衝突，始於萬曆四十七年十月。林丹汗致滿洲太祖書曰：

『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英明皇帝安寧無恙耶？明與吾二國，仇讐也。聞自午年來，汝數苦明國。今年夏，我已親往明之廣寧，招撫其城，收其貢賦。儻汝兵往廣寧，吾將牽制汝。吾二人非有釁端也，但以吾已服之城，爲汝所得，吾名安在？若不從吾言，則我二人是非，天必鑒之。先是二國使者，常相往來，因汝使臣謂不以禮相遇，搆吾兩人，遂不復聘問。如以吾言爲是，汝其令前使來，復至我國。』

是書詞頗傲慢，滿洲遂繫留其使臣，並於翌年遣使齎書責之，亦爲察所留，釁端遂起。

林丹汗致滿洲書，爲萬曆四十七年一月；而同年八月，滿洲滅葉赫。葉赫酋金台什孫女爲林丹之婦，故明史載：於是薊遼總督文球等以利陷誘察部助捍滿洲。此爲察滿衝突之一因。但果如此簡單乎？

滿洲與察部俱處遼東邊外，其間本無天然之隔障。

兩雄不能並立，非察併滿即滿逐察，地勢使之然也。夷案：滿洲自萬曆初，奴兒哈亦崛起於長白山麓，不數年間，蠶食附近部落殆盡。萬曆二十一年，破葉赫等九部聯軍於古勒山下（今遼寧省內蘇子河與渾河會流處）；翌年，科爾沁及喀爾喀各遣使通好，是爲滿洲勢力西漸之明證。而林丹汗於萬曆三十二年嗣位，雄視諸部，儼然若爲蒙古之共主，庸甘坐視他人之酣睡其榻側！且其所居福餘舊地適當滿洲勢力西漸之衝。萬曆四十七年，滿洲陷開原，屠鐵嶺，禽宰賽（內喀爾喀之貝勒），滅葉赫，均侵入其勢力範圍之內，縱無明廷之利誘，其衝突亦自難免。况滿洲如欲進取中原，必先斷明之左右臂，方易成功，以免邀掣後路之肘，朝鮮及察部殆即明之左右臂也。是以自萬曆四十七年後，至崇禎八年，十餘年之久，滿洲幾以全力搏擊察哈爾部。而林丹汗徒恃武力高壓屬部，遂啟分化之端，授滿洲以利用之機會。如科爾沁，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部於明天啓四年（天命九年），敖漢，奈曼二部於天啓七年（天聰元年），巴林，札賚特，喀喇沁三部於崇禎元年（天聰二年）先後叛察歸順滿洲，於是察部在遼東塞外之領域日蹙，勢日單弱，遂於是年九

月爲滿洲及科爾沁等部之聯軍所擊破，遂過嶺西。

然察部受此鉅創，勢仍未衰，宣大塞外以及歸化城河套一帶仍屬其治下。明廷歲與撫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而滿洲方面亦存除蔓務盡之心，於崇禎四年徵調蒙古諸部長各率兵來會，太宗親率師往征之。以蒙古兵未能俱集，馬匹皆不堪用，暫還師。於此可見斯時滿洲之對察，仍須出以全力，尙未可輕視之也。

是年十一月，林丹汗率兵至嶺東西拉木輪河北岸，大略塞冷阿巴海（似即是藩部要略之阿爾科爾沁）一營而去。翌年四月，滿洲太宗率蒙古諸部會師親征之，過興安嶺，至大兒湖（一作達勒鄂謨，即達里泊，在今烏珠穆沁旗之南端）。林丹汗懼不敵，率衆渡黃河西奔，滿兵追至歸化城而還。

崇禎七年，林丹汗病卒於青海之大草灘祁連城。八年，其子喀果爾額哲率餘衆降滿。明年，滿洲遂改元崇德，國號大清。蓋察部既破降，腹心患除，喜可知也。額哲既降滿，尙主爲固倫額駙，晉封爲和碩親王，位諸蒙古部落之上。即其部編爲八旗，安置義州。清通

考：

天聰九年，設蒙古八旗官員。先是，八年，以

和碩貝勒德格勒等所獲察哈爾國千餘戶，分給八旗（此案此係滿洲八旗）。是年正月，復以察哈爾來歸官兵，均隸各旗。至是始編審蒙古壯丁及在內舊喇嘛沁壯丁為蒙古八旗，官制悉與滿洲同。（卷七十七）

此為今察哈爾八旗之起源。大清一統志：

『義州，在（錦州）府北九十里，本朝初，以其地賜察哈爾。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叛，討平之。十五年，設巡檢司，屬廣寧縣。』（卷四十三）

伊時察部之牧地祇限於義州一隅，已非復昔日之盛況；僅爵位尚尊顯，列在藩封，且位於諸蒙古部落之上而

已。

崇禎十四年（崇德六年），額哲卒（清通考作順治五年），無子，弟阿布鼐襲爵。至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阿布鼐子布爾尼據義州叛，經討平，分移其衆於宣大塞外，與各牧場壤地相錯，置都統總管等官轄之，『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蓋以懲其叛變也。於是察哈爾部之祚遂滅。今察哈爾八旗牧地，即為康熙十四年所移置者；惟此二百餘年來，歷經墾闢，設縣十餘，亦非復舊觀矣。

附察哈爾部世系表（凡早歿未嗣汗位者，加括弧符

號，以示區別。並各附註其即位與歿時之年分）：

達延汗——（圖魯博羅特）——博迪阿拉克汗（嘉靖二十三年即位，二十六年歿）

達賚遜庫登汗（二十七年即位，三十六年歿）——圖們扎薩克圖汗（三十七年即位，萬曆二十年歿）

布延徹辰汗（二十一年即位，三十一年歿）——（莽和克台吉）

陵丹巴圖爾庫圖克圖汗（三十二年即位，崇禎七年歿）

喀果爾額哲（崇禎十四年歿）

布爾尼（康熙十四年歿）

阿布鼐（歿年不詳）

羅布藏（康熙十四年歿）

案阿布鼐前曾以有罪被奪爵，故以其子布爾尼襲封親王，何年不詳。

# 于闐國攷 (續)

日本堀謙德著  
紀彬譯

## 七、佛教史上之于闐

〔考証〕此處，吾人擬將高僧傳，旅行記，佛典同錄等書中，凡足以說明于闐佛教狀況之資料，綜合而觀察之。

(一)第三世紀之于闐佛教——後漢之世，月氏支婁迦讖 (Lokataksa) 漢譯道行般若經十卷，流布于世。至第三世紀時，朱士行常愛讀之，以之教授子弟。因感譯文意義有未盡意者，乃親赴西域求原本。曹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 (西曆二〇六年) 自中國出發，入塔里木流域，在于闐得般若經之梵本。出三藏記集 (卷二) 云：

「沙門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到于闐國，寫得此經，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

朱士行在于闐所見之般若經，爲以梵書即 Brahmi 文字書寫之 Sanskrit 語之聖典。朱士行據此寫一抄本，攜歸中國。大唐內典錄 (卷二) 云：此梵本約有六十萬言，朱士行攜歸中國之際，于闐之小乘僧徒建議于王曰：「如般若經等大乘經，乃外道人混入邪說而製造之偽經，以之

送于中國，則于闐佛教徒將不免擾亂中國佛教之責。」一時，朱士行之事業陷于困難。然國王終許之，遂送至中國。據開元釋教錄卷二云：西晉武帝太康三年 (西曆二八二年)，朱士行弟子弗如檀等十人，携梵本至洛陽。惠帝元康元年 (西曆二九一年)，于闐僧無叉羅 (Mokṣala) 與生于中國之印度人竺叔蘭，共同漢譯之爲三十卷，題曰放光般若波羅密多經，即現行之放光般若經。

(二)第五世紀之于闐佛教——西曆四百〇一年，法顯至于闐，留三月。法顯傳述當時之見聞曰：

「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頓供給法顯等于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撻搥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瞿摩帝僧，

是大乘學，王所敬重。……」

第五世紀初之于闐，大乘教盛行，大乘僧數萬人；寺院之大者有十四所。中瞿摩帝(Gonati)寺，爲首府之大寺院。國王皈依之，有大乘僧三千人。國中僧人靜肅修法，故甚得君民之信仰。此瞿摩帝寺，亦如玄奘所傳之牛角山精舍，爲有名之古刹，而爲所崇敬。據法顯所傳，僧徒數萬人，大乘派占多數；但玄奘則云：「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大乘法教」。蓋玄奘時代，僧人之數會有顯著之減少，此雖由于闐領地縮小之結果，然亦可見在法顯時代爲于闐佛教之最隆盛時代也。

僧人支法領往于闐，得華嚴經梵本三萬六千偈；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西曆四一八年），覺賢等漢譯之，即今之「六十華嚴」（參照出三藏記集卷二，開元釋教錄卷三）。

故支法領在于闐獲得華嚴經梵本時，必爲西曆四百十四年頃。據梁高僧傳（卷二），開元釋教錄（卷四），印度有曇無讖（Dharmarakṣa）者，携大涅槃經之梵本，由本國過罽賓，龜茲；西曆四百十一年（或四一二）來姑臧（今涼州），受北涼沮渠蒙遜之皈依。由西曆四百十四年

起，即着手譯大涅槃經，翌年完成。讖以所携梵本，僅經文之前半而不完備，請還印度。留一年，即向塔里木河流域進發。在于闐，得經文後半之梵本，抄之，復返姑臧。西曆四百二十一年，譯完大涅槃經全部四十卷。讖入于闐之年，爲西曆四百十五六年，當時，大涅槃經之梵本已存于于闐一事實，足爲大乘學研究盛行之證明。據梁高僧傳（卷三）所云：于闐小乘僧智勝，以法顯先在錫蘭所得化地部之律本未譯，乃于劉宋少帝景平元年（西曆四二四年）十一月，助佛駄什譯之于江南，成五分律三十四卷。若然，則智勝之來揚子江以南，應在西曆約四百二十四年。開元釋教錄（卷四）云：北涼領主沮渠蒙遜之從弟沮渠京聲，夙奉佛教；入于闐，在瞿摩帝寺就印度僧佛陀斯那(Buddhasena)習大乘學及禪法，歸姑臧（今涼州），譯禪法要解二卷。北涼所存在之期間，爲西曆四百三十三年至四百三十九年。故沮渠京聲在于闐學大乘及禪法，亦必在此時代。據開元釋教錄（卷六）載：涼州僧慧覺威德等八人，至于闐，在一大寺中習梵語；得賢愚經梵本，後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六年（西曆四四五年）由于闐還至高昌國，譯爲十三卷。又僧法獻，以

劉宋後廢帝元徽三年（西曆四七五年）遊西域，在于闐得梵本及佛牙，歸中國。蕭齊永明年間，與西域僧法意共譯法華經提婆達多品。由此觀之，在于闐所得之經文，有般若，華嚴，涅槃，法華等大乘經以及禪法，故于闐之已有大乘研究與信仰甚明。此外，尚有賢愚經等小乘經，智勝等之小乘僧，亦可知已有小乘之存在。

（三）第七世紀及其以後之于闐佛教——慧超傳述于闐之佛教曰：

「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于闐有一漢寺名龍興寺；有一漢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主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

大乘家禁食肉，故大乘僧不食肉。有名爲龍興寺之漢僧寺院，慧超時代有漢人住持僧一人。據開元釋教錄卷九所載：于闐僧天智（Devānīda），于則天武后之永昌元年（西曆六八九年）來洛陽，至天授二年（西曆六九一年）譯經論六部。據傳：天智精大小乘，復善咒術禪觀，譯有華嚴經之一部分，及法界無差別論等，均大乘教書。同書又載：則天武后疑以前漢譯之華嚴經非全部，且聞于闐有華嚴經完全梵本，遂遣使于闐，求華嚴經之複寫本及能

講說此經之僧人。于闐王選實叉難陀（Sikṣānanda）携梵本來中國。難陀于証聖元年（西曆六九五年）至洛陽。武后即使之在洛陽譯華嚴經。聖曆二年（西曆六九九年）完成，即所謂「八十華嚴經」也。此外，難陀在長安洛陽所譯述之經論達十九部，然均爲大乘之書，足証難陀乃代表于闐之大乘教而來中國者。宋高僧傳（卷三）云：唐德宗貞元初（西曆七八六），悟空至塔里木流域之北庭（即今土魯番），聘于闐僧戒法（Sīladharmā）于北庭龍興寺，譯十地經等。該經乃華嚴經之一部分，可知華嚴法門之傳于于闐已甚久矣。

#### 八，牛角山精舍

〔本文〕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餒伽山（唐言牛角）（註四）。山峯兩起，巖隙四絕，于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羣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伽婆縛那伽藍（註五），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註四）瞿室婆伽山爲梵語 Gosinga-giri，即牛角山。

（註五）地迦婆縛那伽藍爲 Tikabhavana-Samgharama。

〔考証〕據西藏所傳于闐史 (Rockhill: Life of the Buddha, P. 238), Vijayavirya 王嘗從佛使 (Buddha-dhuta) 習佛法，于牛頭山 (Gosirsa-giri) 上建 Hgento-Shan 寺。Rock-hill 氏以爲于闐史上之牛頭山即玄奘所謂牛角山，蓋牛頭與牛角，其意義相同也。隋代那連提黎耶舍 (Norendrayasa) 所漢譯之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五日藏分，記佛陀命諸龍王爲諸國塔寺之守護者事云：

「復以自浮提內于闐國中，水（玉之誤？）河岸上，牛頭山邊，近河岸側，瞿摩婆羅香大聖人支提住處，付囑吃利呵婆達多龍王守護供養。……于闐

國牛角峯山瞿摩婆羅乾陀牟尼大支提……」

此文，前云牛頭山，後云牛角峯山，可知爲同語異譯。

瞿摩婆羅香即爲瞿摩婆羅乾陀（梵文 Gomasa-la-gandha），

牟尼爲聖人之名；建于此聖人住地之支提 (Calya) 即寺院，名曰瞿摩婆羅香；其位置在玉河岸之牛角山邊。據大集經日藏分 (Suryagarbha) 之西藏譯本：佉沙國 (Khasa) 之地乳 (Khustana，即于闐) 地方有牛角（藏語 Glar-nu）山，臨瞿摩帝河 (Gomati)。在河岸山崖之上，仙人瞿摩婆羅香居止。（參照 S. Lévi: Notes Chinoises Sur l'Inde, Ja., 1897, I. P. 40.）正法念經（卷六十七）云：

「復有第二河，名瞿摩帝，以多饒牛，故名牛河。如是二河，廣半由旬，長三百由旬，入于大海。」

此即瞿摩帝爲河名之實例。枳橋易土集卷八亦有牛河之譯名。如前所引，法顯傳會云：于闐之最大寺院，名瞿摩帝寺，有大乘僧三千人，爲一大名利。如瞿摩帝寺爲由山下所流河流之名稱而得名，似瞿摩帝之河名與瞿摩婆羅香之人名有相當關係。且若梵語之。有牛之義，則牛角山一名與此恐亦有關係。瞿摩帝河爲黑玉河，牛角山則爲指其岸上之山。斯泰因氏探險和闐，以爲今之 Kohmari 山即古之牛角山。黑玉河與白玉河之間，有一山脈，中分兩河，突出于平原，其北端即 Kohmari 山。



在黑玉河東岸，與 *Djat* 村相對，有一矗立二百五十呎之斷壁。此 *Kohmari* 山，自外觀之，若兩峰相向立，恰相當于玄奘所謂「山峰兩起，巖隙四絕」。此二峰間之崖谷中，即俗所傳 *Khoja Mahab Khojam* 仙人所住之地，有名為 *Mazan* 之古祠，距首府約二十里，又在沙漠島之南端，正與玄奘所云相一致。後代回教之殉教者亦于此祀祠，故現代和闐之回教徒，亦頗尊崇 *Kohmari* 山 (Stein: *Ancient Khotan*, I. pp. 187, 189)。Koh 在波斯語有「山」義，*Nar* 在波斯語又為「蛇」義，故 *Levi* 氏以為蛇山之名，蓋自 *Grihapati Nagaraja* 龍王之名轉來者 (*Levi: Notes Chinoises sur l'Inde*, P. 40 Nate)。但大集經日藏分中之龍王名，乃 *Grihovadatta* 而非 *Grihapati*。*Grenard* 氏在 *Kohmari* 山中，曾發現于闐之人民所崇敬之石窟，足可證明玄奘所謂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之語。總之，玄奘所謂牛角山為今日之 *Kohmari* 山，已可斷定。在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Ditrenil de Rhins* 及 *Grenard* 二氏，在 *Kohmari* 山中曾發現佉樓文字之梵語法句經送于俄京；經研究結果，證明為世界最古之寫經。

玄奘本文所謂地迦婆縛那一名之語原，有二說焉：*玖林氏* (*Julien*) 以為 *Dirghabhavana* (*Julien: Memoires*, II. 230)；*瓦塔斯氏* (*Waters*) 以為 *Tikabhavana* (*Waters: On Yuan Chwang*, II. 301)。婆縛那，原語應為 *Bhavana*，然地迦並非梵語 *Dirgha*，故 *玖林氏* 之說甚難同意。關於寺內佛像之由來，傳說所云者，蓋表示：流寓屈支之于闐貴族，造此與屈支本像同行之佛像，而流入于闐。斯泰因氏于玄奘所指定之地點曾發現寺院廢址；然俗傳為聖人 *Ali Padshah* 之住地，至今人民猶尊敬之。廢址高約二十尺，正表示其為寺院之基礎 (*Stein: Ancient Khotan*, I. 225)。

### 九，勃加夷城

〔本文〕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加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

子。既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尙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至，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乃先王所施也。

〔攷証〕勃伽夷城之原音，玖林氏以爲是 Pogaï (Julien: Mémoires, II. 230)，瓦塔斯氏以爲是 Bhagya (有福之義) (Watters: On Yuan Chwang, II. 302)。慈恩傳卷五亦載有如上之傳說。玄奘曾留勃伽夷城七日。于闐王聞玄奘入國，躬自出迎。先自歸府，使王子侍玄奘。出勃伽夷城行二日，王又遣達官 (Darkan) 即部下官吏來迎；玄奘宿于距首府四十里之地。翌日，于闐王從衆僧俗，奏樂散香迎于城外；入城後，即以小乘部寺院爲玄奘之霸旅焉。

### 十，鼠壤墳

〔本文〕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竝鼠壤墳也。聞之士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壤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厥帶系，鼠皆齒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于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懼，以爲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華肴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 十一，娑摩若寺

〔本文〕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坡，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燈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耀，于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晏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觀明賢，心乃祇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宜敬仰，深加宗重，爲建伽藍，起窣堵坡；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坡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輿，遂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坡，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于是下窣堵坡，無所傾損。觀觀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羣官曰：「我

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于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于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供，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尙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于是明矣」。

〔考証〕娑摩若寺之寺名，玖林氏以爲語原係 *Samañña* (Julien: *Mémoires*, II. 235)，瓦塔斯氏以爲係 *Samajña* (Waters: *On Yuan Chwang*, II. 302)，斯泰因氏以爲 *Somaña* (Stein: *Ancient Khotan*, I. 225)。娑爲 *sa*，摩爲 *ma*，*na*，若爲 *ña*，*ñā*，*neā*，*ñā*，*nya*，*ñā*，故玖林氏及瓦塔斯二說，由聲音上觀之均屬正當。在梵語中，則採玖林氏說，表示聲譽之義，尤爲妥善。至以娑爲 *so*，著者尙未之聞，故斯泰因氏說，未能同意。然此 *Samañña*，亦并非不能轉爲 *Somaña* 也。據西藏所傳之于闐國史 (Rockhill: *Life of the Buddha*, 238)，佛教傳至于闐時，在位者爲 *Vyayasambhava* 王之第八代孫 *Vijaya-viryā* 王。王在 *Srog-mkhar* 樓上遙見林中有金銀色火光，乃憶及佛陀之豫言：未來于闐林中，應建佛寺。遂

招Buddhadita爲之師。得其指導，乃建Hgunstir精舍。西藏所傳之Buddhadita，相當于娑摩若寺之羅漢；Vira-yavirya即玄奘所謂國王；Hgunstir精舍似即玄奘之娑摩若寺。

據玄奘所云：娑摩若寺之位置，在王城西五六里。而據法顯傳所載，則：

「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所供養。」

此云在首府西七八里，有經王三代，費時八載始行完成之新寺，結構莊麗，頗爲近鄰諸國所崇敬。此王新寺，蓋即玄奘所謂娑摩若寺，其與首府之距離亦甚相似。

斯泰因氏探險于于闐附近時，曾在Yotkan之西，發現一名爲索米亞(Somiya)之村落。在此村落中，尤可認出丘塚之存在。古老中尙有土俗之傳說：此丘塚爲由遠方而來之聖人所居止之聖蹟，人皆禮拜之，供養

之，不稍怠忽。又一說以爲是Mullah Vahyantti, Mullah Alamutti, Mullah Serekmutti三聖隱遁入定之古蹟(Stein: Ancient Khotan, I. 225)。索米亞村之位置，正當于闐舊部西一哩餘，故該村之丘塚蓋即娑摩若之舊址。現地名Somiya，正爲娑摩若(Samajna)之轉音。

### 十二，麻射僧伽藍

〔本文〕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之，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軍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乃命使迎婦，而誠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棉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爲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僧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于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尙以雜葉養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爲制，

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製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考證〕麻射，寺名，宋本作『鹿射』，福州本作『庶射』，有三種異傳。然今高麗書則作『麻射』。據玄奘所傳，于闐之蠶本由東國輸入；西藏所傳則稱自中國傳來。據西藏之于闐史，Vijayavirya王之世，佛教自印度流入于闐。經二代至 Vijayajaya 王，娶中國君主之女 Punyeshar，此王妃自本國携蠶種至于闐；此後，于闐始有養蠶之業。王以印度僧衆音 (Sanghaghosa) 爲師，爲蠶修供養，乃建 Potarya 塔及麻射大寺 (Ma-dza) (Rockhill: Life of the Buddha, 238)。西藏所傳之寺名 Ma-dza，相當于玄奘所傳之麻射，均爲與養蠶有關係之名稱。當斯泰因氏探險于闐時，曾在舊都東南約一哩地方，發現俗名爲 Krum-i-Shaidān 之聖祠。此聖祠爲古來國王建國之靈場，故頗得一般人民之尊崇。其位置，恰與玄奘所指「王城東南五六里」相一致。據此推測之，可斷定即古之麻射寺也 (Setin: Ancient Khotan, I. 230)。

### 十三，鼓池之寺院及龍女

〔本文〕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于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復祠求，當復昔利。」王因回駕，祀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民失利；王于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回駕，謂羣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欲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吝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于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

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

〔考証〕斯泰因氏探險于闐時，在 Yotkan 之東南方，曾發現一池沼，名曰 Aiding-kul，今尙號爲鼓池，其側仍有名爲鼓舍 (Nagharakhanah) 之丘塚。東西百七十五呎，南北七十二呎，可證明其爲古寺院之遺址。若然，則斯泰因氏所發現之 Aiding-kul 湖蓋卽玄奘所謂鼓池；鼓舍，應爲池側伽藍之遺跡 (Stein: Ancient Khotan, I. 227-28)。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五，載有佛陀關於于闐之預言曰：「于闐人民，誹謗高僧，敗德無極，故高僧皆他往。諸天震怒，于闐諸河遂絕水源，故河川，池沼，井泉等，皆成枯涸。國人死滅，國王荒廢。至佛滅百年，于闐復興，市邑復盛，產業復興，人民富裕，大乘教弘通」。此雖爲佛教傳來後之傳說，然亦頗足與玄

奘所傳斷水之傳說相對照也。

#### 十四，東西兩軍之戰地

〔本文〕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藥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四十萬衆，東禦強敵。至于此地，兩軍相遇，因卽合戰。西兵失利，乘盛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子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 十五，媿摩城

〔本文〕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媿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卽時痊愈；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士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橋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此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

沙土，盈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糊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盈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嘗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天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越此國，止媿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烟雲四合，道路迷失。

【考証】媿摩，梵語爲 *Bhima*，西藏則作 *Sri Mahadevi*，即女神，爲于闐地方人民所崇敬（*On Yuan Chwang, II. 303*）。斯泰因氏于探險之際，曾研究媿摩城之位置，而以和闐東北約五十五哩今之 *Uzun-Tati* 當之（*Stein: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 434*）。塔里木流域之南道，

在中國交通初期，雖通行之處甚多，然中央之沙漠，每因大風，即挾沙以南，南路之道路及城市，次第爲其所湮沒者不少；至玄奘時代，人多取南道以通西域。故曷勞落迦城被埋沒之說並非毫無根據之傳言，而爲有某種事實作基礎又加以修飾者，已屬瞭然。

## 十六，尼攘城

【本文】媿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攘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境；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爲東境之關防也。

【考証】觀玄奘所記，尼攘在沙漠島中。位于媿摩川東四十哩之地。尼爲梵語 *ni* (नि) 之譯；攘爲梵語 *nyā, nā, nā* 之譯。故尼攘應爲原音 *Niā* 之音譯。今之 *Niā*，恰當玄奘所指尼攘之位置。在 *Niā* 地方所發現之佉樓文字之刻文中，據 *Rapson* 氏之解釋，曾有 *Niā* 之地名（*Rapson: Specimens of Kharosthi Inscriptions, P. 14, Kharosthi tablet, I. 16*）。蓋此 *Niā* 即 *Niā* 變形，*Niā* 更變而爲現在之地名 *Niā*。Na 恰有如 *niā* 之發音，

口被略去，遂僅爲 ya。此種變形，在 Prakrit 語中極爲普遍。故可認定：Nina 一變而爲 Niyā，今日之 Niyā 即爲玄奘之尼攘城 (Stein: Ancient Khotan, I. 311)。斯文赫定氏曾親至 Niyā 地方，于玄奘所傳之正確頗有讚詞 (Sven Hedin: Through Asia. p.783)。

### 十七，南道之沙漠

〔本文〕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

### 十八，覲貨邏及折摩馱那之舊地

〔本文〕行四百餘里，至覲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涅末地也。城郭巍然，人烟斷絕。

〔考証〕覲貨邏 (Tukhara) 在 Niyā 東八十餘哩，應爲今之 Endere；更東百二十哩之折摩馱那 (梵語 Chalmadana)，

應爲今之 Cherchen (Walters: On Yuan Chwang, II. 343 一注)，此爲斯密士氏所指定，一般學者均表同意。慈恩傳卷五謂：「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洳地」。漢書及魏書之西域傳均作且末，故西域記之「涅末」蓋爲沮末之誤寫。漢書西域傳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

魏書西域傳云：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鳴而至，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此謂後魏太武帝真君三年 (西曆四四二年)，鄯善王比龍率國人移于且末，其後即屬于鄯善。次謂且末以西之沙漠，通行困難。是即與玄奘本文所記尼攘以東通行困難之處爲同一地域。洛陽伽藍記云：



「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

此以城名爲左末，蓋左末與且末，沮洳，爲同音之異譯。合以上諸傳綜合觀之，可知且末本爲城名，在沙漠島中；由漢代以至南北朝時代，乃爲一村鎮；至唐代，則大衰，幾無人居。而今之Cherchen，乃唐代以後恢復之狀態。

### 十九，納縛波

「本文」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也。

〔考証〕納縛波一名，不見于中國正史。漢武帝通西域時，稱爲樓蘭。至昭帝元鳳四年（西紀前七七），改爲鄯善。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云：「南河自于闐東，于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牢蘭與樓蘭，若出于同一語源，則樓蘭似爲由海卽湖名而得之國名。牢蘭海爲今羅布泊(Top. Nor)，已無疑義。蓋樓蘭或卽由羅布泊之古名轉化而來者。古之羅布泊在今湖之北，故樓蘭之領土必爲古羅布泊南岸一帶。

（一）漢代之鄯善——漢書西域傳載武帝時代之樓蘭

曰：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土地沙鹵，少田，仰穀傍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

扞泥城爲樓蘭之首府，人口一萬四千，兵士約達三千。人民以遊牧爲業。漢武帝張兵威至西域，樓蘭乃質子于中國；同時，又質一子于匈奴；介于二強國之間，均表服從。至漢軍迫匈奴，心常近漢而叛匈奴。武帝征和元年（西紀前九二），樓蘭王死，匈奴遂使質子歸國，立之爲王。昭帝元鳳四年（西紀前七七），漢發兵殺樓蘭王，立其弟質于漢之尉屠耆爲王，國號改爲鄯善，以宮女爲王妃。新王懼前王下人之黨與匈奴者加以危害，乃請中國兵駐國內，爲之保護。于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于伊循城。其後，中國派遣文武官員，甚久。後漢時代，光武帝建武十四年（西曆三八）及二十一年，鄯善與中國曾有來往。明帝永平十六年（西曆七三），班超使西域，至鄯善，國王廣厚遇之。後數日，會匈奴使者



# 中國地方志考

(舊江寧府屬縣)

張國淦

## 舊上元縣今併江寧縣

### 志目

上元縣舊圖經 太平寰宇記九十江甯東道昇州上元縣引 佚

上元縣志六册 文淵閣書目十九舊志 佚

上元縣志 文淵閣書目二十新志 佚

上元縣志口卷 明正德十六年 知縣白思齊修縣人管景纂 未見

上元縣志十二卷 萬曆二十一年 知縣程三思修縣人李登盛啟陳

桂林等纂 北平圖書館萬曆刊本

上元縣志二十四卷 清康熙六十年 知縣唐開陶修 徐家匯藏書樓

抄本 日本內閣文庫康熙刊本

上元縣志二十七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乾隆十六年 知縣藍

襲修縣人何夢篆等纂 金陵圖書館 故宮圖書館乾隆刊本

上元縣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道光元年 知縣武念祖

修敘論陳斌等纂 國學圖書館道光刊本

### 敘論

右上元縣志。上元：秦置秣陵縣；後漢建安末，孫

權改建業，為丹陽郡治；晉改建康，隋改江寧，俱屬丹陽郡；自唐改上元，屬昇州；五代屬江寧府；宋屬建康府；元屬集慶路；明屬應天府；清屬江寧府。故上元事蹟，並載丹陽記，建康志，金陵志，應天府志，江寧府志。

其縣志今可考者：上元縣舊圖經，太平寰宇記引之，當在宋以前。宋元志乘未有著錄。

明凡四修。上元縣志六册，見文淵閣舊志，當是洪

武年修。上元縣志，見文淵閣新志，當是永樂年修（以上

今佚）。正德十六年，知縣白思齊延縣人管景纂上元縣志

口卷，其為類凡十：曰圖表，曰疆域，曰山川，曰建

置，曰版籍，曰祠宇，曰宮室，曰古蹟，曰紀錄，曰撫

遺（見沈序）。管景會與修正德府志，故其用舍取與皆遵

府志已成之集，未嘗有所更易（今未見）。更七十二年為萬

曆二十一年，知縣程三省延縣人李登等纂上元縣志十二

卷，首圖二，其為類凡表二：曰沿革，曰歷代縣令；志

十：曰版籍，曰田賦，曰地里，曰建置，曰祠宇，曰古

績，曰職官，曰科貢，曰人物，曰藝文。據焦竑序：地理，文學，祠祀，食貨，兵衛，與夫良吏，名人，忠義，孝友，高行，隱佚，儒林，文苑，靡不備載，而列女，方技若事之不可吐棄者咸附焉。康熙縣志凡例：縣始志成於正德，才通而賾略；繼志增於萬歷，事核而代更。可見此兩志之大凡矣。

清凡三修。自萬歷二十一年，更一百二十八年為康熙六十年，知縣唐開陶修上元縣志二十四卷，首圖述八，凡表三，志九，傳十三。是志以萬歷志為底本。據唐開陶序，首重名宦先賢，次則士風文藝。明季程宰舊志無庸更易者因之，有所變通者損益之。其學校則哀採焦竑京學志，亦足知其意指之所在也。更三十年為乾隆十六年，知縣藍應襲等延縣人何夢篆等纂上元縣志二十

舊上元縣志見存卷目異同表 據道光縣志次第

七卷，卷首末各一卷。首紀二：曰蠲賜，曰南巡；其為類凡志十：曰天官，曰輿地(圖十四)，曰官守，曰民賦，曰學校，曰選舉，曰祠祀，曰古蹟，曰人物，曰藝文；未撫佚。何夢篆曾與修康熙志，而此義例則不沿康熙志而重訂者也。更七十年為道光元年，知縣武念祖屬教諭陳棫等纂上元縣志二十六卷，卷首末各一卷。首天章，聖訓，蠲賜。其為類與乾隆志同，其目略異。此則依據乾隆志，而增益其所未有(以上今俱存)。

上元志自口以後修凡八次：佚者三，未見者一，存者四。正德萬歷兩志，外間絕妙傳本；其乾隆道光兩志，則體例相承不紊；至同治十三年有上江兩縣志(詳後江寧縣)，而自是上元無單行志矣。

萬 歷 縣 志	乾 隆 縣 志	道 光 縣 志
序 目錄	序，後序，舊序 凡例 目錄 蠲賜恩紀，南巡恩紀 首 宸翰 九(學校)	序 凡例 目錄 天章，聖訓，蠲賜 首

地理志 三

沿革表 一

沿革 三

圖

版籍 二

坊廂，鄉圖

城闕 六(古蹟志)

風土，山川 三(地理志)

職官志 七

歷代縣令表 一

知縣，縣丞，主簿，典史

封爵附

驛傳 二(田賦)

舖舍 四(建置志)

田賦 二

戶口 二(版籍)

稅糧，里甲，均徭，坊廂賦役，坊廂應付 二

學校 四(建置志)

書院 四(建置志)

科貢志 八

天官 一

星野，極度，庶徵

輿地 二至四

沿革 二

圖說

疆域

城池，廳署 三

山川，形勢，風俗 四

物產附 八(民賦)

官守 五六

歷官 五

良政，封爵附 六

民賦 七八

戶口

田制，地租，蘆課，雜稅，鹽引 七

積貯，蠲賑 八

學校 九

儒學，廟祠，禮樂，經籍

學額，學田，府學

附書院，社學

選舉表 十

天文志 一

星野，極度，庶徵

輿地志 二至四

沿革

圖說 二

疆域，坊廂以下附

建置 三

山川，形勢，風俗 四

物產 四

官守志 五至七

歷官 五

名宦，封爵，循良 六

營制，江防，馬政

驛遞

舖遞 七

民賦志 八

戶口

田賦，雜稅，鹽引

積貯，蠲賑

學校志 九

學宮，祭器，樂章，樂器，二祭洒掃附，諸祠

碑刻，書籍，學額，學田，府學

書院

選舉志 十

茂才，進士，薦舉，貢士，歲貢，恩陞附

祠宇志 五

祠宇

寺觀

古蹟志 六

宮殿

建置志 四

公廳，倉場

鎮市，衢巷，津梁

苑墅 六(古蹟志)

樓臺 六(古蹟志)

第宅，陵墓 五(祠宇志)

人物志 九至十一

列女 十一

人物雜誌 十一

藝文志 十二

祠祀 十一十二

壇壝，廟宇 十一

寺觀附 十二

古蹟 十三十四

都邑，宮室，郊廟

庠序，官舍，倉庫

苑圃 十三

樓閣，亭臺，堂軒，櫺球，村驛

第宅，陵墓，碑碣 十四

人物 十五至二十五

祠賢 十五

邑獻 十六

宦績 十七

治績 十八

文學 十九

忠烈 二十

孝友 二十一

義行 二十二

隱逸 二十三

方技 二十四

列女附 二十五

藝文 二十六二十七

進士，舉人，薦辟，貢生，武科，恩陞

祠祀志 十一十二

壇壝，廟宇 十一

寺觀 十二

古蹟志 十三十四

都邑，宮室，郊廟

庠序，官舍，倉庫，官所

苑圃 十三

樓閣，亭臺，堂軒，櫺球，村驛，古石附

第宅，陵墓，碑碣 十四

人物志 十五至二十二

仕蹟 十五

儒林，文苑 十六

忠烈 十七

孝友 十八

義行 十九

隱逸，寓賢 二十

技藝，釋道 二十一

列女 二十二

賢母，壽母，孝婦，孝女，才淑，烈婦，烈女，貞女，節婦

藝文志 二十三二十四

詩，文，雜著

雜遺 六

跋，後序

表，疏，啓，記，序，贊，銘，論，文 二十

六

賦，詩，辨，議，考 二十七

撫佚 末

編校姓氏 首

表，疏，啓，記，序，贊，銘 二十三

示，禁，辨，議，論，考，文，賦，詩 二十四

撫佚 末

志原

纂校姓氏

# 江寧縣

## 志目

江寧縣圖經 輿地紀勝十七江南東路建康府江寧縣引 佚

江寧縣舊志 太平寰宇記九十江南東路建康府江寧縣引 佚

江寧縣志四冊 文淵閣書目十九舊志 佚

江寧縣志 文淵閣書目二十新志 佚

江寧縣志十卷 正德十六年 知縣王誥修縣人劉雨管景等纂 北平圖書館正德刊本

書館正德刊本

江寧縣志十卷 萬曆二十六年 知縣周詩石允珍修上元李登盛敏辨縣人顧起元纂 北平圖書館萬曆刊本存卷一至四

人顧起元纂

江寧縣志十四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 知縣佟世燕修縣人戴本孝纂

日本內閣文庫康熙刊本

江寧縣新志二十六卷 乾隆十三年 知縣袁枚修 故宮圖書館乾隆

刊本存卷一至二十 日本內閣文庫

## 敘論

右江寧縣志。江寧：漢置秣陵縣；晉改江寧，並分置秣陵縣，隋省秣陵入江寧，俱屬丹陽郡；唐爲上元縣地，屬昇州；自五代仍置江寧，屬江寧府；宋屬建康府；元屬集慶路；明屬應天府；清屬江寧府。故上元事蹟，並載丹陽記，建康志，金陵志，應天府志，江寧府志。其縣志今可考者：江寧縣圖經，輿地紀勝引之，不能詳其時代。江寧縣舊志，太平寰宇記引之，當在宋以前。宋元志乘未有著錄。

明凡四修。江寧縣志四冊，見文淵目舊志，當是洪武修。江寧縣志，見文淵目新志，當是永樂年修（以上今俱佚）。正德十六年，知縣王誥延縣人劉雨等纂江寧縣志十卷，首圖二，其爲類凡表二：曰沿革，曰官守；又類

二十八：起建置沿革，訖僊釋。據是志凡例，采輯大明一統志，京城圖志，及歷代史書圖經志譜文集有涉於邑者放入。寇天敘序，是志延劉雨修纂，訖四十五日書成。徐珺序，修未閱月，復博采羣書，廣延故老，又翼之俊髦管景等(王語後序祇言劉雨)。故修志姓氏有劉雨修纂，又有管景等增修。劉雨管景會修正德府志，其所依據者當即十四年先成之府志也。更七十七年為萬歷二十六年，知縣周詩等延上元李登纂江寧縣志十卷。首圖二。其為類，凡表三：曰沿革，曰官守，曰科貢。志六：曰地里，曰建置，曰版籍，曰戶口，曰祠宇，曰古蹟。傳二：曰宦蹟，曰人物。據是志凡例，舊志修於正德之季，茲發凡起例，不盡相襲，而采用強半。徐大任序，謂其集諸乘之嘉者而酌采之，與上元志稱儷美云。正德間劉雨管景等修府志，管景又修上元志，劉雨管景又修江寧志；萬歷間王一化修府志，盛敏畊陳桂林並與其事(見萬歷府志殷邁序)，李登又與盛敏畊陳桂林修上元志，又與盛敏畊顧起元修江寧志。此一府二縣志兩次修纂，先後俱成於數人之手，亦云盛矣。

清。凡。二。修。自萬歷二十六年，更八十五年為康熙二

十二年，知縣修世燕延歷陽戴本孝纂江寧縣志十四卷。據修世燕序，宋以前事不患不詳，而自元明以至昭代，邑人所為志林說部不下數十種，攬撫而裒錄之。則其採之所致力者，可以知其概略也。更六十五年為乾隆十三年，知縣袁枚修江寧縣志二十六卷，圖十五，其為類，凡表三：曰沿革，曰秩官，曰選舉；志八：曰疆域，曰建置，曰山川，曰民賦，曰學校，曰祠祀，曰古蹟，曰藝文；傳十二；終拾遺。其義例詳明，亦通於志體者之所為作也(以上今俱存)。

江寧志自□以後修凡八次：佚者四，存者四。正德萬歷兩志，外間絕妙傳本(與上元志同)，即康熙乾隆志亦復罕觀。

至同治十三年上元知縣莫祥芝，江寧知縣甘紹盤，延江寧汪士鐸等纂上江兩縣志二十九卷，卷首一卷，首天章。其為類，凡記二：曰聖澤，曰大事；考十：曰山，曰水，曰城廂，曰田賦，曰食貨，曰學校，曰兵，曰祠祀，曰建置，曰藝文；譜八：曰秩官，曰科貢，曰列女，曰古今人，曰古迹，曰咸豐三年以來兵事，曰忠義，曰貞烈；錄六：曰名宦，曰鄉賢，曰忠義孝悌，曰



者舊，曰方技，曰方外；又圖說十五；摭佚，敘錄，商例。綜之以紀考譜錄，而圖說在諸類之後，與他志不同。莫祥芝等學求志事，汪士鐸與甘元煥等皆一時聞人，分類纂輯，復經莫祥芝甘紹盤商訂，故其書之成也

詳覈而有體要，亦輒近地志中之善本矣（今存）。今上元縣已併入江寧，此後為江寧志者，據上江兩縣志為底本，則其綜合亦易於為力也。

江寧縣志見存卷目異同表

據乾隆縣志次第，同治上江兩縣志附。

<p>正德縣志</p>	<p>萬曆縣志</p>	<p>乾隆縣志</p>	<p>同治上江兩縣志</p>
<p>目錄 序，後序 凡例 修志名氏 圖</p> <p>沿革表 一 官守表 一 科貢 八 薦舉附</p> <p>建置沿革，分野，疆域 一 風俗 二 公署，倉場，廬院附，郵</p>	<p>目錄 序，後跋，舊序 凡例 修志氏名 圖</p> <p>沿革表 一 官守表 六 科貢表 七 附薦舉，恩蔭，封爵</p> <p>地里志 一 沿革，疆域 風俗 建置志 二 公廨，倉場，驛舖</p>	<p>志目 舊序，新序 一 圖 一</p> <p>沿革表 二 秩官表 三 選舉表 四 疆域志 五 星野，地界，形勝，守禦， 風俗 建置志 六</p>	<p>目次 序 采訪修纂姓名 圖說 二十七 天章 首 聖澤記 一 大事記 二 秩官譜 十三 科貢譜 十四 建置考 十一</p>

傳，舖舍附 四 市鎮，衢衛，橋梁，航渡 附 五	義阡附 七(塚墓) 山阜，岡壠附 二 川澤，湖堰塘圩井泉附 二	坊鄉 五 戶口 三	落畝，賦稅，課程，土貢， 孳牧，力役，舖行附 三	物產 三	學校 四 社學書院附	壇廟 六	古蹟 七	樓閣，亭臺園池附 六	第宅，塚墓 七	寺觀 六
鎮市，衢道，津梁	山川 一(地理志)	版籍志 三	坊廂，鄉圖 戶口志 三	田賦，稅糧，里甲，均徭，驛 傳，坊廂賦役，坊廂應付，雜 賦，清軍，雜記附	學校 二(建置志)	書院 二(建置志)	祠宇志 四	祠廟	古蹟志 五	官署，城壘，壇壝，樓館，苑 園，雜道，碑頌 第宅，塚墓 四(祠宇志) 寺觀 四(祠宇志)
義塚附	山川志 七	民賦志 八	軍政	物產附	學校志 九	祠祀志 十	古蹟志 十一	宅墓 寺觀附	藝文志 十二十三	
山考 三 水考 四	城廂考 五 田賦考 六	食貨考 七	兵考 九 咸豐三年以來兵事譜 十八	學校考 八	祠祀考 十	古迹譜 十七	藝文考 十二			

宦績 八

人物 九

宦績傳 六

人物傳 八至十

秩官傳 十四

勳舊傳 十五

儒林傳 十六

孝義傳 十七

忠節傳 十八

文苑傳 十九

治行傳 二十

高士傳 二十一

寓公傳 二十二

藝術傳 二十三

釋道傳 二十四

列女 十

僊釋 十

方技 十

流寓 八

列女傳 二十五

拾遺 二十六

名宦錄 二十一

古今人譜 十六

耆舊錄 二十四

鄉賢錄 二十二

忠義譜 十九

忠義孝悌錄 二十三

方技錄 二十五

方外錄 二十六

列女傳 十五

貞烈譜 二十

撫佚 二十八

敘錄、商例 二十九

# 句容縣

## 志目

江乘地記 太平寰宇記九十江南東道昇州府上元縣引 佚

句容縣圖經 太平寰宇記九十江南東道昇州上元縣引 佚

句容志 宋口口口口年口口張侃修 至正金陵新志引用古今書目 佚

句容縣志四冊 文淵閣書目十九舊志 佚

句容縣志 文淵閣書目二十新志 佚

句容縣志稿口卷 明景泰五年 縣人胡瑀纂 未見

句容縣志十二卷 弘治九年 知縣王儋杜磐修縣人王韶纂 天一閣

弘治刊本

句容縣志十卷 嘉靖十九年 知縣周仕修 未見

句容縣志十卷 萬曆三十一年 知縣丁賓茅一桂修 縣人王裕纂 未見

句容縣志十卷 清順治十四年 知縣葛翊宸纂大為修 縣人胡岳江五岳纂

北平圖書館順治刊本存卷一至四又卷三至九 紹興王氏藏本全

興王氏藏本全

句容縣志十二卷 卷首一卷 卷末一卷 乾隆十五年 知縣曹翼先修

縣人樊明徵纂 乾隆刊本又光緒重刊本

續纂句容縣志二十卷 卷首一卷 卷末一卷 光緒三十年 知縣張

紹堂修 桐城蕭穆纂 光緒刊本

### 敘論

右句容縣志。句容：漢置縣，屬丹陽郡；隋屬江都郡；唐後屬昇州；五代屬金陵府，江寧府；宋屬建康府；元屬集慶路；明屬應天府；清屬江寧府。又江乘：漢置縣，屬丹陽郡；後漢省；晉復置，屬南瑯琊郡；至隋廢。故句容江乘事蹟，並載丹陽記，建康志，金陵志，應天府志，江寧府志。

其縣志今可考者：江乘地記，北堂書鈔引之，當在唐以前。江乘復置於晉而廢於隋，似是晉人書。句容縣圖經，太平寰宇記引之，當在宋以前。宋張侃有句曲志；曰句曲者，太平寰宇記，茅山本名句曲山，其形如

句字，因立縣名，金陵新志引用書目有之。是元至正尙見是書。

明凡五修。句容縣志四冊，見文淵目舊志，當是洪武年修。句容縣志；見文淵目新志，當是永樂年修（以上今佚）。景泰五年，縣人胡瑀纂句容縣志稿（今未見）。更四十二年為弘治九年，知縣王僖等延縣人王韶纂句容縣志十二卷，首圖一，其為類二十七；起沿革，訖雜錄類（今存）。更四十四年為嘉靖十九年，知縣周仕修句容縣志十卷。更六十三年為萬曆三十一年，知縣丁賓等延縣人王裕修句容縣志十卷，據順治志叢大為序，舊志之可考者，在弘治之丙辰，至嘉靖之庚子，周公仕乃加刪削，其後丁公賓稍稍損益，方繕本存笥，而茅公一桂實成之，時在萬歷癸卯也（以上今未見）。

清凡三修。自萬曆三十一年，更五十四年為順治十四年，知縣葛翊宸等延縣人胡岳等纂句容縣志十卷。首圖二。其為類，凡考十二：曰地理，曰建置，曰古蹟，曰官制，曰選舉，曰典禮，曰祥異，曰版籍，曰名德，曰兵制，曰藝文，曰外紀。據李來泰序：其書一循故法，復參以郭美命江夏志；例如地里考之城池改入古蹟，外紀考之仙釋不携寺觀，以坊街繫鄉都，以版籍後祥異，退典禮於選舉之下，升官制於選舉之上，固異而

不害其爲同者。至若兵制一考，則昔所絕無而今所特創。郭正域江夏志，修於萬曆十九年，世鮮傳本，就李來泰序推之，是江夏志分類係以考名，是志地理，建置，古蹟，官制，祥異，版籍，名德，藝文，外紀，自是依據江夏志；其兵防考似爲江夏志所無；並其目次之先後分合，亦未由詳較其異同也。更九十三年爲乾隆十五年，知縣曹襲先延縣人樊明徵纂句容縣志十二卷，卷首末各一卷。首圖紀六，又御製詩。其爲類，凡志十：曰輿地，曰建置，曰山川，曰古蹟，曰民賦，曰學校，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末雜志。據曹襲先序，句容志修於前令葛君；前乎此遠莫可稽。是以葛志爲底本，而葛志以前諸志俱未之見，其體例與葛志則不從同。更一百五十四年爲光緒三十年，知縣張紹堂延桐

句容縣志見存卷目異同表

據乾隆縣志次第

城蕭穆纂續句容縣志二十卷，卷首末各一卷。首圖說十，其爲類，凡紀二：曰聖澤，曰大事（在建置後）；表二：曰秩官，曰科貢；又類十七：曰建置，曰古蹟，曰祠祀，曰學校，曰實政，曰田賦，曰水利，曰風俗，曰物產，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金石，曰藝文，曰祥異，曰兵事，曰拾遺；末雜俎。據張紹堂序，弘治萬曆順治志已佚，曹襲先乾隆志亦僅舊鈔本，尙殘缺不可校；杭州文瀾本有藏本，乃展轉假鈔重刊，爰肇議續修。是以曹志爲底本，而曹志以前諸志俱未之見，其體例與曹志亦不從同。此亦句容志因剽損益之大概也。句容志自口以後修凡十一次：佚者五，未見者二，存者四。光緒修志時，匪惟明志無徵，即清志較遠者亦訪求未得，於此可知舊籍保存之不易也。

弘治縣志	順治縣志	乾隆縣志	光緒縣志
目錄 序	目錄 序 呈啟 凡例 圖	目錄 序，原序首 原纂修姓氏首 凡例首 圖紀首	目錄 序首 續纂修姓氏首 凡例首 圖說首

<p>地理類 四五 沿革，邑名，分野，形勝，疆域，至到 風俗 一 市鄉，村里 一 鎮坊，街巷 一 土產 四 城池 一 公署類 二</p>	<p>地理考 一 事蹟沿革，分野，疆域，形勝 風俗 鄉都里 市鎮，街坊巷，牌坊附二(建置志) 土產 建置考 二 縣治，公署，壇壝，倉庫，舖舍 兵制考 六 兵防 驛站 四(版籍考) 馬政 四(版籍考) 山川 一(地理考) 橋梁，路津，閘附 二(建置考) 圩岸附 一(地理考)</p>	<p>御製詩 一 輿地志 一 沿革，星野，疆域，形勝 風俗 鄉里 市鎮，街坊，路巷，牌坊附 物產 建置志 二 城池，倉庫，壇壝，公署，舖舍 營汛 驛站 山川志 三 山，峯，巖，岡，谷，洞，石，湖，河，溪，澗，潭，泉，井，池，橋，閘，渡，溝，瀆，堰，塘，圩岸附</p>	<p>聖澤紀 一 風俗 六 物產 六 建置 二 兵事 十九 水利 六 大事記 二</p>
--	--	---	--

古蹟考 二

城壘，裁革衙門

丘墓

義塚 四(典禮考)

祠廟

寺觀 二(建置考)

宮室

戶口，田土，稅糧，課程 三

版籍考 四

田賦，戶口，土田，賦稅，稅

課，俸糧，均徭，歲辦，優免官

田，大清田賦，大清戶丁，折色

起運，本色起運，均徭存留，額

外歲徵，官解志附

學校 二(建置考)

書院，社學 二(建置考)

典禮考 四

祀典，郵典，養濟院，禮儀

書籍樂器附 二(建置考)

官制考 三

秩官，官師年表，知縣，縣

丞，主簿，典史，教諭，訓導

歷代衙門官吏，本縣官員  
年表，儒學官員年表 三

名德考 五

古蹟志 四

塚墓

祠廟

寺觀

宮院，殿壇，庵堂

民賦志 五

戶口，田賦，三田附，草場，

課鈔，均徭，買輸

學校志 六

學宮，書院

祀典

祭器，樂器

秩官志 七

官制

秩官表

古蹟 二

實政 四

田賦 五

學校 三

祠祀 三

秩官表 七

人物類 六

名宦	選舉考 三四	進士，舉人，貢生 三	薦辟 六(名德考)	贈封，恩廕，例生，吏員 四	鄉賢 五(以下名德考)	孝行，節義附，篤義附 六	文士 六	貞節 六	耆隱 六	流寓，遷徙附 六	方技 六	藝文考 七至九	碑						
名宦傳	選舉志 八	正科表	薦辟	封廕，應例，別進	人物志 九	鄉賢	忠節	政治	孝義	儒林，文學，武功	貞節	義行	隱逸	耆年	流寓	方技	仙釋	藝文志 十	碑文
科貢表，選舉 七	人物 八至十二	先正 八	忠義，忠義表， 十一	宦績 八	仕績 九	孝友 八	儒行，文學，武功 九	列女 十三至十五	節婦 十三	孝婦，孝女，烈婦，烈女，貞女，賢媛，才媛 十四	貞烈，貞烈考 十五	義行，附義舉 十(以下人物)	耆年 九	流寓 十二	技藝 九	方外 十二	藝文 十八	金石，附國朝石刻 十六十七	



製詞類 七

題咏類 八

文章類 九至十一

雜錄類 十二

記 (下闕)

外紀考 十

祥異考 四

祥異

各體詩文

雜志 末

軼事

遺書

祥異

詩，文 十八

拾遺 二十

雜俎 末

書目 十八(藝文)

祥異 十九

# 溧水縣

## 志目

溧水縣圖經 輿地紀勝十七 江南東路昇州溧水縣引 佚

溧水縣志 宋咸淳口年 知縣周成之等修 金陵新志新舊志引用古

今書目 佚

溧水縣志四冊 文淵閣書目十九舊志 佚

溧水縣志 文淵閣書目二十新志 佚

溧水縣志 一卷 明正德四年 知縣陳憲修縣人范祺纂 未見

溧水縣志二卷 嘉靖四年 知縣王從善修教諭方彥縣人黃志達纂

未見

溧水縣志八卷 萬曆七年 知縣吳仕詮修縣人黃汝全纂 北平圖書館

萬曆刊本

溧水縣志 口卷 清順治十二年 知縣閔派魯修福清林古度纂 未見

溧水縣志十一卷卷首一卷 康熙十五年 知縣劉登科修縣人謝文

運纂 北平圖書館康熙刊本

溧水縣志十六卷 乾隆四十二年 知縣凌世御買文興修桐城方性存

休寧吳鶴齡纂 金陵圖書館故宮圖書館乾隆刊本

溧水縣志二十二卷卷首一卷 光緒八年 知縣傅觀光施春膏修

縣人丁維誠纂 光緒刊本

## 叙論

右溧水縣志。溧水：漢溧陽縣地；隋開皇十一年置

溧水縣，大業中屬丹陽郡；宋屬建康府；元元貞初升州；明復降縣，屬應天府；清屬江寧府。故溧水事蹟並載丹陽記，建康志，金陵志，應天府志，江寧府志。其縣志今可考者：溧水縣圖經，輿地紀勝引之，不能詳其時代。

宋咸淳〇年，知縣周成之等修溧水縣志，金陵新志引用書目有之。是元至正尙見是書。

明〇凡〇五〇修。溧水縣志四冊，見文淵目舊志，當是洪武年修。溧水縣志，見文淵目新志，當是永樂年修(以上

今佚)。正德四年，知縣陳憲延縣人范祺纂溧水縣志〇卷。更十六年爲嘉靖四年，知縣王從善屬教諭方彥等纂

溧水縣志二卷，據萬曆志黃汝金小引，正德己巳陳侯憲得抄本，略爲裒益，嘉靖乙酉王侯從善纂輯校讐，視前

志稍加詳矣。嘉靖志僅二卷，則正德志之簡略可知(以上今未見)。更五十三年爲萬曆七年，知縣吳仕銓延縣人黃

汝金纂溧水縣志八卷。首圖四，原志。其爲類，凡紀一：曰邑紀；表三：曰沿革，曰官師，曰選舉；考二：

曰官師，曰薦辟；傳八：曰名宦，曰鄉賢，曰孝子，曰義士，曰隱逸，曰列女，曰流寓，曰方外；又類二十

八：起邑名，訖藝文(其次第前後雜出。以後各志同者不詳注)。據黃汝金小引，凡所纂輯一本於正嘉兩志，金陵新志，及鄰郡邑諸志吾溧曾隸屬焉者，悉取參閱焉。其與他志異者，無分野，形勝，食貨。據原志云，他志必載分野，形勝，食貨；余謂分野而至一邑甚微渺矣，至於形勝在溧無可恃也，食貨在溧無專產也，故於三者均勿述焉(今存)。

清〇凡〇四〇修。自萬曆七年，更七十六年爲順治十二年，知縣閔派魯延福清林古度纂溧水縣志〇卷，據閔派

魯序，補前志之缺略，續彙籍以簡嚴。是依據萬曆志以增益其所未備(今未見)。更十一年爲康熙十二年，知縣劉

登科延縣人謝文運等纂溧水縣志十一卷，卷首一卷，首圖四。其爲類，凡紀一：曰邑紀；表四：曰沿革，曰官

師，曰學職，曰科貢；考一：曰薦辟；志九：曰建置，曰祀典，曰郵典，曰風俗，曰田賦，曰山川，曰輿地，

曰雜志，曰藝文；傳十二。據劉登科序，其間若山川疆域，若城池賦稅，若仙人古蹟，悉仍舊志。而事物，災

祥，孝義，節烈，隱居，高士，及遊玩詩章，不無增損。則以舊志爲依據矣。更一百六年爲乾隆四十二年，

知縣凌世御等延桐城方性存等纂溧水縣志十六卷，首圖十三。其為類，凡十二：曰天官，曰輿地，曰官師，曰民賦，曰學校；曰選舉，曰廟祀，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古蹟，曰撫拾。略本乾隆十六年江寧縣志。先是乾隆十六年知縣曹江曾經修輯，迄未成功。據凌世御序，所傳者康熙十六年劉君登科本，其間參舊志以歸折衷，驗聞見以求真確。是以劉志為底本，而以近事附益之也。更一百五年為光緒八年，知縣傅觀光等延縣人丁維城等纂溧水縣志二十二卷，卷首一卷，首繪圖十二。其為類，凡志十六：曰天文，曰輿地，曰建置，曰封

溧水縣志見存卷目異同表 據光緒縣志次第

爵，曰官師，曰賦役，曰學校，曰典祀，曰選舉，曰武備，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名勝，曰二氏，曰軼事。據傅觀光序，由前明以迄國朝，志凡六修（此未計文淵目舊新志），俱無傳本，惟乾隆丁酉凌君輯書尚存。則其所依據者，祇乾隆志矣（以上今俱存）。溧水志自□以後修凡十一次：佚者四，未見者三，存者四。在溧水修志時，萬曆志見正德嘉靖志，順治志見前志，康熙志見舊志，未知其詳。至乾隆志僅見康熙志，光緒志又僅見乾隆志。其存者尚徵求未得焉，儻亦為方隅所限與？

萬曆縣志	康熙縣志	乾隆縣志	光緒縣志
序 修志名氏 原志 目錄 圖	序 修志姓氏 凡例 目錄 圖	序 修志姓氏 凡例 目錄 圖 天官 輿地	新序 修志銜名 凡例 目錄 圖說，繪圖 天文志 輿地志
邑紀，邑名 一	輿地志 五 邑紀 一	輿地 二三	輿地志 二

<p>沿革表 一 疆界 四 山川，岡墩井泉附，杠梁，河渡附 四 圩塘 五 市鎮，鄉鄰 五 風俗 三</p> <p>城濠 四 坊廂，街巷 五 公署，醫學，僧會司，道會司，養濟院附，倉場，演武場，察院，京兆館，坊表，鄉約，保甲 二</p> <p>官師考 一</p> <p>官師表，學職，雜職 一</p> <p>名宦傳 六 田賦 三</p> <p>戶口，田畝，稅糧，里甲，均徭，驛傳，馬政，匠役，漁課，</p>	<p>沿革表 一 山川志 五</p> <p>風俗 四</p> <p>建置志 三</p> <p>官師表，學職表，雜職 一</p> <p>名宦傳 六 田賦志 四 郵典志 三</p>	<p>沿革 一 疆域 二 山川</p> <p>圩堤 村保 三 風俗 二 物產 五(民賦)</p> <p>城池，坊巷，坊表，公署，舊署，鄉約所，倉廩，養濟院，育嬰堂，獄租，義阡 二(輿地)</p> <p>封爵 四(官師) 官師 四 設官名目表</p> <p>駐防 官績 民賦 蠲賑</p> <p>戶口，田制，賦額，鹽政</p>	<p>沿革，表，考 疆域 山川</p> <p>圩堤 村保，市鎮，形勝附 風俗 土產</p> <p>建置志 三</p> <p>城池，官署，公所，坊巷，坊表，倉廩，養濟院，育嬰堂，獄租，義阡</p> <p>封爵志 四 封爵 官師志 五 設官名目 秩官表 防汛 名宦</p> <p>賦役志 六 蠲賑</p> <p>戶口，田制，賦額，鹽政</p>
--	--	--	---

桑棗，食鹽，錢法，借辦紀原

學校 二

學田附

文廟，啓聖祠 二(祀典)

中山書院 二(祀典)

祀典 二

名宦祠，經賢祠，山川壇，社稷壇，城隍廟，邑厲壇

薦辟考，選舉表 一

例貢，秀民，儒士，別途，吏員，知印，承差，陰陽術，武陞，封君，恩陞

軍政 三(田賦)

郵遞 二

鄉賢傳

忠節傳

孝子傳 六

義士傳，隱逸傳，流寓傳

列女傳 七

學校 六

學宮，祀典，祭器，書籍，學額，學田

書院

廟祀 八

壇祀

選舉 七

徵辟表，科目表，武科表，仕籍，封贈，恩陞

營制 二(輿地)

郵遞 二(輿地)

軍事附 二(輿地)

人物 九十

鄉賢

忠義

孝友 九

文學，尙義，流寓，隱逸，方技 十

列女 十一

節婦

孝女，孝婦，貞女，烈婦

學校志 七

學宮，祀位，祀儀，祭器，祭品，樂器，樂懸，書籍，學額，學田

書院

典祀志 八

壇壝，廟制，祠祀

選舉志 九

科目表，武科表，徵辟，仕籍，封贈，錄廢

武備志 十

營制

郵遞

軍事

人物志 十一至十三

鄉賢，鄉宦 十一

忠義，表附

孝友 十二

文學，尙義，流寓，隱逸，方技 十三

列女志 十四十五

節婦 十四

貞女，孝婦，孝女，烈婦，烈

藝文 八

記，詩，箴

古蹟 五

墳墓 五

方外傳 七

祠廟，寺觀，庵院附 五

後引

藝文志 八至十一

古蹟 五(輿地志)

墳墓 五(輿地志)

仙釋傳 七

雜誌 七

藝文 十二至十四

古蹟 十五

遺跡，碑碣

墳墓

仙釋 十(人物)

寺觀 八(廟祀)

撫拾 十六

舊序 首

藝文志 十六至十八

女，殉難表附 十五

名勝志 十九

古蹟，碑碣

墳墓

二氏志 二十

仙釋

寺觀

軼事志 二十一

撫拾

舊序，跋

舊修街名 二十二

### 江浦縣

#### 志目

江浦縣志 文淵閣書目二十新志 佚

江浦志稿 明景泰口年 縣人郁珍石淮纂 未見

江浦縣志稿 成化口年 知縣張鳳修縣人莊景纂 未見

江浦縣志稿 弘治口口年 知縣章文輯修 未見

江浦縣志十二卷 萬曆七年 知縣沈孟化修縣人朱賢張邦直張夢柏

等纂 未見

江浦縣志口卷 萬曆四十六年 知縣余樞修縣人熊師望等纂 未見

江浦縣志十二卷 崇禎十四年 知縣李維修縣人沈孚中纂 北平圖書

館崇禎刊本

江浦縣志八卷 清康熙二十四年 知縣郎廷泰修北平圖書館康熙刊本

江浦縣志八卷 雍正四年 知縣項維正修縣人楊居丙等纂 故宮圖書

館雍正刊本

江浦埤乘四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七年 縣人侯宗海夏錫寶纂 光

緒刊本

### 叙論

右江浦縣志。江浦：漢堂邑全椒二縣地，晉尉氏縣地，隋六合縣地，俱屬丹陽郡；自明洪武九年置江浦縣，屬應天府；清屬江寧府。故江浦事蹟並載丹陽記，應天府志，江寧府志。

其縣志自明始。明凡七修。江浦縣志，見文淵目新志，當是永樂年修（今佚）。景泰□年，縣人郁珍等纂江浦志稿□卷。成化□年，知縣張鳳延縣人莊景纂江浦縣志稿□卷。弘治□年，知縣章文韜修江浦縣志稿□卷。萬曆七年，知縣沈孟化延縣人朱賢等纂江浦縣志十二卷。更三十九年為萬曆四十六年，知縣余樞延縣人熊師望等纂江浦縣志□卷。據雍正志修志系考，明景泰中，邑人郁珍石淮始草創志稿，成化中知縣張鳳纂而未就，弘治中知縣章文韜輯而未刊；沈志萬曆七年知縣沈孟化著，知縣余乾貞田懇續訂，余志萬曆四十六年知縣余樞重修。故此江浦志首推沈志，次推余志（以上今未見）。更十八年為崇禎十三年，知縣李維越延沈中孚纂江浦縣志十二卷，首圖五。其為類，凡紀一：曰縣紀；表二：曰秩官，曰選舉；志七：曰輿地，曰建置，曰賦役，曰水利，曰學校，曰秩祀，曰兵防；傳二：曰宦蹟，曰人

物。自有是志，較舊志始加詳矣。

清凡三修。自崇禎十三年，更四十五年為康熙二十四年，知縣郎廷泰修江浦縣志八卷，首圖紀四。其為類，凡十四：曰疆域，曰風俗，曰山川，曰建置，曰賦役，曰歷官，曰學校，曰人物，曰古蹟，曰寺觀，曰祠祀，曰災祥，曰藝文，曰營兵。其歷官自崇禎十四年起，科貢自順治戊子年起，蓋續崇禎十三年志以後所不載前志之事蹟也。更三十九年為雍正四年，知縣項維正延縣人楊居丙等修江浦縣志八卷。首修志系考，輿圖，名勝圖三。其為類，凡志八；曰封域，曰建置，曰武備，曰秩祀，曰田賦，曰職官，曰人物，曰藝文。據項維正序：其全編合新舊為一，分綱領為八，所統條目七十有一，各加序跋。此則統以前各志而彙加編輯也。更一百五十五年為光緒七年，縣人侯宗海夏錫寶纂江浦埠乘四十卷，卷首一卷，首圖二。其為類，凡十三：曰疆域，曰山水，曰建置，曰賦役，曰學校，曰武備，曰祠祀，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古蹟，曰雜記。先是侯宗海著有江浦備徵錄（江寧汪士鐸序），夏錫寶著有浦纂（上元顧雲序）。是志蓋稟合兩書以成之。莫芝祥序，謂其為功也專而久，其為例也精而詳，其為文也博

而雅，殆非溢美。

江浦志自明以後修凡十次：佚者一，未見者五，存

江浦縣志見存卷目異同表 據光緒坤乘次第

者四。雍正以前志皆官修，惟光緒江浦坤乘係私纂，而此坤乘則為是邑最詳備之書矣。

崇禎縣志	康熙縣志	雍正縣志	光緒坤乘
<p>序</p> <p>舊志重修姓氏 末</p> <p>圖</p> <p>縣紀 一</p> <p>輿地志 四</p> <p>疆域，星野，形勝</p> <p>鎮店</p> <p>鄉圖 六(賦役志)</p> <p>風俗</p> <p>物產 六(賦役志)</p> <p>山川</p> <p>水利志 七</p> <p>橋渡 五(建置志)</p>	<p>序</p> <p>目錄</p> <p>圖紀 一</p> <p>疆域 二</p> <p>鄉圖 四(賦役)</p> <p>風俗 二</p> <p>山川 三</p>	<p>序，原序，跋</p> <p>例義</p> <p>修志系考</p> <p>重修姓氏</p> <p>目錄</p> <p>輿圖，名勝</p> <p>封域志 一</p> <p>疆域，沿革，分野，形勝</p> <p>都鎮</p> <p>風俗</p> <p>土產 五(田賦志)</p> <p>山川</p> <p>水利 五(田賦志)</p> <p>橋梁 二(建置志)</p>	<p>序</p> <p>凡例</p> <p>采摭書目</p> <p>助刊姓氏</p> <p>參閱釐訂姓氏</p> <p>目錄</p> <p>圖說 首</p> <p>疆域 一</p> <p>沿革表，界至，形勝</p> <p>鄉保，村鄉</p> <p>風俗</p> <p>物產</p> <p>山水 二至四</p> <p>山 二</p> <p>江，河，溝渡，洲渚</p> <p>圩岸塘壩 三</p> <p>井泉，橋梁 四</p>



建置志 五

城池  
關堡 十(兵防志)  
公署，倉庫，坊牌，鋪舍

賦役志 六

田賦

戶口，差役

郵政 五(建置志)

課鈔，鹽法，錢法

學校志 八

兵防志 十

民兵

附軍衛，屯營

孳牧 六(賦役志)

秩祀志 九

建置 三

賦役 四

田賦，漕糧

蘆課

戶口

錫賑

鹽課，雜稅

學校 五

營兵 八

屯衛 四(賦役)

夫馬 四(賦役)

祠祀 七

建置志 二

城池 一(封域志)  
關堡 三(武備志)  
公署，倉庫，坊表，郵傳，驛遞  
五(田賦志)

田賦志 五

田糧，地丁，屯衛，賦役

戶口

錫賑

課稅，鹽政

學校 二(建置志)

丁祭 四(秩祀志)

小學，書院 二(建置志)

武備志 三

營汛，烟墩，團練，教場，保甲

甲

軍衛，營屯，草場

附明馬政 五(田賦志)

秩祀志 四

祠宇 二(建置志)

壇壝，祠祀

職官志 六

建置 五六

城池，附街巷  
關堡 五  
衙署，倉儲，驛遞，坊表，官建，義建 六

賦役 七至十

考賦，田畝 七

額徵，附款目，蘆課 八

戶口，丁差 九

錫賑，積儲

雜稅，鹽法 十

學校 十一十二

廟學，祀位 十一

典禮，祭器，學田，學籍，書院，小學，鄉飲，附重遊泮宮 十二

武備 十三十四

營額，墩汛，附教場，民兵，附保甲

保甲

附軍衛，營屯，草場

附明代馬政 十三

兵事，附咸豐三年以來兵事月日 十四

祠祀 十五至十七

官祀 十五十六

私祀 十七

職官 十八十九

<p><b>秩官表</b> 二 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儒學，教諭，訓導，巡檢</p>	<p><b>宦績列傳</b> 十一</p>	<p><b>選舉表</b> 三</p>	<p>進士，舉人，歲貢 辟舉，武胄，封廕，例貢，雜科</p>	<p><b>人物列傳</b> 十二 理學</p>	<p>隱逸 僑寓，方技 孝節</p>	<p>古蹟 四(輿地志) 塚墓 四(輿地志)</p>				
<p><b>歷官</b> 五</p>	<p>宦績</p>	<p>科貢 五(學校) 武科 五(學校)</p>	<p><b>人物</b> 六</p>	<p>孝義</p>	<p>隱逸 僑居 節婦 烈女</p>	<p><b>藝文</b> 八</p>	<p>古蹟 七</p>			
<p><b>官僚</b></p>	<p>名宦</p>	<p>科目，貢選 七(人物志) 薦辟，武科，武勳，封廕，掾仕 七(人物志)</p>	<p><b>人物志</b> 七</p>	<p>鄉賢，忠烈，孝子</p>	<p>耆壽 義行，隱逸 僑寓，方技 貞烈</p>	<p><b>藝文志</b> 八</p>	<p>詩，賦，記，序，辭，銘，志，傳</p>	<p>古蹟 一(封域志) 塚墓，義塚 一(封域志)</p>		
<p>令尉表，學官表，江淮巡檢，浦口營都司，城守外委千總，附屬江丞令尉簿，附明代監倉守禦，附明代縣屬各職 十八</p>	<p>名宦 十九</p>	<p><b>選舉</b> 二十二至二十一</p>	<p>文科，五貢 二十 薦舉，武科，例士，武秩，封贈，廕襲 二十一</p>	<p><b>人物</b> 二十二至三十四</p>	<p>鄉賢，忠義，孝悌 二十二 仕蹟 二十三至二十五 耆儒 二十六至二十七 義行，隱逸 二十八 藝術，游寓 二十九 列女，節婦 三十至三十二 烈婦，烈女附，殉難婦女 三十三 貞女，孝婦，孝女，賢婦，才女 三十四</p>	<p><b>藝文</b> 三十五至三十六</p>	<p>書目</p>	<p>附金石 三十六</p>	<p>古蹟 三十七至三十八</p>	<p>雜記 三十九至四十</p>

附寺觀 五(建置志)

災祥 八

寺觀 七

跋

詳異 一(封域志)

寺觀 二(建置志)

仙釋 七(人物志)

詳異

寺觀

方外傳 三十九

摭拾 四十

後序，跋

# 六合縣

## 志目

六合縣志□卷 宋嘉定十一年 知縣劉昌詩修 嘉靖縣志凡例 佚

六合縣志 文淵閣書目二十新志 佚

六合縣志□卷 明成化十二年 知縣唐詔修縣人季璘教諭周瀛纂

未見

六合縣志□卷 正德十六年 知縣林幹修訓導帥子卓縣人鄭泰徐祿纂

未見

六合縣志八卷 嘉靖三十二年 知縣董邦政修縣人黃紹文纂 天一閣

北平圖書館嘉靖刊本

六合縣志□卷 萬曆二年 知縣李箴修縣人黃驊楊郡等纂 未見

六合縣志八卷 萬曆四十三年 知縣張啓宗修縣人陸懷橋等纂 北平

圖書館萬曆刊本

六合縣志十二卷 清順治三年 知縣劉慶運修縣人孫宗岱纂 金陵圖

書館北平圖書館順治刊本

六合縣志十二卷 康熙二十三年 知縣洪煒修縣人汪鉉纂 北平圖書

館順治刊本存卷三，四，十一，十二。

六合縣志□卷 雍正十三年 知縣蘇作睿修縣人江國綬張簡等纂

未見

六合縣志六卷 乾隆五十年 知縣何廷鳳廖掄升李龍湛修縣人戴祖啓

纂 故宮圖書館乾隆刊本

六合縣志 嘉慶□年 未見

六合縣志八卷附錄一卷 光緒十年 知縣謝延庚姚德鈞呂憲秋修縣

人賀廷壽等纂 光緒刊本

六合縣續志稿十八卷卷首一卷 民國八年 知事鄭耀烈修縣人汪

昇遠纂 民國刊本

## 叙論

右六合縣志。六合：晉置秦尉氏二縣，屬秦郡；隋開皇四年，改尉氏置六合縣，屬方州；唐後屬揚州；宋屬真州；明洪武初屬揚州府，二十一年屬應天府；清屬

江寧府。故六合事蹟，並載維揚志，應天府志，江寧府志。

其縣志今可考者：宋嘉定十一年知縣劉昌詩修六合縣志一卷。據明嘉靖志凡例，劉昌詩所修志板已剝滅，其本無傳，近於藏書之家覓得寫本。其後萬歷修志時並據嘉定志。是明時尙有是書。

明凡六修。六合縣志，見文淵目新志，當是永樂年修(以上今俱佚)。成化十二年，知縣唐詔延縣人季璘等纂六合縣志一卷。更四十五年爲正德十六年，知縣林幹延訓導帥子卓等纂六合縣志一卷(以上今未見)。更三十二年爲嘉靖三十二年，知縣董邦政延縣人黃紹文纂六合縣志八卷，首圖五。其爲類，凡志七：曰天文，曰地理，曰人事，曰宮室，曰秩官，曰人物，曰藝文。據是志凡例：據成化志及考十七史并先哲文籍中有相關者采輯之。又舊志分類未備，如民業，徭役，防衛，古蹟，古事，災祥，官制，職官，雜途之類，今皆增入。是嘉靖志依據成化志，其類目之異同者，即可以此志推得之也(今存)。更二十一年爲萬歷二年，知縣李箴延縣人黃驊等纂六合縣志一卷，據桑子美序，是志蓋據嘉定志，永

樂志，成化志，嘉靖志以增益之(今未見)。更四十一年爲萬歷四十三年，知縣張啟宗屬教諭施所學等纂六合縣志八卷，首圖五。其爲類，凡志七，與嘉靖志同。其目略異，亦增益嘉靖志之遺缺者也。

清凡六修。自萬歷四十三年，更四十一年爲順治三年，知縣劉慶運延縣人孫宗岱等纂六合縣志十二卷。首圖十四。其爲類，凡志十：曰輿地，曰建置，曰賦貢，曰官紀，曰禮樂，曰人物，曰物產，曰災祥，曰文藝，曰志外紀。蓋據縣人孫國枚棠邑枝乘以纂著是書。又有志外別紀十集(見劉慶運序)，未見傳本。更三十八年爲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洪煒延縣人汪鉉纂六合縣志十二卷，今僅存賦貢，官紀，文藝三志。志外紀與順治志同。據汪鉉跋，丙戌重修舊本加意整輯，事增於舊志十之四三，辭減於舊志十之七八。是以順治志爲底本，其體例則本順治志也(以上今存，康熙志闕)。更五十一年爲雍正十三年，知縣蘇作睿延縣人張簡等纂六合縣志一卷(今未見)。更五十年爲乾隆五十年，知縣何廷鳳等延縣人戴祖啟等纂六合縣志六卷。首圖考十五。其爲類，凡志六：曰地理，曰田賦，曰建置，曰官師，曰人物，曰藝文；表

二：曰官師，曰選舉；終附錄。略本舊志而變通之（今存）。至嘉慶廿年曾經修輯（見光緒志凡例）。在光緒修志時，但聞諸耆老，已不知其詳矣（今未見）。光緒十年知縣謝延庚等延縣人賀廷壽等纂六合縣志八卷，附錄一卷，首圖說十五。其為類，凡志六：與乾隆志同；表一：曰選舉（官師表附官師志）；考一：曰兵事；終附錄。據是志凡例，前人舊志信推康對山武功志為最，今略仿其例。立門曰地理，田賦，建置，官師，人物，選舉，藝文。增以兵事攷。是志之修，僅見雍正乾隆兩志（並見凡例），其體例依據乾隆志，而兵事攷則為舊志所無，蓋是志承咸

六合縣志見存卷目異同表

據民國續志稿次第

嘉靖縣志	目錄 序 凡例	地理志 一 沿革，疆域，形勝	天文志 一
萬曆縣志	目錄 序 凡例 續修姓氏，歷修姓氏	地理志 一 沿革，疆域，形勝	天文志 一
順治縣志	目錄 序，舊序 凡例 掌修名氏	輿地志 一 沿革，歷代紀事 附，形勝，疆域	
康熙縣志	(是志卷一、二、五至十，闕。)		
乾隆縣志	目錄 序，總叙 凡例 纂修姓氏	圖考 地理志 一 沿革疆界	
光緒縣志	目錄 序 凡例 舊志纂修姓氏，纂修姓氏	圖說 地理志 一 沿革疆界	
民國續志稿	總目 序 凡例 題名 首	輿圖 首 地理志 一至三 沿革表，界至，形勝	

同兵燹之餘，故於兵事特詳也。

至民國八年知事鄭耀烈延縣人汪昇遠纂六合縣續志稿十八卷，卷首一卷，首輿圖一。其為類凡十：曰地理，曰賦稅，曰學校，曰武備，曰官師，曰人物，曰實業，曰藝文，曰金石，曰附記。不沿前志之舊，據其蒐輯蓋補前志所未備，並續其所未有。舊江寧七屬，惟是志與高淳志於民國七八年先後成書，亦不易得者已。六合志自宋以後修凡十四次：佚者二，未見者五（雍正本有存者，但未見），存者七。乾隆光緒民國三志，大抵相因而成；得此，則是邦之文獻亦足徵矣。

<p>星野 山川 (以下地 里志) 水利 坊市，鄉都，橋 梁，關津 古蹟 土產 二(人事 志)</p>	<p>星野 山川 (以下地 里志) 水利 坊市，鄉都，橋 梁，關津 古蹟 土產 二(人事 志)</p>	<p>星野 山川，泉附 水利 坊市，郵舖，鄉 都，橋梁 二(建 置志) 古蹟 塚墓 六(人物志) 物產志 七 石，紙，穀，蔬， 藥，花，果，帛， 木，蟲，鱗，介， 禽，獸</p>	<p>星野 山川，泉附 水利 坊市，郵舖，鄉 都，橋梁 二(建 置志) 古蹟 塚墓 六(人物志) 物產志 七 石，紙，穀，蔬， 藥，花，果，帛， 木，蟲，鱗，介， 禽，獸</p>	<p>山川 水利 坊鄉，驛遞，橋 渡 三(建置志) 古蹟 物產 二(田賦 志)</p>	<p>山川 水利 附坊保 驛遞，橋渡 三 (建置志) 古蹟，附坊保 物產 二(田賦 志)</p>	<p>暑度 一 山脈，水道 二 小輪 市鄉，交通，水 陸道路，郵政， 陸道</p>
<p>人事志 二 戶口 貢賦，徭役 田土，內蘆洲及 各衛屯田附 一 (地理志)</p>	<p>人事志 二 戶口 貢賦，徭役 田土，內蘆洲及 各衛屯田附 一 (地理志)</p>	<p>賦貢志 三 戶口 田賦，徭役 洲田屯田附 鹽法</p>	<p>賦貢志 三 戶口 田賦，徭役 洲田屯田附 鹽法</p>	<p>田賦志 二 戶口 民田，衛田，蘆 課 雜稅</p>	<p>田賦志 二 戶口 民田，衛田，廟 田附，蘆課 雜稅</p>	<p>賦稅 四至六 戶口 四 田賦 五 釐稅，雜稅表， 附地方公共欸產 六</p>
<p>建置志 二 城池 一(地理 志) 倉廩 三(賦貢 志) 惠政 二(人事 志)</p>	<p>建置志 二 城池 一(地理 志) 倉廩 三(賦貢 志) 惠政 二(人事 志)</p>	<p>建置志 三 城池 倉庫</p>	<p>建置志 三 城池 倉庫</p>	<p>建置志 三 城池 倉庫</p>	<p>建置志 三 城池 倉庫</p>	

<p>志) 宮室志 三 公署，廟學，祠 祀，寺觀</p>	<p>志) 宮室志 三 公署，廟學，祠 祀，寺觀</p>	<p>志) 官署，寺觀，壇 祀 五(禮樂志) 學校 二(建置 志)</p>	<p>志) 官署，寺觀，壇 祀 五(禮樂志) 學校 二(建置 志)</p>	<p>志) 古事 二(人事 志) 秩官志 四 官制</p>	<p>志) 古事 二(人事 志) 秩官志 四</p>	<p>志) 兵防 四(官紀 志) 馬政，孳牧附 三(賦貢志)</p>	<p>志) 兵防 四(官紀 志) 馬政孳牧附 三 (賦貢志)</p>	<p>官紀志 四</p>	<p>官紀志 四</p>	<p>官師志 三</p>	<p>官師志 三 學宮，壇廟，公 署，寺觀</p>	<p>官師志 三</p>	<p>官師志 三</p>	<p>官師志 三(建置 志)</p>	<p>官師志 三(建置 志)</p>	<p>官師志 四 兵事考 八 紀略附</p>	<p>官師志 四</p>	<p>官師志 四</p>	<p>官師志 四 官廟，壇附，公 署，寺觀</p>	<p>官師志 四</p>	<p>官師志 四</p>	<p>官師志 四</p>	<p>官師志 四</p>	<p>官師 十一 歷代兵事 十 察，槍械 九 練，保衛團，警 民團，保甲，團</p>	<p>官師 十一</p>	<p>武備 九十 兵制，屯操 馬政</p>	<p>學校 七八 學宮，殿廡位 次，祭器，祭品， 樂器，樂章，祝 辭，學署，學額， 學田 七 書院，社學，義 學，學堂，公共 體育場，教育 會，勸學所，教 育經費 八</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職名</p>	<p>人物志 五</p> <p>忠賢，隱逸，文人，武功</p>	<p>旌表</p> <p>歲貢，援例附，鄉貢，進士，雜途</p>	<p>封爵，歷官</p> <p>人物志 五</p> <p>勳封</p> <p>忠賢，死事附，孝友，一行附，隱逸，尚義，文苑</p>
<p>民業 二(人事志)</p>	<p>封蔭</p>	<p>列女</p> <p>薦舉，科第，武舉附，歲薦，應例，冠帶附，武弁，諸途</p>	<p>守令，師儒，轄屬，武弁</p> <p>宦蹟</p> <p>人物志 六</p> <p>勳封(官紀志)</p> <p>忠孝，文苑，隱逸</p>
<p>民業 三(賦貢志)</p>	<p>封蔭 四(官紀志)</p> <p>鄉飲 五(禮樂志)</p>	<p>流寓</p> <p>節烈</p> <p>科第，薦舉，歲貢，例監，雜職。</p>	<p>守令，師儒，轄屬，武弁</p> <p>宦蹟</p> <p>勳封(官紀志)</p>
<p>民業 三(賦貢志)</p>	<p>封蔭 四(官紀志)</p>	<p>選舉表 五</p> <p>文科，明經，武科，薦舉</p>	<p>官師表 五</p> <p>縣令，學官，佐雜，武職</p> <p>人物志 四</p> <p>忠孝，事功，儒林，義行</p>
<p>實業 十四</p> <p>農業，農產物，農用器，農田土壤，農田水利，農田肥料，農會，模範農場，</p>	<p>仕宦表 十三</p> <p>官</p> <p>封蔭</p> <p>附鄉飲</p>	<p>列女，表附</p> <p>選舉表 六</p> <p>文科，明經，武科，薦舉</p>	<p>表附</p> <p>縣令，學官，佐雜，武職</p> <p>人物志 五</p> <p>忠義，表附，孝友，儒林，文苑，事功，義行</p>
<p>實業 十四</p> <p>農業，農產物，農用器，農田土壤，農田水利，農田肥料，農會，模範農場，</p>	<p>仕宦表 十三</p> <p>官</p> <p>封蔭</p> <p>附鄉飲</p>	<p>列女</p> <p>寓公</p> <p>科貢表</p>	<p>官師表</p> <p>人物 二十三</p>



仙釋 五 (人物)	風俗 二 (人事志)	災祥 二 (人事志)	詩類 八	文類 七	制命 六	藝文志 六至八	
方外 五 (人物志)	風俗 二 (人事志)	災祥 二 (人事志)	詩類 八 舊志跋	文類 七	制命，奏疏 六	藝文志 六至八	
仙釋 六 (人物志)	方技 六 (人物志)	風俗，時序	禮樂志 五	災祥志 八	誥勅，奏疏，碑記 九 記序，雜著，傳誌 十 詩 十一	文藝志 九至十一	
			詩 一十				
仙釋	方技	禮俗	附錄 六	詩賦	雜著	奏疏	藝文志 六
仙釋	方技	禮俗	附錄 八	詩賦	雜著	奏疏	藝文志 七
			附記 十八 祥異	金石 十七	歷代舊志，及紀述本地事物之書 十六	藝文 十五十六 經類，史類，子類，集類 十五	蠶桑，育蠶試驗所，苗圃，林務公會，園圃，漁牧 商業，南市，商品，商類，商情，商會 工業

後序	志	志	志	志	志
後序	志	志外紀 十二 雜攷，稼學，書苑，畫苑，秧林，膳秩，古木記，水陽秋，茗菴，石園	志外紀 十二 雜攷，稼學，書苑，畫苑，秧林，膳秩，古木記，水陽秋，茗菴，石園	雜事	雜事
				雜事	雜事
					前志校勘記

### 高淳縣

#### 志目

高淳縣志四卷 明正德九年 知縣頓銳修 未見

高淳縣志四卷 嘉靖五年 知縣劉啓東修 教諭賈宗魯纂 天一嘉靖刊本

本

高淳縣志十四卷 萬曆三十五年 知縣項維聰修 郵縣張子權纂 未見

高淳縣志十八卷 清順治十三年 知縣紀聖訓修 福清林古度纂 北平圖書館順治刊本

圖書館順治刊本

高淳縣志二十二卷 康熙二十二年 知縣李斯修 縣人邢振勳纂

北平圖書館康熙刊本 存卷六至二十二 日本內閣文庫

高淳縣志二十五卷 卷首一卷 乾隆十六年 知縣朱紹文修 縣人邢

景陽等纂 金陵圖書館故宮圖書館乾隆刊本

高淳縣志二十八卷 卷首一卷 光緒七年 知縣楊福鼎修 縣人陳嘉

謀等纂 光緒刊本

高淳縣志二十八卷 民國七年 知事劉春堂修 縣人吳壽寬等纂 民

國刊本

#### 叙論

右高淳縣志。高淳：漢溧陽縣地；隋溧水縣地；明弘治六年分置高淳縣，屬應天府；清屬江寧府。故高淳事蹟，並載應天府志江寧府志。

其縣志自明始。明凡三修。正德九年知縣頓銳修高淳縣志四卷；高淳置縣，至是祇二十一年，是志其初修也（今未見）。更十二年為嘉靖五年，知縣劉啟東屬教諭賈宗魯纂高淳縣志四卷。首圖一。其為類，凡二十七：起

建置，訖外志。據賈宗魯後序，增入新事，補其舊遺。蓋依據正德志以重輯成書（今存）。更八十一年為萬曆三十五年，知縣項維聰延鄞縣張子權纂高淳縣志十四卷，其為類，凡志三：曰天文，曰地理，曰人事（見張子權後序，今未見）。張子權曾與修建平縣志（萬曆三十六年，朱之樞志），並無傳本。

清凡四修。自萬曆三十五年，更四十九年為順治十三年，知縣紀聖訓延福清林古度纂高淳縣志十八卷，首圖四。其為類，凡表四：曰沿革，曰官師，曰科貢，曰武科；紀一：曰邑紀；考三：曰官制，曰薦辟，曰賦役；志十五：曰分野，曰建置，曰祀典，曰疆域，曰形勝，曰山川，曰水利，曰古蹟，曰雜志，曰風俗，曰物產，曰賦役，曰鹽政，曰馬政，曰藝文；傳十六（其次第前後雜出）。據紀聖訓序，舊本正德嘉靖俱不可得，萬曆之志其本幸存。蓋以萬曆志為底本，而其體例則不從同。林古度於十二年纂輯溧水志，至是年又纂輯是志。至康熙十八年，知縣劉澤嗣有增補。康熙二十六年，知縣李斯徐延縣人邢振昂纂高淳縣志二十二卷，今僅見卷六至二十二，是志據萬曆順治兩志，而其類目依順治志。

有異同。更七十年為乾隆十六年，知縣朱紹文延縣人邢景陽等纂高淳縣志二十五卷，卷首一卷，首圖紀四。其為類，凡志十二：曰沿革，曰建置，曰疆域，曰山川，曰學校，曰祀典，曰賦役，曰郵典，曰祥異，曰祠廟，曰寺觀，曰古蹟；表二：曰官師，曰選舉，傳十四；終藝文，撫輒，遺編。此則變通舊志，而為光緒以後志之所本也。更一百三十年為光緒七年，知縣楊福鼎延縣人陳嘉謀等纂高淳縣志二十八卷，其體例與乾隆志同。據張裕釗序，乾隆辛未以前悉遵舊志，辛未後各依類綴輯以次比附。蓋即乾隆志之續志也。是志重修志乘名氏，總纂張裕釗，彙纂陳嘉謀等。張裕釗序：余既以時日迫邊，於邑之舊聞軼事未暇考問翔實，又其書皆已周慎詳覈，誠不敢漫為增損。楊福鼎序亦謂：廉卿先生不加點竄，陳君嘉謀君總司彙纂。是張裕釗於是志並未纂輯，重修志乘名氏仍列總纂者，蓋借重先生之名，而其實總司彙纂者乃陳嘉謀等也。

更三十七年為民國七年，知事劉春棠延縣人吳壽寬等纂高淳縣志二十八卷，其體例與光緒志同。據劉春棠序，新志即斷自光緒七年，俾與舊志銜接，按原有篇目

各從其類分門增輯，每門於原書之尾注明以上舊志以清界限；惟隱逸，流寓，仙釋三類，無事實可尋撫，姑從其缺，自餘概有所增。蓋即光緒志之續志也。

高淳縣志見存卷目異同表 據民國縣志次第

高淳志自明以後修凡八次：未見者三，存者五。其相因以成也與六合志同。而乾隆光緒民國三志同一體例廣續為書。則稽考是邦故實者，得此可順序以求之矣。

順治縣志	康熙縣志	乾隆縣志	光緒縣志	民國縣志
序 凡例 修志姓氏 目錄 圖 沿革表 一 邑紀 一 建置志 四 山川志 五 山嶺，岡隴，墩均 塚墓，義塚 六(古蹟) 湖，河，溪，澗，潭，灣，灘，嘴，塘，塘，井泉，溝，港	(是志卷一至五闕)	序 修志姓氏 目錄 舊序 首 圖紀 首 沿革志 一 建置志 二 山川志 三四	序 前修志名氏，重修志乘名氏 目錄 舊序 首 圖紀 首 沿革志 一 建置志 二 山川志 三 山，嶺，岡，隴，墩均 塚墓，義塚 湖，河，溪，澗，潭，灣，溝，港，灘，嘴，塘，井	序 前修志名氏，重修志志名氏 目錄 舊序 首 圖紀 首 沿革志 一 建置志 二 山川志 三 山，嶺，岡，隴，墩均 塚墓，義塚 湖，河，溪，澗，潭，灣，溝，港，灘，嘴，塘，井
水利志 六	水利志 九 圩岸		水利 圩岸	水利 圩岸

橋渡 四(建置志) 物產志 七 疆域志 五 分野 一 形勝志 五 街巷，市鎮，鄉里 五 (疆域志) 風俗志 七 學校 四(建置志) 祀典志 四 賦役志 七八 戶口 土田 七 稅糧，徭役，雜賦 八 賦役考 九 鹽政 八 馬政 八 官制考 二 官師表 二 學職，屬職 薦辟考 三 科貢表 三 例貢，掾選，封贈，恩蔭 武科表 三 武爵，武職	物產 九 邑防，保甲 九	學校 十一 祀典 十 戶口 六 田賦，稅糧，徭役 雜賦 七 賦役考 八 鹽政 八 馬田 八 官制 十三 官師 十三 科貢 十二	疆域志 二 學校志 五 祀典志 六 賦役志 七至九 戶口 土田，賦額，支給 七 賦考 八九 鹽額附 九 官師表 十 選舉表 十一	橋，渡 物產 疆域志 四 星野 形勝 街巷，鎮市，村聚 風俗 學校志 五 祀典志 六 賦役志 七 戶口 土田，賦額，支給 賦役考志 八九 鹽額附 九 官師表 十 選舉表 十一	橋，渡 物產 疆域志 四 星野 形勝 街巷，鎮市，村聚 風俗 學校志 五 祀典志 六 賦役志 七 戶口 土田，賦額，支給 賦役考志 八九 鹽額附 九 官師表 十 選舉表 十一
---	-----------------	---	---	--	--

祠廟 四(建置志) 寺觀, 殿菴四(建置志) 古蹟 六 列傳 十至十三 名宦, 官守 鄉賢 十 人物 忠臣, 孝子, 義夫 十一 文學 十三 義士, 篤行 十二 隱逸, 流寓, 方技, 仙釋 十三 藝文志 十四至十八 文, 詩 節孝 十三(列傳) 貞烈 十三(列傳) 雜誌 六 後跋	郵典 十九 祥異 二十 古蹟 二十一 列傳 十六至十八 名宦 十四 鄉賢 十五 人物 (以下列傳) 忠臣, 孝子, 義夫 十六 文學 篤行, 義士 隱逸, 流寓, 仙釋 十七 藝文 二十二 貞女, 節婦 十八(列傳)	郵典志 十二 祥異志 十二 祠廟志 十三 寺觀志 十四 古蹟志 十五 列傳 十六至二十 名宦 鄉賢 十六 鄉宦 十七 忠臣, 孝子, 義夫 文學 十八 篤行, 好義 十九 隱逸, 藝術, 流寓, 仙釋 二十 藝文 二十四 貞節 二十一至二十三 (列傳) 撫軼, 遺編 二十五	郵典志 十二 祥異志 十二 祠廟志 十三 寺觀志 十四 古蹟志 十五 列傳 十六至二十 名宦 鄉賢 十六 鄉宦 十七 忠臣, 義烈, 孝子, 義夫 文學 十八 篤行, 好義 十九 隱逸, 藝術, 流寓, 仙釋 二十 藝文志 二十一 列傳 二十二至二十七 貞女, 烈女, 雙節 二十 二 貞烈 二十三至二十六 殉難 二十七 撫軼, 補遺 二十八	郵典志 十二 祥異志 十二 祠廟志 十三 寺觀志 十四 古蹟志 十五 列傳 十六至二十 名宦 鄉賢 十六 鄉宦 十七 忠臣, 義烈, 孝子, 義夫 文學 十八 篤行, 好義 十九 隱逸, 藝術, 流寓, 仙釋 二十 藝文志 二十一 列傳 二十二至二十七 貞女, 烈女, 雙節 二十 二 貞節 二十三至二十六 殉難 二十七 撫軼, 補遺 二十八
---	--	---	--	--

# 清代地理沿革表(續)

趙泉澄

## 六 江西省

南昌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寧；縣七：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武寧。

嘉慶六年，改寧州爲義寧州，仍領州一縣七。

饒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七：鄱陽，餘干，樂平，浮梁，德興，安仁，萬年。

康熙三十二年，於景德鎮設景德鎮廳，移府同知駐紮，隸府屬；領廳一縣七。

廣信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七：上饒，玉山，弋陽，貴谿，鉛山，永豐，興安。

雍正九年，永豐縣改爲廣豐縣，仍領縣七。  
乾隆三十六年，於河口鎮設河口廳，移府同知駐紮，隸府屬；領廳一縣七。

南康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四：星子，都昌，建昌，安義。

九江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五：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

咸豐八年天津條約，九江爲英國開爲商埠，又英國於九江府附郭縣地設英租界，仍領縣五。

光緒二十四年，俄國於九江府附郭縣地設俄租界，仍領縣五。

建昌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五：南城，新城，南豐，廣昌，瀘谿。

撫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六：臨川，崇仁，金谿，宜黃，樂安，東鄉。

臨江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四：清江，新淦，峽江，新喻。

乾隆三十年，於新淦縣之樟樹鎮設樟樹鎮廳，移府通判駐紮，隸府屬；領廳一縣四。

吉安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九：廬陵，泰和，吉水，永豐，安福，龍泉，萬安，永新，永寧。

乾隆八年，於府西蓮花橋地方設蓮花廳。隸府屬；領廳一縣九。

瑞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三：高安，上高，新昌。

光緒三十三年，改銅鼓營同知為銅鼓廳撫民同知；領

廳一縣三。

袁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四：宜春，分宜，萍鄉，

萬載。

贛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十二：贛，雩都，信豐，

興國，會昌，安遠，長寧，寧都，瑞金，龍南，石

城，定南。

乾隆十九年，寧都縣升為直隸州，瑞金，石城二縣往

屬；三十八年，定南縣升為定南廳同知，仍隸府屬；領廳一縣八。

光緒二十九年，改觀音閣通判為虔南廳，隸府屬；領

廳二縣八。

南安府——順治初年仍，領縣四：大庾，南康，上猶，

崇義。

寧都州——乾隆十九年，贛州府之寧都縣升為直隸州，

贛州府之瑞金，石城二縣來屬；領縣二。

# 商務印書館 影印

# 嘉慶一統志表

嘉慶重修一統志於道光二十二年繕寫進呈，敝館去歲輯印四部叢刊續編，據以影印，學者莫不推為珍祕，志中省府州廳各冠以表，所記歷代部轄古今沿革廢置建立先後名稱條貫井然瞭如指掌，今彙編為二十卷，單行發售，以餉讀者，新疆西域藩部蒙古青海西藏諸表坊間據乾隆重修本單刻者悉行刪削，是本完善無缺，最便探討。

全書十冊 裝布套一函  
連史紙印 六開版式  
每部定價三元五角  
郵費連掛號費二角三分  
截止底月十

## 嘉慶重修一統志

(四部叢刊續編本)

全書二百冊 定價一百十元  
附索引十冊



# 記本年湘鄂贛皖四省水災

侯仁之

民國二十年的大水災還應該和同年九一八事件同樣留在我們沈痛的記憶中——十六省的廣袤，五千萬的災民，二十萬萬元以上的財產的損失，在此方在掙扎圖強的民族中，不得不算是一筆天大的「支出」。降至今日，「九一八」三字在執筆者的「此時」「此地」幾乎成了一個「諱言」的名詞，而江南四年前的洗劫却又重演了一番。益之以兩粵的江潦，黃河的氾濫，則四年前的水災實不過一個更慘的悲劇之序幕而已。

本年入夏以來，各地災訊，屢有所聞。先是河北永定中泓的爲害，次是兩粵三江的江潦。繼之以閩越的多雨，山洪爲虐。一直到六月下旬，江水陡漲，湘漢並發。江災未已，黃汛又來。繼演以至今日，蘇北災情猶在蔓延中。本文僅先就日報所記將湘鄂贛皖四省災情縷述如次，而於詳確之論文或報告則須待各項水災史料匯集整理後，始有可能。

造成本年江災之最普通的原因，當是入夏以來江南的多雨。據七月初中央氣象研究所發表之六月份十九處

雨量記錄，即可見南方多雨之一般（十九處中今只擇錄其中江南十二處）：

地點	本年六月份雨量(耗)	往年平均百分數
南京	一〇〇	六三
南通	一六五	一〇四
上海	二七三	一五二
杭州	一三二	五七
漢口	三〇六	一三七
重慶	一九七	一〇八
長沙	四九五	二二五
常德	四三八	一三八
衡州	三六〇	一三七
岳陽	二八三	一四七
昆明	一三七	八五
廈門	九九	五七

根據上表十二處雨量記錄，無一不較往年爲高，就中尤以洞庭湖流域四處，均超出往年一倍以上，常德且達往年三倍。結果，在湖南是湘，資，沅，澧的並漲，在湖北是漢水的暴發，在江西是河汛江汛的齊至。於是自蘇湖以上宜昌以下，乃造成本年江災集中的區域。武漢以

上之荆江大堤東灣堤，武漢以下之馬華堤等均告潰決。至於漢水沿岸各堤圩，幾至無一得全。即向以調節長江及內河水量見稱之洞庭鄱陽二湖，亦雙雙失効，裏湧外灌，吞吐無從；濱湖各地，同釀巨災。結果，縱橫四萬四千餘方公里之沃壤，乃悉爲江漢水量消納之所。災情之重，有逾民國二十年。茲以敘述方便起見，就湘，鄂，贛，皖依次分述如下。

## 湖南

六月下旬，境內以雨量過多，湘資沅澧四大主流同時並漲，氾濫成災，就中尤以湘沅二水爲害最大。

湘水流域——湘出廣西海陽山與灘水同源，稱灘湘。二水於興安縣分流南北，湘水北流入境，會瀟水於零陵，稱瀟湘。至衡陽會蒸水，又稱蒸湘。此俗所謂「三湘」者是。此次三湘各段被災最重者，衡陽以上當以安仁，常寧，祁陽，東安爲最，其次則爲宜章，寧遠。安仁位於湘水支流之永樂江上，災情最慘。水勢瞬息忽漲數丈，爲近五十年來所罕見。至於永樂江上游一帶之大麓鄉，蓮花鄉，湖山鄉，雷峯鄉，太平湖等處，至

六月底爲止，淹沒禾田各千餘畝以至數千餘畝不等。衡陽以下則衡山，湘鄉，湘潭，長沙，以至攸縣，瀏陽，平江無不被災。只長沙一處潰決堤圍至七月中旬已有東南埂三才垸等十三處之多。湘潭之水，且浸入城，人民多爭相架椽以居。

沅水流域——災情集中下游常德桃源一帶，田禾被淹，屋宇冲毀者比比皆是。常德於六月二十一日後，四日之間水漲二丈四尺有奇，西關外之杜家口堤垣終歸潰決。至七月五日常德水又陡漲五尺，水浸入城者丈餘，全境境潰達四十有奇。桃源之水則早在六月底已告入城。至於中上游及各支流之通道，辰谿，溆浦，麻陽，瀘溪，鳳凰，乾城，沅陵，古丈，保靖，綏寧，永綏諸縣，一併被災。

資澧流域——此外資水流域之邵陽，新化，安化，澧水流域之桑植，大庸，慈利，石門，臨澧，澧縣亦無一倖免。且此後者數縣災情之重，不減湘沅。六月下旬，石門沿江一帶已成澤國。七月五日澧縣城池竟被冲倒，淹斃居民達二千餘人。截至七月中旬，湘資雖見減退，沅澧則始終在氾濫中。

濱湖各地——然而此次全省災情最重區域尤在臨湘，岳陽，湘陰，沅江，益陽，漢壽，安鄉，南縣，華容等濱湖各縣。至湘陰之臨澧口以至沅江一帶，堤埝倒塌極多。靖港銅官附近，田舍農作一概漂沒。除上列九縣外加常德，澧縣，平江，臨澧，石門，慈利六縣，共為全省濱湖災情最重之十五縣。只此十五縣之損失，根據全省賑災會調查結果，總計潰決堤埝已達一·六五九垧，潰水堤埝二八三垧，潰埝田畝三·八九六·四六畝，被潰水田一·六六〇·八五八畝，淹斃人數三七·五三二口，待賑人數三·六二〇·九八〇口，稻穀損失二九·一九四·〇七〇石，房屋器皿牲畜及其他項損失約計一五·八二六·〇〇〇元。此外四水流域等三十餘縣則迄無確實統計。

總觀此次湖南水災，雨量之多固係最大，最普遍之原因。但洞庭湖苟不失其調節作用，災情當必不致如此之慘；蓋洞庭湖本為一極佳之儲水庫，於長江及省內諸河水，具有吐納作用，乃自二十年大水以來，堤埝多已崩潰，一經水漲，即失去前項作用。且以久未疏濬，湖身日益淤塞。濱湖居民，更貪圖小利，爭圍淤地，與湖

爭田，湖面因之又日益狹小。演至今日，遇旱固無所蓄，遇潦亦無所洩，於是每逢水漲，便致潰決，本年自不例外。江災之構成，豈非半由人事哉！

## 湖北

湖北為此次江災最重之區，被災縣份佔全省三分之二強。自二十年水災以後元氣未復；去年大旱，益增凋敝。今年再罹浩劫，最近期內一切復興希望將成夢幻。且目下經濟情況，斷非二十年水災前可比，加之此次受災最重之鄂北襄樊，鄂西宜沙及中部漢川天門一帶，又適為全省生產能力最富之穀棉產區，影響全省經濟至重。即以去年天門一縣出口棉產而論，為數已達三千餘萬，宜昌沙市去年運滬之米亦達二百餘萬包。今將全省災區分江漢兩流域敘述。

漢水流域——漢水又名襄河，源出陝西嶓冢山，東流入本省，蜿蜒東南，沿途納渚，丹，南，白，唐，涓諸水至漢陽入江，幾乎斜貫全境，所經各地又多富產之區。乃此次大水，上起鄖西，下至漢陽，沿河十一縣，各縣堤埝，無不潰決。下游附近各縣，並遭淪喪。受災

之重，即鄂西亦所不及。漢水上游之水，來勢較長江遠為急驟，例如七月六日襄陽岳口兩處急電稱，一日之內水漲且達十二呎，沙洋天門等處，數小時內盡遭淹沒；平地水深三丈，防無可防。

七月六七八日間漢水猛漲，鄂西當其上流之衝，首被淹沒。鄖縣東城城垣被急流掃刷，潰決十三四尺，被災難民五千餘人，光化穀城一片汪洋。襄陽城垣於七日晨崩陷二丈餘，四岸盡成澤國，淹斃人畜無算。隔岸所屬樊城竟遭滅頂，容景芳部第一營留守官兵，盡化魚蝦。縣境內老龍堤崩潰達十八處之多。宜城全縣被淹。

鍾祥堤三四工至十一工於七日漫潰，共口門十二處；其中最大一口，長達八里有奇。其下天門縣因受鍾祥十一堤工崩潰影響，全縣幾全沖沒，雙河堤九日晨亦告潰決。潛江王家營蓮花寺等處，被淹五分之四；原有住民七萬餘人，救出者不及萬餘，餘悉順流而去。漢川於七八九日間全縣尹家，彭公，香花，索垸等三十餘垸，全部陸沉。三十餘萬畝田地，咸水深尋丈，城垣之上，災民蟻集。至於漢陽，為漢水入江處，因隔岸漢口張公堤堤身堅固，防禦又得力，水勢向該縣猛衝，以致所有堤

垸均告潰決，卒至七月十三日全縣淹沒，七十二堡盡遭洗蕩，屍畜滿河，情形至慘！其上之蔡甸襄永堤保豐垸於七月十七日水越堤頂，全堤漫潰。漢水雖於同日退落，而全流域災象已成。鄂北半壁為之陸沉，沿水精華盡付洪流。下游左近隣縣，如應城，黃陂，孝感，無不受災。

長江流域——江水西自巴東入境，東自黃梅出境，橫穿全省。南北兩岸二十四縣，盡陷災區之中。江水陡漲原因，第一由於江漢湘沅三路洪水同時暴漲，匯集鄂境。第二由於下流贛皖等省亦連日大雨，宣洩困難。結果武漢上游各地之水幾全行打破二十年洪水記錄。漲水時期，自六月下旬即已開始，七月六七日第一次達於非常嚴重狀態。其後水勢稍定，迨七月十一日忽又猛漲，至十三日又第二次達到非常險惡情形。直至月底，始漸退落。

被災區域：上游陝歸，興山，長陽均大半被淹。宜昌一帶，七月四日迄七日大風雨，六日水位陡漲八尺六寸，已超過二十年洪水時最高水位二寸餘。其下十溪

塔，王家場，張家場悉淪鉅浸。宜都枝江一片汪洋。當陽城牆崩潰過半，荊門西北境亦遭淹沒。松滋縣金城堤岩板窩七月七日潰決，江陵陰湘吳家大堤則已先二日潰決，口門達五十餘處，縣城進水。沙市沿江一帶水深一二尺，江水較市區高出四五尺。公安縣所有堤垸均破，淹沒全縣四分之三，被災人民達二十餘萬。石首縣復興，顧興兩幹堤漫潰，天興，大興，羅興，陳公四幹堤，相繼崩潰，牽連二十餘民垸。江南岸之盧公張城等垸漫溢。監利東灣堤當監利潛江數縣之衝，亦終於七月四日午後被沖崩，白漂，麻布拐，東大垸，西大垸均潰。嘉魚六合垸於七月五日夜半潰決，口長五十公尺，萬成垸谷花洲以及沔陽之新堤葉家邊大木林並告潰決。至於武漢三鎮，則不啻此次江災的重心，情形最爲險惡。三鎮中以漢陽情形最慘，已見上文。武昌武惠堤於七月上旬險狀即告嚴重，土質鬆蝕，堤身傾斜。初則武惠閘之石閘內發現三四寸之裂痕，而自武惠閘至永保閘之間堵閘泥土亦自下陷丈餘；繼至中旬，永保閘內部竟崩塌甚廣。至於白沙洲鮎魚套一帶則已早成澤國。漢口防災最力，二十年大水後張公堤已加高至五十六七呎，較之二

十年洪水位高出甚多。此外並在沿江修築防水牆，與張公堤啣接，成一環形。是以當七月十三日左右大水最嚴重期間，全市竟成一孤島，島身且在水下七八呎。十二日晚十時至十三日晨八時，情形最爲危急，張公堤後漢水水位已高平堤頂，突出市區達一丈八呎餘。十四日爲最險之一日，晨三時許張公堤姑嫂樹附近堤忽半部下陷二丈餘，寬亦丈餘。經由憲兵及百零五師各一團開往搶救，迄午後五時險狀始略減。當時日夜在張公堤堵搶者，常川有二萬人以上。十五日姑嫂樹舊缺口忽又下陷三丈餘。十八日禁口段又裂堤二十餘丈。直至二十日江水始漸穩定。總計張公堤在此期間發現裂痕及險象者計有禁口，姑嫂樹，金銀潭，分金爐，閘眼港，陳陽涇，黃家灣等十餘處，其餘漏水之處更多。卒以防護得力，全市得倖免，而所費代價亦不貲矣！

三鎮以下，鄂城北區被淹，大冶黃石港進水，陽新葛湖堤洋燈下南岸漫潰，全縣成災。黃岡方家湖，魏家湖兩堤潰決，團風萬壽宮堤堤身沖毀三丈餘，陽邏全鎮盡成澤國。稀水永保堤及圻春恒豐復成兩垸均潰。廣濟黃梅因受馬華堤影響，一部份受災。廣屬之武穴全市淹

沒。此外鄂東之黃陂，鄂北之孝感房縣，鄂中之雲夢，鄂西之恩施，五峯，鶴峯，來鳳，遠安，竹谿，鄂南之通城蒲圻等縣，都在被災之區。

總計此次水災，全省七十縣，受災者達五十縣兩市，被災面積共四·四八六·九九〇方公里，被災農田七〇·二七三·一五九公畝，被災人口七·一四九·七一二人，較之二十年災民人數約多一倍弱。糧食棉花損失約共一四九·一七五·〇〇〇元，全省公路各項損失共一·四一六·〇七五元。其他房屋農具牲畜損失不計。

### 江西與安徽

本年贛災較次湘鄂，被災情形與湖南極相似。六月以來贛，修，鄱，信各流域霪雨兼旬，平均雨量竟達七五二公釐，沿途匯漲，至入鄱陽湖處水高已一丈有餘。且近十年來湖身久欠疏濬，龍口豬母山屏峯星子至湖口各段，湖身淤塞，容水量較前減低。是以尾閘各縣咸被水災。但災情最重者尤在濱湖各縣。鄱陽湖之於贛，正如洞庭湖之於湘，江西全省河水皆來注，於是面積一萬

四千方里之鄱陽湖，乃形成全省內河之天然儲水庫。唯近來湖身淤積，高於長江，只可供內河之儲積，不足供江水之宣洩。加之本年江汛河汎相偕而至（常年河汎早於江汎），江水且有倒灌入湖之勢，河水自不能容納於湖。結果濱湖各地，終釀巨災。如永修新建等縣圩堤截至七月五日，雖經防汛人員力救，仍冲塌九十餘處。七月二十三日鄱陽湖風災，巨堤馬王圩冲決數十丈，縱橫百餘里頓成汪洋，財產損失約數百萬元，被災人民近十萬，涕泣逃災，為空前浩劫。翌日集義圩第九十兩段亦告潰決。至於濱湖各縣農作物之淹沒者，不可數計。且鄱陽，餘干，萬年等縣早稻，本出穡已齊，且有十分豐稔年歲。不意方待收穫，竟遭浸爛，全縣毀壞十分之七八。鄱陽，湖口，都昌，新建，星子等縣災民因衣食無着，多數十成羣向外逃生。總計濱湖以及贛，修，鄱，信，饒，汝，昌，樂安，武陽等水流域被災者共四十九縣，所受損失尙無確計。

至於沿江一帶，七月十三日阿公堤潰決數丈，初公同仁等堤亦曾下陷，最深處達三公尺。赤心堤於二十日忽告潰決，該堤長三十里，田畝三千餘，損失當在五萬

元左右。但關係最大者當推馬華堤。馬華堤位於皖贛之交，濱長江左岸，堤線所經，有皖之望江宿松，贛之彭澤三縣，共長四十三公里，三縣農田均直接受其利益。此外皖之太湖，懷寧，鄂之黃梅，廣濟等縣亦間接受其保護。全堤關係農田約七十餘萬畝，其地位不謂不重要。往者該堤防護責任，依百分法為鄂五十六，皖三十一，贛一十三。然鄂非堤線所經，只是間接受益，贛省雖堤線較長，而田畝實少，以互相推諉，責無專任。此次於七月五日堤身發生破口，直徑初僅尺許，只因乏人搶護，漸致崩坍；迨江西水利局總工程處發現時，已達二百五十八尺。八日又潰四十餘丈，一時無從救護。

安徽境內，蕪湖低處早在六月二十二三日間業已上水，幸不久即退。但同時宣城境內之天成歐陽等圩忽然潰決，淹沒熟田數千畝。其後宣城經縣又逢較水暴發，直向蕪湖湧出，加之江潮倒灌，七月二日下午水勢立漲四五尺。縣屬五丈湖，東湖灘，義興三壩等圩先後潰決，淹沒田畝數萬。近蕪湖之六百丈地方，其堤原修高度較二十年最高水位尚低一公尺，因之江水終亦浸入。附近之徐圩，永豐，同樂，錢黃等圩，悉被淹沒。其背

部另受陳瑤湖之浸灌，故沈淪益甚。此外所潰各堤，如貴池之萬興圩，東流之裕來圩等，關係農田均在萬畝以上。至於江北懷寧縣屬之寶聚圩，因在堯年鄉金雞下保，當潛山洪水之衝，亦於六月底被洪水沖潰，所有圩內田廬，牲畜，悉付飄流，圩民數萬頓失所在。又境內海口州之廣成圩亦於七月八日被江水沖破，損失在四十五萬元左右。望江華陽等處圩田亦終成一片汪洋。

全省損失，據劉鎮華氏與災區籌賑會所報告，被災區域沿江兩岸自宿松望江以至蕪湖當塗共十三縣，潰決大小七十八圩，淹田四十一萬畝，損失約在六百萬元左右。此外房產牲畜不計。被災難民極貧者達三十餘萬人，是皆非賑不生者。

據許世英長江水災視察報告，四省統計：災區當達十萬平方公里，災民約逾一千四百萬人，淹斃人口亦在十萬以上，直接公私損失恐不下五萬萬元。江災為期前後不過半月，而損失竟如此之鉅，災情如此之慘，近年所謂「國難」，有復甚於此者？人禍何懼，天患可畏！然天患可因人力而減，亦可因人力而促其成。「人力愈

盡，則天患愈輕；人力達於頂，則天患近於零」。人種一部文明史，正不啻人天相爭之一幕連環戰劇。十三世紀橫遭海暴侵襲之荷蘭（七十村落，幾近一萬之居民，一夜之中怒淪巨浸），於今乃握全世界水利工程之牛耳。自一四五〇年以來，排除海水，興築「圩田」(Polders)，化數千方哩魚蝦海豹之故居為十萬居民生息樂業之沃壤。語謂「上帝造海，荷蘭人造陸」，洵非過譽。反顧大自然之獨厚於我，何啻千百倍於荷蘭！而於今一向為利之長

江，五年之內竟氾濫三次之多。「水可為利，亦可為害」，在人為耳。湖北一年原有二百餘萬之海關附捐堤款，自經委會接辦以來，對於民堤工程一向不加補助。平時民力有限，水來倉促加工，自不堪大水之一擊。此次受災，主因在此。又馬華堤向由鄂皖贛三省共管，以此乃得互相推諉，責無專貸，終致潰決，且至不可收拾。吾姑誌此二事以示反省，俾國人咸知江之為害容有人事未盡者。

二四，九，一九三五。

要研究西北問題，要研究國族問題，不可不明白回民的情形，不可不知道回教的真諦；所以必須要定一分

# 月

## 華

旬刊看！

定

價 每期大洋六分，半年十八期大洋九角八分，全年三十六期大洋一元八角六分。(郵費在內)

社址：北平東四牌樓

(如蒙匯款請在票面上註明「由東四支局兌取」字樣)

# 正風

## 刊月半

編主隅柳吳 期九十第 卷一第

〈版出日一月十〉

本期刊目次	日本
(圖)浙江紹興柯岩之雲霄	孫文
湯島聖堂財團法人斯文會講堂	張仲仁先生墨蹟
福州金山塔	福州永泰塘
福州西湖湖亭	
職業風紀	余天休
中國今日的道德問題	程尚林
水利與治水(完)	余天休
日本中產階級實力及法西斯運動現勢	許興凱
世界金本位恢復問題之研究	李應兆
最近美國對銀行業之監督(完)	方銘竹
歐洲德法俄三國軍備現狀的鳥瞰	俞萃
國史上陷於煙幕中之問題(二)表面之記載與裏面之事實	吳貫因
釋墨辨之爭(續)	趙公較
人口思想史(續)	吳希庸

先秦楊朱學派(續)	孫道昇
袁崇煥傳附錄	張伯楨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續)	羅桑彭錯
陵霄閣筆記	徐彬
林琴南先生論畫(續)	張次溪
樵隱廬隨筆	張仲麥
夷白樓隨筆	蔡潤卿
文錄	姚梓芳
詩林	姚樓主選
甘肅三省農業調查及復興西北農村方案(完)	延爽
本國時事要略	張鶴年
外國時事要略	

總發行所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正風社 電話三局二八八五



# 韓城禹門口記遊

黃文弼

先是在長安，聞韓城縣發現古銅器及古墓室，余因職責所在，於五月杪，偕書記陳君前往視察，歷華陰，朝邑，郃陽，六月一日行抵韓城。工作完畢後，遂擬一探龍門之勝，其地在縣治東北五十里，亦不爲遠也。

六月二日之清晨，僱車二輛由縣署派員導引前往。上午八時，由韓城縣出發，出城西門，繞東北行，上劉公坡，經董村，坡底村；下坡爲王馮村溝；旋又上坡，經梁戴村，過慶善坡；又下坡過坤元廟，謝莊村，即至黃河。沿河行，不及半里，轉西北行，過河下村；越小河流至管村鎮，此爲東鄉之首鎮。再前進過潘莊下坡，行黃河灘，經北謝村，至橋南村（俗呼橋郎村）。已後經行沙灘中，約五里許，即至龍門山，即俗稱爲禹門口者也。黃河流行山中，至此，山勢緊縮，口亦收小，水流益激。出口則豁然開朗，河身增廣四五倍。山口兩面突出，東西對峙，恰如門形，傳爲大禹所鑿，故名禹門口，亦名龍門。山上各建有禹王廟一所，河東者爲東廟，河西者爲西廟，爲元至元中所建，清康熙四十一年

重修。湍流經其下，憑檻俯瞰，駭詫神奪。廟二進，正殿前殿均有壁畫，蓋爲明清所繪。門并有墨繪番王拽馬像，有唐人氣韻。廟旁之老君殿，西壁有無名氏所畫虎一隻，甚雄健生動，傳說出一神仙之手；與東廟禹王鎖蛟，稱龍門二絕。遂各攝一影。本擬赴東廟視察，而大風怒吼，渡船均停止，加以地方未靖，遂未果行。稍息即返，約行二十里至李村宿焉。

盥洗進餐後，賓主坐談禹門口故事，由主人王先生介紹一曾爲船戶之某，其所談歷歷如繪，大動人聽。據云，『所謂禹門三級浪之處，即在禹門口之上游二里許，陰歷五月後波濤沸騰，此刻尙無所睹。再沿河上行約二百里，東岸爲山西之大寧蘇縣交界處，西岸名老龍灣。山峽一如禹門口，黃河從高約三十丈之壁崖上直流而下，八十里外可聞其聲』。按三秦記云，『龍門水懸船而行，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龍門下，數十不得上，上則爲龍』，疑即此處也。至上者爲龍，是增言耳。現商人爲便利交通及運輸起見，傍山邊開一石槽，

引河水流入，空船可上下通連。由禹門口上溯，兩岸皆峭壁懸崖，山勢陡絕，水流亦激，即空船上溯亦無路可曳。舟子咸以鐵鈎着竹竿頭，掛石壁，以脚蹬船而上。初由石工在壁崖上鑿成坎孔，以備着鈎。至咸豐年韓城縣有史獨力者，作鐵樁，長方形，寬約六吋，長二呎許，頭繫大環，沿禹門口往上，密嵌壁中，延亘四十里，大環外垂；舟子以鈎掛環，依次推曳，利賴實深。此樁在西禹廟井亭內，存其一，上鑄「咸豐年史」字樣，尚完好。傍河東崖上行約十里許，山頭有一大洞，內藏禹王治水鑿山器具。山口有石匣三，俱寬約一呎五分，長約五呎餘，高與寬同，兩端有鐵帶捆之，器具即在匣內。匣有罅隙，尚可窺見其形狀。據說此為器具之小者，其大者盡藏洞後。然洞甚深遠，常聞風聲呼呼，人恒恐懼，故終無敢入者。洞下有石級，攀鐵索可達，乃為後人所鑿者。舊路更險峻，傳有鹿過此，人遂從之，因以成路，今尚在也。

又云，『自禹門口上行，其兩岸山峽皆為大禹所鑿。上行約四五十里處，有錯開河』。按通志云，『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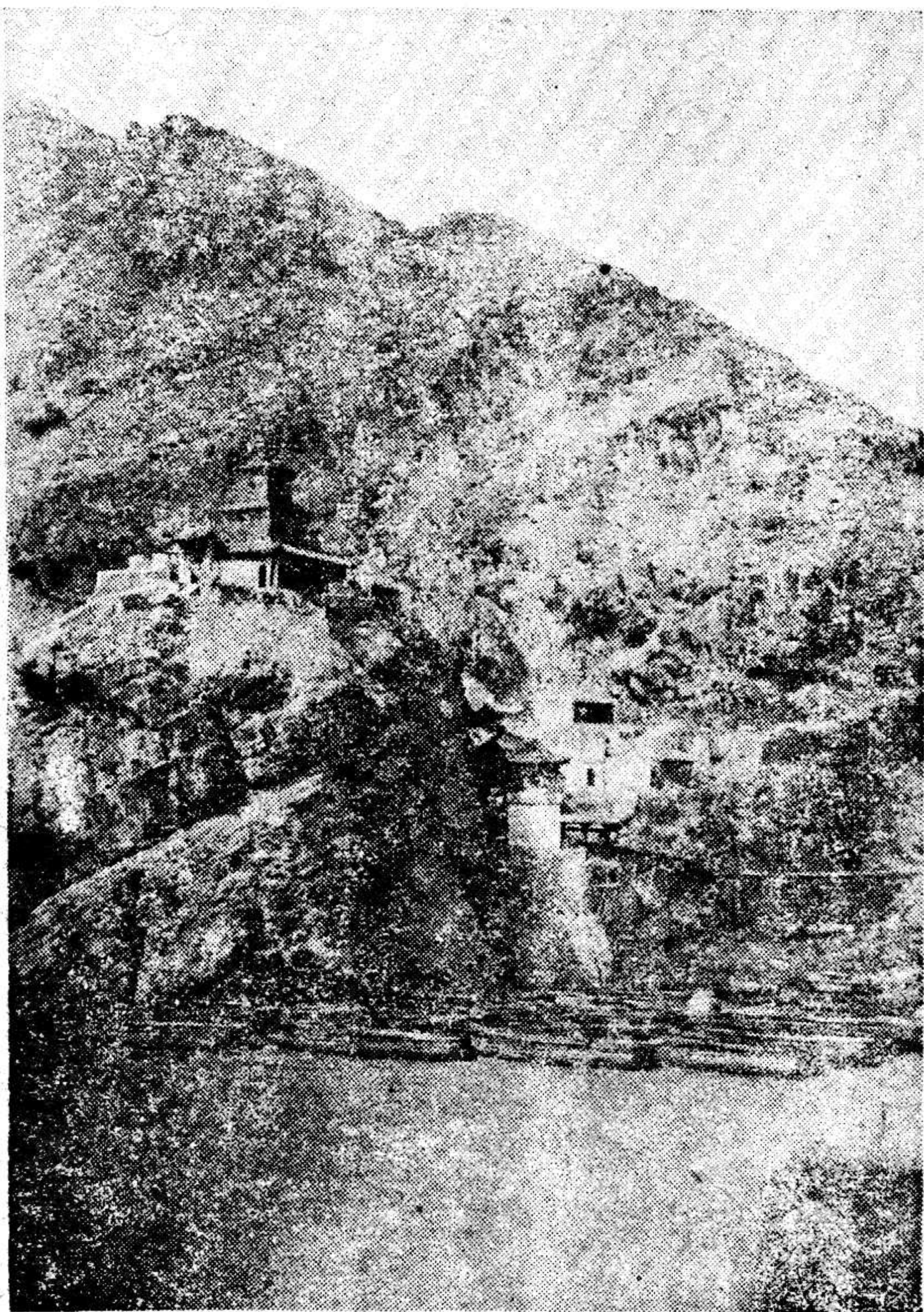
名錯開河』。今河牀尚在，有積水，惟水無出路耳。由龍王灣下來之船，多為炭船，每船可裝重量四萬八千斤。此間以騾馱計數，如載重四萬八千斤之船，則呼為能裝二百個炭，而此類船身甚小，只能適用於口內急流中，而不能用於口外之平流中，故出口後即以一艘所載之量，分裝二船，常行平流中而恰好，習慣如此也。黃河在禹門口內暗礁嶙峋，時有破船之慮；至口外則全為沙底，絕無觸礁之險，但沙底忽淺忽深，且河身曲折過甚，故河水雖大而輪船汽船均無法行駛。現有造成之汽船一座，仍停泊於東岸邊，不能行動也。老龍灣相傳曾有一龍，降落於此，故名；聞該處尚出大量龍骨云。

以上皆為王家一老船戶所述。關於黃河上游，余未前往，所述禹鑿龍門器具是否可信，固難臆斷；但其所述關於河流情形，及兩岸形勢，亦不無可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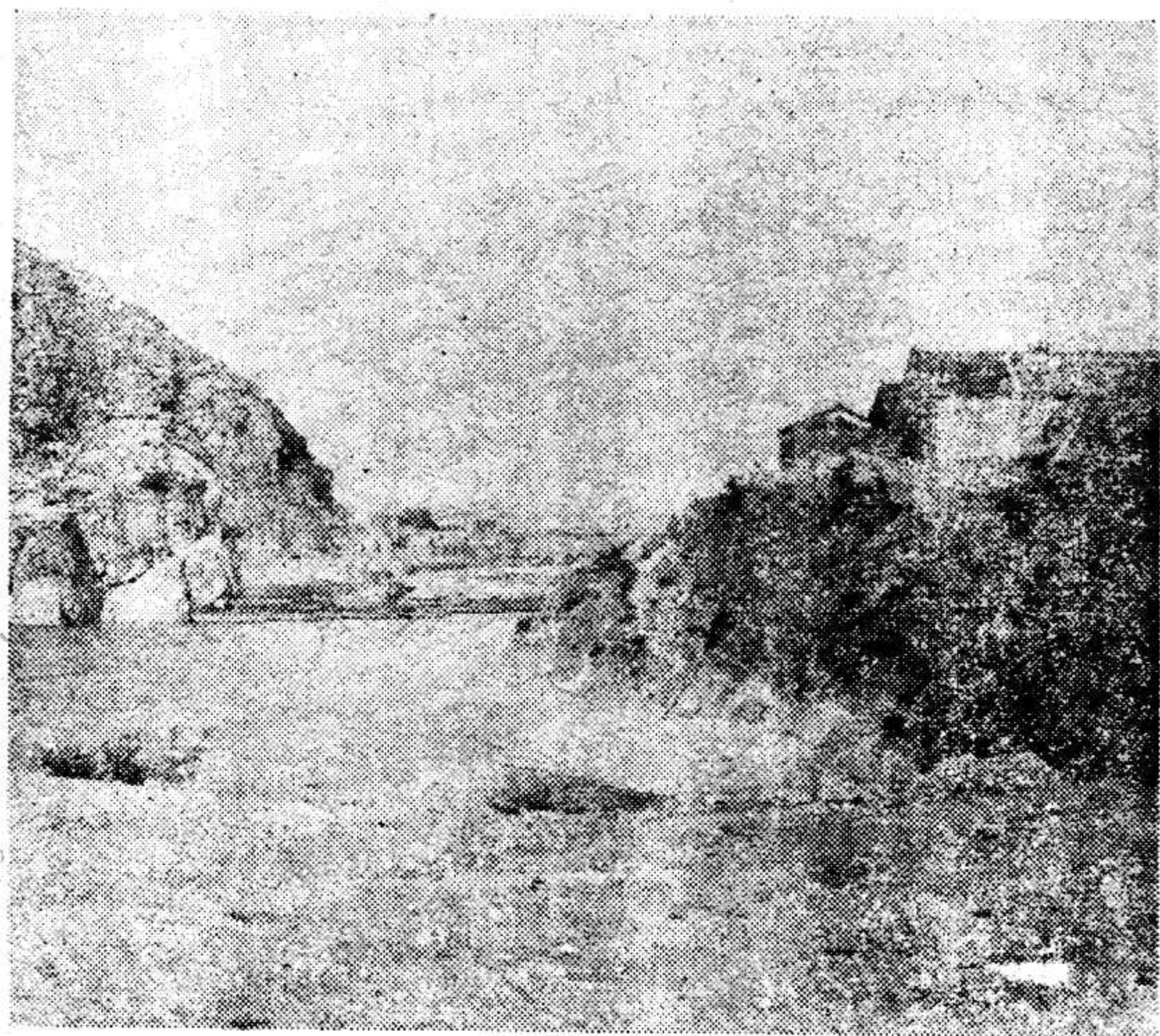
余等遊完禹門口後，翌晨由李村出發，返至韓城。略憩，即行抵芝川鎮宿焉。芝川鎮北距縣治二十里，因旁有芝川河故名。河在鎮南約里許，古名陶渠水。水經注云，『陶渠水出西北梁山，逕流司馬子長墓北，東南

流，雜水遂水沆水來會同濠水入河」。現漢太史墓在芝水南，故云流於墓北。舊有芝陽橋，已圯。韓城縣署擬重修建，已壘石墩約高五尺許，因無款而罷。現猶存舊芝陽橋牌坊一座；橋在河北，故云芝陽橋。橋東有一小山，太史廟即屹立於山峯上。四週爲燒磚所砌，頗陡峻巍峩。中有石級，余等拾級而登，幾盡汗濡，乃達頂巔。有牌坊一座，題『太史廟』。廟五楹，碑碣數十，

皆宋元以來所題詠者。殿中間塑太史公像，極生動閒靜。廟後爲太史墓，墓圓形，亦爲燒磚所砌。有柏樹伸出於墓中，甚蒼老，據說已三百年矣。瞻望芝川，曲折迴環，逕流於阡陌之野，樹木交翠，村舍櫛比，景緻殊優。下級沿坡行，坡鋪青石，長約五里許，至中間高處，有磚砌樓坊一座，上題『太公故里』，相傳太史公舊居於此。近世建一道觀，亦已傾圮也。



禹門口東向攝(廟東)在韓城東北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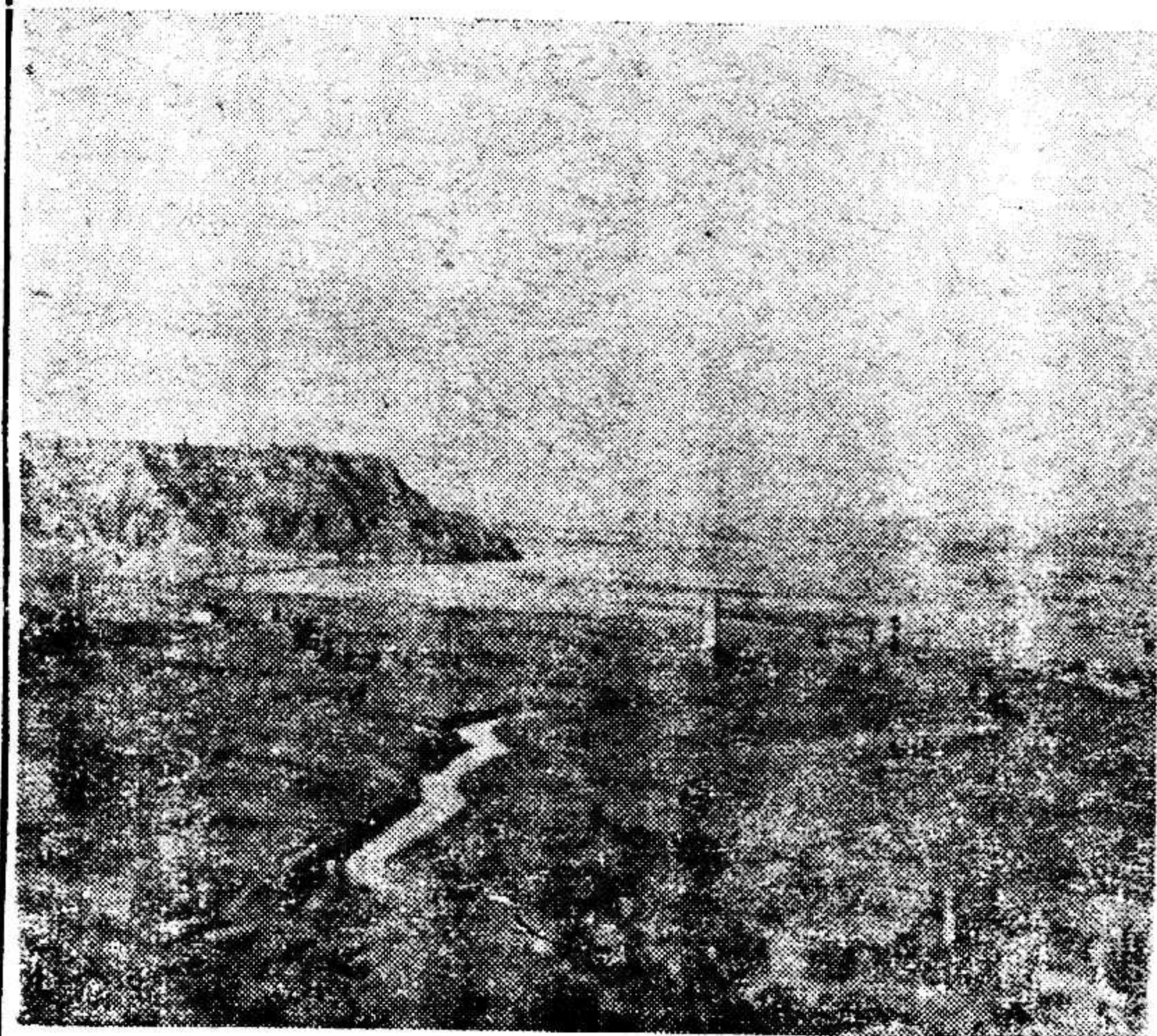
禹門口東向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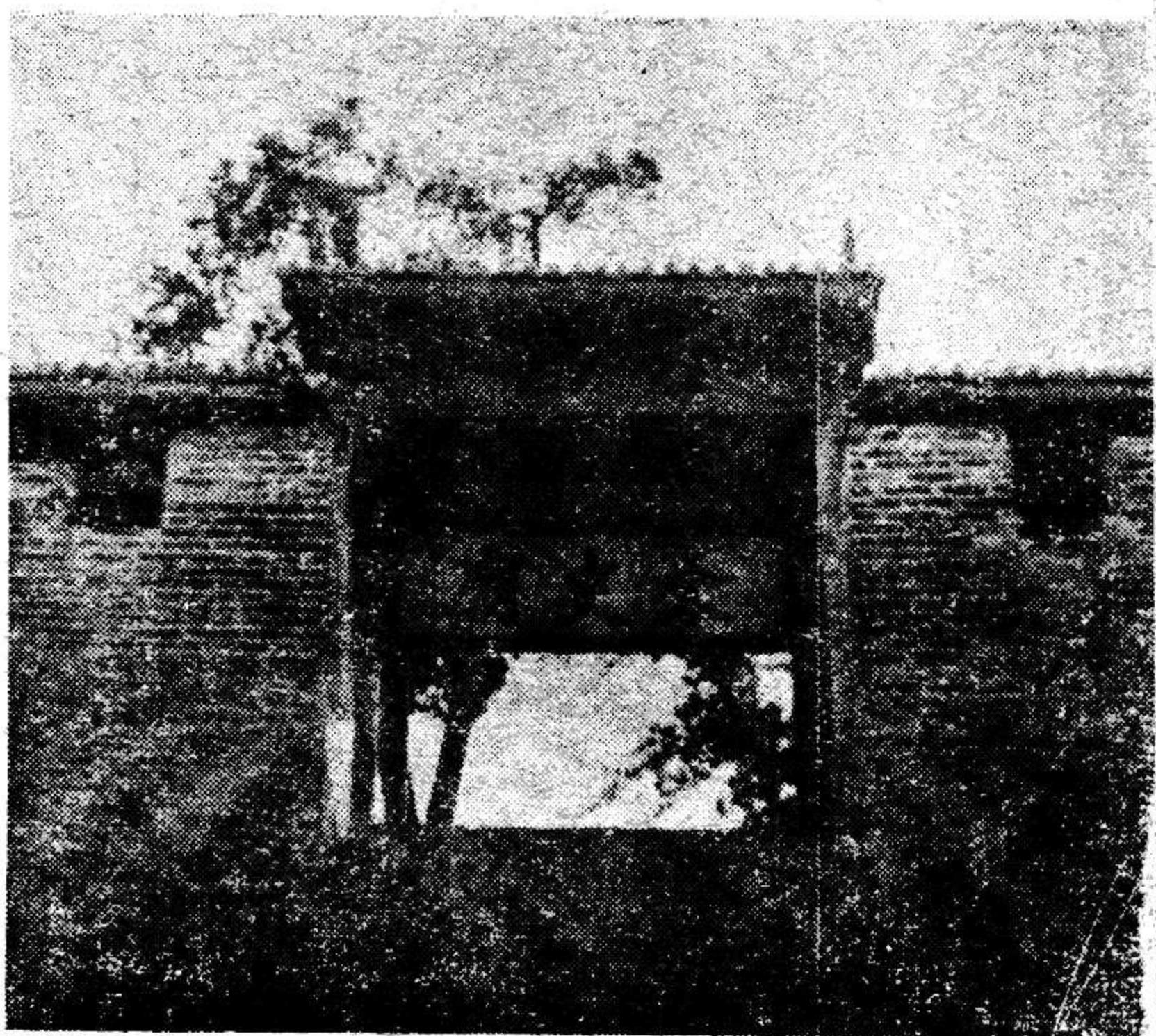
太史公墓



芝川鎮太史故里



太史廟上南望芝川



芝川鎮太史廟

4

# 評日本大宮權平著河南省歷史地圖

劉盼遂

此圖出版于日本昭和庚午，當中華民國之十九年。內容除詳列各處古蹟外，尤注重于民族特性及動植礦產之分布。其優點甚多，不必繁陳。

惟此圖有大缺點一，即印行者爲吝惜紙幅起見，將圖樣位置顛橫，以東居上，以西居下，以南北居左右，實違近代地圖學之通例，而予讀者以無上不便。此其短也。至各地現況調查，亦多有不確之處。姑舉予之鄉里息縣一隅言之，知大宮氏實未能免于扣槃捫燭影響附會之嫌焉。

圖中於息縣下注云：

鄉人習拳術，有息縣打家之勇號。

考息縣打家之說，原出於有清時代光州五屬——光山，光山，固始，息縣，商城——每年會考場中之滑稽諺語，即所謂

光州說家，光山告家，固始穿家，息縣打家，商城吃家

是也。息縣在清一代，無武功無文名，人才之乏極矣。

官不挂于朝籍，學未列于通人。較之其他四縣之工制藝，掇巍科，顯官世族媲美三江，固自汗顏卻步。而生童之應試來州者，又復年老貌癡，衣服襤縷，率挽一白線布囊，裝置筆墨等具，腰帶間插一竹根旱烟袋，言語鄙俚，以視其他四縣之少年英俊，駕輕策肥，衣履楚楚，而出言秀雅者，顯然有清渠濁泥之分。以故四縣生童往往不肯與息人齒，而微辭焉黷之；而息之生童不覺也。其覺者亦慚于其僕從之盛，褻履之都，低首下心愧愧焉受之，不較也。其萬一不幸，而遇息之中年好事者，不甘其輕薄谿刻之態，則逕報以惡聲毒詈，甚或更以老拳加之，必至於鼻青眼烏，口耳血殷而後已。故光州試場中，凡聞有哭啼聲，及鬥毆聲者，人必曰「息縣侂子又打人了」。此「息縣打家」之榮譽之所由諡也。實則息縣處于光光固商四縣北部，體格自較四縣堅強，性格亦較曠暴；然以方之正陽新蔡以北諸郡縣，則固脆弱輕滑多矣。在汝寧府境內，固不能稱雄自肆以無敵稱，而况于荆河之間乎。視國者不能切實從事于民性物產風

士之實況，而徒采摭一二歌謠善言，斷章取義，蓋未有  
不蹈「息縣打家」之覆轍也。又南五縣有一歌云：

光州的城牆，  
光山的婆孃，

固始的文章，  
息縣的牌坊，  
商城的衣裳。

此亦足顯暴五縣特色。暇日容再著文說之。

國內唯一之氣象刊物 氣象雜志

第一卷第三期

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要目

- 插圖 1.甘肅肅州測候所側面全景 2.中央研究院海洋漁業調查團軍艦上之百葉箱與測風照片 3.雲圖
- 我國的水災可以避免嗎？……涂長望
- 二十四氣與七十二候考(完)……宛敬渭
- 分析氣團以論天氣變化(一續)……朱炳海
- 探求古代氣候之途徑——樹木年輪之研究……鄭子政
- 氣象電報分區廣播辦法試行成功
- 八月全國天氣概狀
- 氣象消息與通信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氣象統計

定價

每期大洋壹角  
半年六期大洋陸角  
全年十二期大洋壹元  
(郵費在內)

訂閱處南京北極閣氣象研究所

中國氣象學會

食貨 (刊月半) 第二卷第九期 已出版

中國社會史專攻刊物

陶希聖主編

理論與方法  
古代社會的經濟……陶希聖譯

論文  
中國社會發展形式之探險……劉興唐  
從西周到隋初一千七百餘年經濟轉  
移……馬乘風  
編輯的話……陶希聖  
中國經濟社會史重要論文分類索引(六)

定價	零售	每冊大洋一角
全年	全年	三連國元郵外
半年	半年	二連國元郵內

食貨第一卷合訂本  
每本定價大洋一元  
大角八分  
二角五分  
特售  
外埠另加郵費

上海福州路中市  
新生命書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

# 國內地理界消息

葛啟揚  
楊向奎輯

## 最近期間之中國鐵路公路新聞彙誌

我國自北伐成功之後，於鐵路公路之建築大有進步，尤以最近期間之發展為速，是誠建國之好現象；蓋道路猶人體之血脈，血脈暢則體壯，滯則手足不靈矣。今彙輯最近月來報紙所載築路消息於下，以備關心國事者觀覽焉。

### (一) 鐵路

#### 1. 粵漢路整理計畫：

據本年八月十七日大公報南京通信稱鐵道部以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將於明年年底完成，為預先籌劃該路完工後之統一與整理，特設立粵漢鐵路整理計劃委員會主持其事。委員會即設於武昌，現已開始辦公，擬於最短期內將全路各段設備及行車等一切制度預為規劃完善，俾明年年底全路通車時，可發揮最大運輸能力云。

#### 2. 京粵鐵路京浙段已測竣：

據本年八月三十一日上海申報杭州通信云，鐵道部為縮短京粵行程，前曾計劃興築京粵鐵路，經於本年春間組織測勘隊，於五月間由京出發測勘，現已全段測竣。該隊所勘路線，係由南京，經溧水入皖境，經宣城寧國績溪徽州深州而入浙境，再經淳安壽昌龍游等而與浙贛鐵路接軌，全長四百公里，需費四千二百萬元。龍游以下則完全利用浙贛鐵路，經玉山南昌萍鄉至株州再與粵漢路接軌，即利用該路南段，以達廣東。

#### 3. 計劃完成中之浙贛閩鐵路：

a. 據本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申報云，浙贛鐵路共分三段建築：一由杭州至玉山段，長三百五十

五公里，已於二十二年通車；二由玉山至南昌段，長三百公里，定本年底通車，據九月五日上海晨報載，此段鋪軌已達貴溪，理事會已令十一月底趕竣通車；三由南昌經豐城清江等而達萍鄉，現已進行測量。

又據九月八日北平晨報云，浙贛路南萍段之測量已完竣，計由南昌之合饒起，經豐城清江等地以迄外首鎮，共長一百五十六公里，再由外首至於萍鄉共長一百公里。南萍路全段經濟環境良好，物產豐富，將來甚有希望云。 b. 據本年八月三十日大公報福州通信云，浙贛鐵路局為謀發展該路運輸起見，擬田贛上饒延至閩南平，貫通三省，全線長約三百餘公里，現已勘查竣事，即可開始測量。預計土木工程及築基敷軌兩項費用最少需二千數百萬萬元，現贛閩兩省當局正在與經濟委員會往返磋商云。又據八月二十四日申報云，修築浙閩鐵路，蔣汪已商定具體辦法，由鐵道部撥二十五萬為基金，並核准發行公債三千萬元，憑銀行團承批千八百萬。

#### 4. 淮南鐵路工程現狀：

據本年九月二日大公報正陽關通信云，淮南鐵路礦山合肥段早經通車，由礦山至田家庵(起站地點)及由合肥至巢縣兩段，亦經修竣，接軌試車。自九月一日起，即正式通車矣。全路通車亦在不遠。

#### 5. 鐵道部籌劃興築成渝鐵路：

據本年九月三日大公報云，成渝鐵路關係川省交通至鉅，省府擬設法興修，已呈請行政院，奉指令交鐵道部統籌辦理。

#### 6. 上海市中心區鐵路全部完成：

據本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申報云，上海市政府為謀繁榮市中心區並便利交通計，特與鐵道部合作，

建築瀝滬路通至該區支綫。現已全部完成。該項鐵路係由江海站附近第六五公里築起直達三民路，距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會場不遠。正式通車售票當在十月一日，因全運會十月十日開幕云。

## (二) 公路

### 1. 陝省公路：

據九月三日大公報西安通信云，陝省公路主要幹線共計八道，本年底可次第完成。今特彙錄之如下：  
a. 西蘭公路，為自西安至甘肅蘭州者，共長七百二十公里，為陝甘兩省交通之大道。工程分為二期，第一期為救濟工程，第二期為治本工程。第一期救濟工程本可於本月底通車，但因有被大雨沖毀者，正在修理中云。  
b. 西漢公路亦係國道之一，自西安達南鄭，共長七百二十華里。蔣委員長以該路係川陝聯絡公路之一段要道，特限本年十一月底完全通車。  
c. 漢寧公路為由南鄭至寧羌者，全長百四十公里，亦限十一月底完工。  
d. 漢白公路，由南鄭起達陝鄂交界之白河，全長千餘華里，工款定百五十萬元，自興工後進展頗速，但工款僅籌得五十萬元，只得暫時緊縮，土石工程暫緩修築。後該路紳民自動請求，由地方負責興修土工，石工則由省方負責，省府據呈當即照准云。  
e. 西荊公路，為京陝幹線之一段，自西安起達豫鄂陝交界之荊紫關，全長三百公里，工款預定百四十五萬元。分兩段修築，第一段由西安至商縣已於今春測竣，今夏開工，本月底可以完工。  
f. 原慶公路，為通隴東及寧夏幹綫，自三原起至慶陽，全長四百餘里，於今春即已測量，惟因地方不靖，時告停頓，現僅至甘邊。現陝當局擬先修築陝境者；三原至淳化縣通澗鎮之一段，最短期內即可開工修築。  
g. 咸榆公路，此路為通陝北及蒙邊要道，自咸陽起以達榆林，全長一千四百餘華里，工款預計二百餘萬元，於二十二年秋開始測量，隨即動工修築，於本年四月間中央代表來陝掃墓時，趕築至中

部縣，其後繼至洛川，洛川以北，因匪勢猖獗，遂暫停工。  
h. 府包公路，此路非官辦，乃商辦性質。此路由府谷起，經蒙地之準格爾旗以達包頭，全長四百餘華里，已大致就緒，定下月開始試駛。此外陝省已成公路有西潼公路（西安至潼關），西朝公路（西安至朝邑），西藍公路（西安至藍田），西藍公路（西安至藍田），鳳隴公路（鳳翔至隴縣），原渭公路（三原至渭南），岐虢公路（岐山至虢鎮）等。

### 2. 鄂省公路：

據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公報武昌通信云，鄂省公路已完成者計三千三百零七公里，其餘正在興修中者有八百一十一公里，計劃興修者有一千零二十五公里。茲分誌於次：  
鄂東：興築中者有黃梅省界至廣濟，浠水至李家集，麻城至孔子河，滕家堡至羅田；計劃中者有浠水至英山，田家鎮至浠水，松子關至滕家堡，麻城至省界，黃梅至十池口。鄂南：興築中者有陽新至省界，辛潭舖至崇陽，崇陽至通城省界，咸寧至通山；計劃中者有新堤至崇陽，通山至省界，通城至省界。鄂西：興築中者有巴東至恩施；計劃中者有恩施至利川，新堤至河市。鄂北：計劃中者有石裝街至房縣，房縣至竹山，竹山至竹谿，孟家樓至者河口。武漢：興築中者有倉子埠至陽邏，石家巷至譙家磯；計劃中者有油坊嶺至葛店。以上全省正在興修公路八百一十一公里，計劃中者一千零二十五公里。

### 3. 川省各公路：

據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大公報載中央社成都二十六日電云，川公路除川黔已通車外，川陝，川甘，川滇，川鄂，川康等五線，統限明年四月前全部完成。據公路局長魏軍藩二十六日談。  
(一) 川陝路已派測量隊分七段勘測，材料工具，已陸續由渝起運，沿線電話線正安設中，九月初全線動工，十一月底前通車。  
(二) 川甘路由鄂油至甘境碧口，段長二百餘公里，現在測量中。  
(三) 川康路雅安至康定



段，已派測量隊實測，雅安至瀘定段由經委會測量隊担任，亦定十一月底通車。(四)川鄂路由渠縣經梁山至萬縣，及由萬縣至鄂境利川各段，均已勘定，並派隊前往補充實測。(五)川滇川湘各路，均在計劃進行中，積極整理已成各路。現全省路長三千餘公里，但車務管理極紊亂，行營已通盤規劃，令該局辦理。

#### 4. 閩西各公路：

據本年九月九日上海晨報福州通信云，閩省公路網除閩南各幹線均已完成，閩東因有特殊情形尚未興築外，當局現在推進之築路工作，厥為閩西閩北二線。閩北之延平至浦城一線，因有軍事關係，去年即已完全通車；沙水一段，亦於六月底完成。現正在趕築中者，為延平經過順昌將樂邵武接至贛邊一線，由四十五師兵工擔任建築，九月底亦可竣工，閩西方面龍汀一線之自龍岩至朋口一段，去年攻汀之際雖草草通車，惟朋口至長汀間，因松毛嶺工程甚鉅，以致延阻。

查該段起線坡路甚峻，應大加掘低，而路面之下大部又皆為岩石，此次開工迄今已有半月之久，每日工作人數在三百名以上。以現在工程估計，約需一月後方能通車。河田之木橋前被水衝損，現亦重修，其橋身加長，橋基亦增高，在水漲時，可免再有傾倒之虞。至巖峰段早已興築，由岩至坎市，民十七業經行車。後因共匪暴動，坎峰一段工程中輟，至今春粵軍撤防，始由駐軍十師五十六團督率民工趕築，現路基已大部完成，惟橋梁涵洞石方因限於財力，多未動工，故陷於停頓狀態。此次建廳長陳體誠特向南洋鉅商胡文虎商借款五萬元，為完成閩西公路專款，後各段工程又復緊張。據該路工程處人員云，十月底可以行車。至杭峰段刻亦積極測量中。大約本年底閩西各段公路工程可全部完成，此後脈絡貫通，交通便利，地方繁榮可預料也。

#### 5. 湘黔公路：

據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大公報載中央社長沙二十九日電云，何鍵電蔣委員長，湘黔公路二十六日通車，試行結果良好。

#### 6. 滇緬國道：

據本平九月八日北平晨報昆明六日中央社電

云，曾養甫氏自滇滇後，近與滇當局會商籌修滇緬國道，並商由公路總局徵集圖案，選擇路線，擬於最短期間組織測量隊，分頭測勘，款可由中央撥給。

## 最近期間之中國鑛業新聞彙誌

### 可成可敗之中國錫礦業

我國錫礦產，以雲南省為最多，次之湖南，廣東，廣西，江西。雲南省內，尤以箇舊縣所產最豐，自蒙自至箇舊縣治，中有南北向山脈，其山南部，即錫產最富之區。全省產額，約佔全國百分之八十。湖南之郴縣，宜章，臨武，江華等縣，亦為錫礦重要產地。廣西富川縣屬之望高，松木寨，粟頭源，賀縣之水岩鎮，五拱水，新村坪，鍾山縣之中路墟，廟灣，白沙，蓮塘，南丹縣之灰羅，抗馬，大廠大山，河池縣之鹿洞，羅富等處，產錫亦復不少。廣東錫產，則以惠陽，陵水，紫金，瓊山等縣為多；其電白縣，化縣等處，亦有少量出產。江西則以大庾為著。茲將各省近年產錫數產，列表如下：(單位噸)

省	民十九年	民二十年	民二十一年
雲南	六·六四五	八·一九七	七·一四〇
廣西	四〇	一八〇	五〇〇
江西	二二五		
湖南	二二二	一八一	二〇〇
廣東	七五	八〇	五〇
共計	七·二一七	八·五九八	七·八九〇

錫礦局之最著者，當推箇舊錫務公司。箇舊錫礦據土人傳說，元明，清以來，歷有採者。至光緒九年，當局撥發官款，設立招商局，採礦煉冶。十三年裁撤招商局，全歸商辦。二十八年，有法領事某與外務大臣瑞良合組隆興公司，包辦雲南七府鑛產採治事務。三十一年，箇舊士紳與官方集資創辦官商公司，並派員赴南洋馬來各產錫區調查，以資

借鏡。嗣又改組為雲南箇舊錫務股份有限公司，即現在之錫務公司也。厥後增股至二百萬元，購買礦山，並向德國訂購新式洗砂製煉索道及各電氣工程，延德人為總工程師，大加擴充。雖近因營業不振，規模略有緊縮，然仍為全國最大之錫礦局。且組織尚稱嚴密，經營亦頗得法。茲示該公司近年盈利數額如下：(單位滇幣元)

十七年	一〇八六·七六三·二四
十八年	一·二八一·五〇三·九九
十九年	五二六·八八九·七七
二十年	一·七五七·一一一·〇四
廿一年	三·〇二〇·三二七·五二

箇舊礦區礦床之分佈，可分南北兩區，南區面積約四萬英里，佔百分之八五，北區佔百分之十五。現在開採礦地，有葉期桐，半坡，馬拉格，荷葉地，鼓山，耗子廠，松樹脚等十餘處。

湖南臨武香花嶺錫礦局，亦有悠久之歷史，隘口極多。民十七以後，由省府自辦，近年頗有盈餘。廣西富賀錫礦局，在省境東北。李宗仁等入桂後，由建廳接辦，直至最近，採治日見發達。以上為錫礦局之聲望大者。其他小規模礦局及各產錫區土人，多以土法砂採煉錫。設能改良採治方法，則錫礦產額必當大有增加也。

世界錫產，以英國本部及其屬地為最多，而全球煉治錫產，則以新加坡為中心。一九三二年世界錫產共計九五·三〇〇噸，馬來聯邦以二七·〇〇〇噸居首，玻羅維亞次之，復次為荷屬東印度，及暹羅；中國則以六·〇〇〇噸佔第五位。前數年各國比率亦大致相同。惟因錫價暴落，世界總產額已由一九二八年之一七七·〇〇〇噸降至一九三二年之九五·三〇〇噸矣。至消費數額則以美國為最鉅，恆佔十分之四左右，次之英國，德國。中國消費，與本國產數無甚出入。自一九二八年至一

九三一年，錫價每噸由二二七磅之平均價落至一一八磅，相差幾至一倍！一九三二年較前一年平均價格漲起十六磅，此則各國組織國際錫業委員會限制錫產之功效也。現各國又有錫產屯集所之組織，錫價不達一百六十五磅以上時，不得售出，故今後錫價之回漲，頗有希望。我國錫產之輸出，遜清末價值六百餘萬兩，民國以來，多則一千二百萬兩，少則七八百萬兩；近年來，受主要產錫國限制錫產影響，江河日下。民十七以來輸出數量及價值，有如左表：

年	數量(担)	價值(關兩)
十七年	一一八·一四七	九·五一四·一四一
十八年	一一三·八七八	九·二九六·八七六
十九年	一〇八·九一一	八·八〇八·〇七六
二十年	五八·四一四	四·六九四·〇三〇
廿一年	三三·七四八	二·六八二·二五五

由上表可見十九年以後下落之速。我國錫產，多輸往香港精煉後，始轉銷國內外，故市價常操縱於英商之手。目下我國錫產，僅足供求相應，故一面出口，一面又有大批進口。茲示二十一年各國輸華錫產數額及價值，以見一般：

來源國別	數量(担)	價值(海關金單位)
香港	二〇二	二三·三一七
新加坡等處	二·二三九	一八一·二一一
英國	一七一	一一·九六三
日本	二三一	一八·九六八
進口總數(其他各國在內)	三·一〇〇	二四九·四八〇

錫之用途，不在鋼鐵之下。日用器無論矣，即工業及化學原質，亦利賴之。科學愈發達，則需要亦愈多。我國錫礦藏量不可謂不富，改良治煉之方法固有待於礦商之努力，而開發交通以便利運輸則不得不望之於政府也。

(二四，九，七，大公報)

## 整理錫鑛

### 贛南十四縣劃為測探區

【南昌六日下午六時發專電】贛整理錫鑛，第一步調查與統制工作達到，刻進行第二步測探工作。贛南會昌等十四縣，劃為測探區，然後從事發展與製煉純錫，以供本國工業之需要。（廿四，九，七，大公報）

## 中國錫鑛業產銷概況

世界錫鑛產額，中國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在民十三年至十七年間，江西一區年產七千噸至一萬噸左右。十八年後，產額漸減。二十一年後錫砂價漲，產額復增。二十二年約在五千萬噸以上，去年增加更多。年來世界戰雲密布，各國積極備戰，莫不爭先來華採購錫砂以製軍器。因之在我國對外貿易衰落聲中，錫砂得躍居重要地位。茲錄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世界錫砂產額如次：（單位噸）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中國	七·三〇四	八·七二五	八·五八五
北美	一·一一一	七八九	七二七
南美	五三	一·七九三	一·〇九六
歐洲	八三九	一·一八二	八七〇
澳洲	二四四	三〇三	二四〇
合計	九·五六一	一二·七九二	一一·五一八

由上表可見中國錫砂產量在世界上之重要。我國產錫區域首推江西，次則湖南，廣東。惟錫鑛發現最早者，為河北之撫寧遷安二縣，前北京政府曾設官局採辦，不久即停。其後湖南資興縣屬之瑤崗山又發現錫苗，由是而汝城，而臨武，宜章，茶陵，郴縣等相繼開採，公司林立。

至民國七年，年產錫砂已達五千噸。然尚不及江西之盛也。江西鑛區之最著者，為大庾縣之西華山，洪水寨，生龍口，潭塘，樟東坑一帶，及定南龍南兩縣交界之歸美山，虔南縣之大吉山，安遠縣之仁風山，崇義縣之揚眉寺，上猶縣之營前，鵝形等處。至廣西發現之錫鑛，則尚未開採，廣東產額亦不甚多。廣西之賓陽縣，福建之長樂，霞浦，建陽等處亦產錫鑛，然為數甚微，每年合計不過二三十噸。若合全國錫產量計算，江西約占百分之七十。除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江西為匪盤踞，無從調查確數外，其近年錫砂產額如次表：（單位噸）

一九二八年	七·〇〇三	一九二九年	五·六四四
一九三〇年	三·八〇五	一九三一年	三·五〇〇
一九三二年	二·〇〇〇x	一九三三年	五·〇〇〇x

（註：x號為推計）

江西之開採錫鑛，始於民國六年，時有德教士發現錫苗，私購地皮採掘，嗣由土人收回。十七年有廣鉅等七家合組利濟公司，向贛省府包辦，年納二十二萬元。十八年改由振華，越華合組之建興公司包辦，年納三十五萬元。西華山自民七年至民十年間鑛工達萬餘人，日產錫砂數百担，現在鑛工約三千人。洪水寨鑛工之數與西華山相等，惟鑛脈分佈較少，不能容納大量工人。歸美山與大吉山，工人數亦可與西華山相伯仲。至潭塘蕩坪，生龍口，九龍腦等處，工人自數百至千餘不等。鑛工多來自附近，每日工作約十小時，婦孺知之。天雨不能工作。春夏之交多雨，工人類多棄鑛而從事耕作，故三四五等月有淡月之稱。湖南瑤崗山鑛區，歐戰時開採極盛。年前錫價跌落，各公司泰半停閉，現尚繼續開採者，僅與裕等三數家，年產淨砂約七百担，運往長沙及香港出口。我國所產錫鑛，幾乎全部輸出國外。據關冊所載，一九二五年以來之輸出額如下表：（單位噸）

一九二五年	五·九一六	一九二六年	七·〇四四
一九二七年	五·〇三二	一九二八年	七·三〇四
一九二九年	八·七三五	一九三〇年	八·五八五
一九三一年	六·八〇四	一九三二年	二·四〇四
一九三三年	六·〇〇〇		

(註：x號為推計)

歐戰期中，美國為中國鎢礦之最大市場。戰後美國鎢價漸次下落，輸出趨勢一變。一九二五年以後，對英輸出激增，對德，法亦增加甚巨，一九二九年以來之鎢礦，每噸平均價格如左：

一九二九年	三五二兩	一九三〇年	四八六兩
一九三一年	四四四兩	一九三二年	三一六兩
一九三三年	六二一元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月	一·七五二元

江西湖南等區鎢礦，雖已開採十餘年，但不均深度僅及十丈，而鑛脈深入地下，其底層或較上層更厚，含量必愈豐富。現雖未經精確之測量，惟從露頭處考察，大庾嶺山脈左右鑛區縱橫達數千里，開採者未及百分之一。設能善為經營，將來大有希望也。

### 陝西省之礦產及礦業

陝省礦區，國營或官辦者，面積在一千公頃以上，民營者亦不在少。至其分布狀況，則關中區富於煤礦，漢南金屬較多，陝北廣布石油。邇來連年災禍，更以交通不便，陝省礦業殊少生氣。陝南陝北產煤各縣，均係極小土窯，設備簡陋，資金殊微。延長石油官廠，已有三十餘年之歷史，近亦機件破舊，產量反致減少。去歲外油跌價，營業益形不振。所幸國防設計委員會，已擇定延長延川膚施三縣油區試採，施工在即，陝北石油事業，或將有新希望。金屬礦產近只開鐵礦一種，惟交通不便，燃料(木炭)短絀，發展頗屬不易。鹼則有官商辦之神木官鹼局，近時每年產量約萬餘錠(每錠八十餘斤)，銷售於晉省汾陰舊屬八縣及神木附近。硫磺產量尚無確切統計。筆鉛礦現正由阜民公司籌備開

採。同官所產磁土，亦有待於改良也。(廿四，九，四，大公報)

### 閩省鑛業近況

#### 省府會聘日技師探視鑛苗

【福州通訊】閩省西南素富鑛產，如龍巖，漳平，安溪等縣之煤鐵鉛鋅等，尤著聞於世。惜經營者因資本不充，與運輸不便，多告失敗，致本省鑛業，至今尚無若何進展。本年夏初，省政府特聘日本技師徐瑞霖赴西南各縣探視鑛苗，亦認爲絕大利源，計劃開採。嗣因資本過鉅，遂行作罷。茲將本省鑛業查誌於下。一、建甌縣東游塘金沙鑛，面積七百八十畝，前由建甌公司領採，現已停辦。二、建甌縣梨山煤鑛，面積六百七十三畝，前經劉崇倫領採，現已停辦。三、建甌縣將相里上樟境等處煤鑛，面積三百七十九畝，前經高如岳領採，現已停辦。四、政和縣獅子崗錳鑛，面積一百三十三畝，前經政和錳鑛公司領採，現已停辦。五、屏南縣黃家山筆鉛鑛，面積二百四十六畝，前經華興公司領採，現已停辦。六、德化永春安溪等縣羊欄坑各處鐵煤鑛，面積八千七百八十五畝，前經林長民領採，現已停辦。七、德化永春安溪等縣鐵煤鑛，面積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畝，前經永德安公司領採，現已停辦。八、永泰縣馬尾山馬頂山等處錳鑛，面積六百五十六畝，前經崇實公司領採，現已停辦。九、泰甯縣官常口滑石鑛，面積一百八十五畝，現由豐南公司領採。十、甯德縣黃柏村鉛鑛，面積一千四百五十四畝，現由華興公司領採，因辦理不善，鑛權已經實業部撤銷。十一、安溪縣青洋湖筆鉛鑛，面積五公頃六十二畝，現由中興公司領採。十二、甯德縣坑源錳鑛，面積二千八百八十四畝，現由楊世志領採。十三、南平縣葫蘆山大理石鑛，面積九公頃四十畝，現由南平公司領採。十四、甯德縣赤田洋錳鑛，面積十公頃三十五畝，現由黃毓奇領採。十五、邵武縣坑煤鑛，面積一百三十七畝，現由義記

公司領探。十六、永泰縣犁壁坑鉬礦，面積三百零五公畝，現建設廳擬自行開採。十七、海澄縣流會與古兩社煤礦，面積三萬一千二百二十三公畝，現由華興公司領探。十八、永春縣天湖山煤礦，鑛區面積尙未勘定，現由天湖公司領探。十九、華安縣仙都鉬礦，面積二十一公頃六十九公畝，現由寶藏公司領探。此外未經開採各鑛概未列入。(八月三十一日)

### 桂省武侯發現金礦

【南京三十日專電】廣西南甯附近之武侯地方，發現大量金礦，容量甚鉅。據專家調查，年可採取二千餘萬元，聞桂省府將投資開採。(廿四，八，三十一，申報)

### 宣化無烟煤鑛

#### 察建廳籌備開採

【張垣通信】宣化縣屬屈家嘴地方之無烟煤鑛，前經鑛商杜某領得鑛權後，兩次期滿，終未與上開採，業經察建廳依照鑛業法公佈撤銷該商之鑛權。然而迄今歷時已久，終未有第二者呈領。建設廳鑒於該鑛交通便利，且產量亦頗豐富，長此荒蕪，殊爲可惜，乃爲發揮地利計，擬由官辦，俾免荒蕪。前曾呈請實業部於鑛政會議通過，准由該廳依照法定手續呈領開採。建設廳現正積極籌備進行，約於年內即將興工開採云。(三十一日)

### 察集沙壩煤礦

#### 建廳招商承租即將興工開採

【張垣通信】張北集沙壩官礦局，向由建設廳經營，祇以煤質欠佳，且年來產量亦復減少，日積月累，以致虧累不堪。建設廳爲謀救濟起見，前曾令該局停工結束，另行招商承租。近已有商人孟子裕，于日前呈請建設廳，願遵章承租，當規定租價一萬一千元，以十五年爲限，

租款分期續繳。該包商孟某現已領到租照，不久即將興工開採云。(二十一日)

### 日本地質專家調查冀察礦產

【北平】張垣電，日人爲援助開發冀察兩省天然富源計，特派地質調查團由日經東北赴察省調查礦產。該團一行共二十餘人，內有技師十人，由地質師木原率領，於本月下旬抵察，二十五日起分赴宣化龍家堡等地調查。預計調查期間爲一個月，下月二十五日離察返國，然後將調查結果呈報日政府，及滿鐵會社，並關東軍等方面，俾根據報告，實行援助開發冀察兩省產業。該團預定調查各地，計一、烟筒山鐵礦，二、龍家堡煤礦，三、辛寨子煤礦鐵礦，四、石景山石灰產，五、門頭溝煤礦。該團之技師等皆爲地質專家，對上述各地礦產將分別負責調查化驗，並將採取煤鐵及石灰等礦本，携回本國呈報當局。(二十九日專電)

### 日人計劃開發熱河富源

【北平】日人爲開發熱河省天然富源，前曾由奉天鐵路總局組織熱河產業視察團，一行共二十餘人，由橋本博士率領，本月十五日由錦州出發視察，已於二十日視察畢返抵瀋陽。傳橋本此次視察熱河結果，認該省實可謂埋藏之寶庫，如能開發，熱河資源實爲滿洲之惟一命脈。橋本並宣稱，開發熱河富源時，必須利用察哈爾東南部之潮濕地帶，更須在察省築造一大堰堤，俾作種種工作方便。察綏交界地質亦佳。對朝鮮人民，自察省移增，亦將趁便實行。橋本最後又稱，開發熱察兩省，實比開發奉山沿綫各地，較爲有利。(二十一日專電)

# 通訊一束

編輯先生：

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中張家駒先生之宋代分路考一文，考證精詳，令人欽佩！茲略有鄙見，願加補充，不揣冒昧，另紙呈政。惟旅居少書，謬誤不免，尚希垂教！鄙意以為研究一種制度，於其如何運行最宜注意。史冊所載的制度偏於抽象，應以若干項具體事實補充之，始能「呼之欲出」也。高明以為然否？半月刊中似宜多發表本會計劃，通訊，談話，消息，以便團結精神。即頌撰綏。于鶴年敬啓。九月九日。

編者按：以前本刊專載論文，未想及發表通訊等可以團結精神，實為疏忽。從本期起，即按照于先生提議辦理。希望本會同人多多通信，俾不負本會的創立。至於以前信函有發表價值者亦甚多，當檢出補刊也。

## 二

敬啓者：禹貢四卷一期及地理新聞紙片均收，惟地理新聞紙片中不見禹貢中所已揭露之新聞，務請千萬將已揭露之地理新聞亦按期寄回為盼，因敝人尚須用以編輯成文也。茲有一事向我學會建議：即地理新聞宜開闢一欄披露為是。查四卷一期所揭露之地理新聞，參閱極為不便。為便於參閱起見，實應改進也。此致禹貢學會。葛啓揚。九月十日。

編者按：葛先生提議甚是。從本期起，即將新聞與論文分開登載，並由楊向奎先生將新聞系統化，而將廣告及筆記補白。希

望葛先生將來編輯成文之後，仍由本刊發表。尚有欲告讀者一事：葛先生收集地理消息已歷多年，現任山西太谷銘賢中學教員，希望讀者各就見聞，將此類消息多多告給葛先生，俾其集地理消息之大成，在本刊上作偉大的貢獻。

## 三

起潛先生鑒：奉示，知前次足下南游，曾經過訪，失之交臂，恨歎奚如！敝藏讀史方輿紀要稿本，據卷首康熙時人手跋，係成書後第一清稿（並非顧氏手稿），為景范先生之孫世守者。似彭氏付刊時，即用此本。惟全書內黏籤甚多，對於原書多所糾正，未知有無顧氏親筆，抑華商原諸人之所為，此蓄疑者一也。又原書有朱筆刪改，對於地理沿革往往增刪甚多；且文義亦有更改。此又何人之所為耶？蓄疑者又一也。顧氏未成書時已將首數卷付刊（顧沒後一年清稿始寫訖，原稿則不可見），已成書後抄本甚多，市中頗有流傳，但譌奪甚夥。惟敝藏抄寫精美，絕無誤字。康熙時人之跋，似尚可信。惜蓄疑二端，迄無人為之解釋，是以藏度多年，每一展卷，輒思就正有道。幸貴會同人對於古今輿地之學極有研究，弟願將此書送至貴會攷究一過，加以論定。秋末或有北行，當酌帶重要者十餘冊，先行面交，其餘竟便寄平可也。復頌著安。

弟葉景葵頓首。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編者按：本刊方發表錢賓四先生所著之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而葉揆初先生即將以所藏讀史方輿紀要稿本見假，可謂奇緣。葉先生現已抵平，希望錢先生見此本後，再寫一篇精博之考證，登入下期本刊。